

青田山中著書曰郁離子其後遇時企起從上  
帷幄企著謨而文章爲時宗工濂早受業於吳立  
夫業已從柳待制貫黃文獻公潛游淵源深厚又  
切磋於白雲許氏之門人故其學以六經爲本根  
遷固二史爲波瀾而殫力於窮經始時取一經而  
次第窮之有不得終日夜以思或至達旦如此者  
有年學旣通猶不敢以爲是也聚羣經於左右而  
循環溫繹之如此者又有年然後知聖人之所以  
代天出治範世扶教者其精神心術之所存累千  
百年如一日也而六籍之外以孟子爲宗韓次之

歐陽子又次之由是去而讀遷固之史稽本末以  
覈其凡嚴褒貶以求其斷探幽隱以救其微析章  
句以辨其體其事體燦然明白而其制作之意亦  
皦然不誣由是以定諸子百家之同異若燭別白  
黑若衡决輕重坦無遁情矣及夫物有所觸心有  
所向則沛然發之於文翩翩乎其澤也滾滾乎其  
不竭也颯颯乎其爲文富而不侈覈而不鑿其氣韻沉  
叙云爾故其爲文富而不侈覈而不鑿其氣韻沉  
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其神思飄逸  
如列子御風翩然上舉不沾塵土其辭調爾雅如

殷敦周彛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多變如晴  
登裕南萬象前陳應接不暇爲有識所推服如此  
於是文名大振於時而濂諱人以文人相命慨然  
曰丈夫七尺之軀所學者獨文乎哉予所謂文乃  
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作文原其畧  
曰人文之顯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  
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  
然之文至道妙理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如衣  
裳棟宇書契舟楫牛馬杵臼棺槨弧矢之用皆非  
文不著自是推而行之天衷民彛之叙禮樂刑政

之施師旋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  
別皆則而象之故凡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而  
文之外無物也事爲旣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  
行遠始括諸辭翰以昭其文禹敷土隨山刊木奠  
高山大川旣成功矣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制  
聘覲宴享饋食婚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旣行  
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  
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旣習見之矣然後筆  
之爲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  
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爲也譬猶聆衆樂

於洞庭之野而後知其音聲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觀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墻序點季路之揚觶延射也苟度而臆決之終不近已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章斯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而爲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克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彙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爲文無所不叅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規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

文之量得之規燬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熒驅坎弗紊吾文之燄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溟杳眇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之鼓舞風雲之翕張雨露之潤澤鬼神之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而爲經賢人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

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大道湮微文氣日削鶩乎外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許者將以賊夫誠情者將以蝕夫勤庸者將以混夫奇瘠者將以勝乎腴穉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雜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骨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揉其氣狗其私滅其智麗其蔽

違其天昧其幾爽其真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鳶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蟻蠓死生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可以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也哉是時誠意伯基氣豪甚自負恒不可一世士嘗侍 上語次及文學 上問於今文學之士爲誰基對曰當今文章第一爲海內所屬

實翰林學士臣濂次卽臣基不敢他有所讓又次卽太常丞臣孟兼後張孟兼旣以才俊取禍而濂同郡同門友王待制禕蘇編修伯衡胡仲申翰咸以文學著稱待制死國事具忠節傳中而並時奮者有翰林應奉唐肅處敬高啓季廸之倫

蘇伯衡字平仲文定公轍裔孫自文定公長子徽猷閣待制遲知婺州遂家焉伯衡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力於文國初仕爲國子學正以近臣薦擢國史院編修以曠辭去宋承旨濂乞老歸上命舉可自代者以伯衡對召至復

以疾固辭賜文綺遣之伯衡嚅噤宋學析義如蠶絲攻是非如白黑宋學士稱其文體裁嚴恣姿態橫逸如春陽被物根葉條卉小大圓徧各隨其物而暢之視膠滯一體守常而不知變者萬萬也每屬之以不朽之盛事伯衡著空同子瞽說數十篇文集若干卷其論文曰尉遲楚學爲文問空同子曰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

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腰領之於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幹而枝枝而葉而葩何也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脉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

也如漲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煙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水何也曰潔淨也如大羨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複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迴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

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  
莊王之怒如杞梁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  
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  
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  
補於世也不假磨礪雕琢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  
易詩書二禮春秋之所載丘明高赤之所傳孟荀  
莊老之徒之所著朝焉夕焉味焉習焉斯得之矣  
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積于中而發  
於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  
物之魂魄以生華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

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  
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弁其所謂  
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丘曰楚之  
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歟微空同子導吾出也  
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儻焉無  
難能者矣

胡翰字仲申世金華人幼聰睿甫七歲志氣卽與凡  
子異一日於道中得遺金守不去坐候遺者至而  
還之長游蘭溪從吳真文公學博覽經史又登許  
文懿公之門學益淵時黃文獻公潛以文章名天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下天下師尊之見翰文大驚稱贊之不容口而翰  
蹇然不爲之屈也遊京師羣公交譽之或勸之仕  
不應還過廣川弔董子謁曲阜拜孔子墓而歸已  
天下亂避地南華山中著書 洪武初大臣交以  
才行薦召見時方籍金華民爲兵翰從容進曰金  
華民多業儒不習兵籍爲兵徒糜廩粟耳 上立  
爲罷之已 上憫翰老儒不欲煩以事授衢州學  
教授會修元史召入局纂修書成賜金綺而遣翰  
高明卓絕慕程邵二先生之爲人也所養甚深出  
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

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  
爲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爲當其所著  
衡運并收皇初正紀諸篇皆覃精名理窮極造化  
而爲天下之大綱正法焉吳祭酒沈以爲如五曜  
麗天茫寒色正朱絃在廟肅然其音云

肅越山陰人幼通諸經學無不綜究文簡潔雅奧律  
步驟盛唐樂府古詩上薄漢魏起學官擢應奉翰  
林文字以失朝免官例謫佃濠而卒蘇伯衡志其  
墓以爲肅文足華國而身死於昨隸非才之有能  
不能亦世之貴不貴也啓詩文高古卓犖楊修撰



慎取以爲明詩抄首云

黃工部肅字子邕江西新城人孝友勤經史博通經史子勝國時官主事洪武初自北平來見上仍以爲禮主事明年陞禮侍郎時國初初方務稽古禮文之事肅討論潤色居多與宋濂王禕危素李質等以文學相友善已降工郎中隨陞工侍郎轉尚書嘗坐法當笞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故加辱命罰俸六年出廣西行省參政所著有醉夢稿王忠文禕爲之序稱其簡易平質一本於漢魏而絕去近代聲律之習讀其辭知其於天道人

事物理之故最深云後入黨禍今世絕其稿無存予搜邑故家敝篋中得詩數十篇而是時杭人楊載仲弘始厭宋詩之陋以爲詩當取裁漢魏而音節以盛唐爲宗金谿朱文昌探微索隱斬得詩旨趣而詩精

徐舫方舟者嚴州桐廬人也幼爲俠好馳馬試劍善毬鞠之戲視拘儒法度士如無物已而幡然悔從師受章句爲進士業業成又悔曰人生貴適意卽如蠹書蟬出入故紙中胡爲哉於是習爲古詩歌以自暢取睦詩人唐皇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

宋高師魯滕元秀詩輯之號睦州詩派針肝刺腎  
期邁之乃已久之出游江漢淮湘間與其賢士相  
摩切而詩昌江湘行省參政蘇天爵慰薦之使出  
仕舫笑曰吾詩人爾其可以章紱縻耶竟避去築  
室江臯苦吟於雲煙出沒間天大雪獨泛舟釣江  
天中終日不及自號曰滄江散人元季兵亂益韜  
閉不出 高皇帝定鼎金陵劉誠意基起應聘舟  
沂桐江而西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縮青絲繩  
立江濱笑之曰卿何行寧不愧桐江水耶劉延入  
舟同聘者皆故與舫舍競起謹譟各取其冠服服

之欲載之上黥舫覺之而止劉銜舫以隱故自高  
數欲挽致之舫愈自匿人莫知其蹤跡而終舫平  
居喜怒不形無急步無疾呼於游泳最深性尚風  
義死陵羅氏率五百指來避亂舫衣食之藥病瘞  
死居久之弗懈事平具巨舟載還其家所著詩有  
瑤林滄江二集若干卷永樂中閩三山林膳部鴻  
倡鳴唐詩長樂高棟王恭以布衣並召入翰林恭  
除典籍棟待詔九年陞國子典籍棟襟懷高簡命  
筆濡翰雜以談笑而精思力摹者莫能及號漫士  
卒於官棟選唐詩品彙九十卷拾遺十卷議者服

精博云是時解學士縉雋爽能文章爲世所推搯而熙宣之世楊文貞士奇敦厚沈質以文章潤色鴻業爲明孚先自是國家表章宋學如金科玉條士習訓詁株守宋先生言士終身傳習講貫其指意風質淳業一經白首鮮窺于奧精與之敦致古逸商確典訓漠無當也其爲文做式襲腐率遠於事實又風氣質欲工而未能徵實則無人抽華則無文無慮庸痿甚益散之矣至成化中蘊積克而風氣開翰林侍讀羅玘鏤心夸思探古奇文與字力過古作者一時駭詫丘文莊本嗜淺易然多讀

古書大服之玘亦豪直高自詡衆咸服給事中李漢語之曰羅允升評吾文與子埒玘直視久之曰若奏議能似陸宣公行至矣費學士宏與同官玘易之曰子克更生爲儒乃能讀吾文蓋憑負如此然玘銳刪其文序之曰羅景鳴振奇人也其言捷於異而嗇於典其見昭於細故而闇於大體然能自治偉詞不亂於頽習而稱其大節事具名臣中弘治時 敬皇帝尚文右儒朝廷恭和海內熙洽興於治學士大夫無輜軒靡及之嘆王事執掌之悲競有意於文而李長沙東陽官次輔最久好接

引文士楊文襄謝方石吳原博之倫實佐之文大振於是李獻吉何仲默徐昌穀康德涵鄭繼之之倫並稱高古矣

李提學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後徙大梁甫冠舉進士授戶部郎才敏志雄簿書外集名流爲古學尚風節監三關鹽招商用法嚴禁豪勢人之求被構下獄得釋已抗疏言出令不平官府殊法事涉宦戚輒中尼不行不報弘治末上以星變詔求直言夢陽讀而感泣於是具天下統體利害爲疏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

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嘗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親事積憤誠激義形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爲君者不樂聞卽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陛下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茂以加矣飭躬勤厲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布誠廣路喻之

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爲之而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無使其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也於戲其可畏

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覩可畏之勢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爲自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欺陛下耳臣謹昧死開坐惟陛下矜察賜觀覽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而自謂之安此其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曰訥訥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儆翕然風靡無公是非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之實

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廢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率廷辨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曲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耻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失此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今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

心之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似之夫內官者陰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翦臣故以爲腹心之病夫倉廩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 陛下以此輩爲忠實可用耶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耶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擿發其奸幸 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擿發尚有

嚴心今其奸業適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亦多矣 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上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闢割親兒以希進用矧有詔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狼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

心之病也今 陛下誠于此時拔廉直獎忠鯁斥無耻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爲安厭禍而爲福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措實某忠某直某爲無耻泛言而難行夫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卽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疾擇醫而治之者爲愛身也今某某有司擿發其奸是亦國之醫也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 上弗肯使也且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欲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

皇明書 卷之三十  
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三害一  
日兵害夫兵害何也冗食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  
強本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  
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益帶  
甲控弦者三十萬焉意固欲強本也然至正統已  
已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  
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  
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腰鞬弓刀不全  
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夫兵數不減於  
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

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戢司者不以報暹  
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食  
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  
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  
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  
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  
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茲其害  
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  
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叅之內兵又其  
專掌之 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古人有



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  
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乎  
乃遂令有蔓地爲瓜牙諺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  
斧柯燿燿不撲燎原柰何言貴豫也 陛下誠於  
此時查徃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叅掌內兵  
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  
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  
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  
上也二曰災害天災害者臣以爲歛重而民貧又  
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

也今百姓無賴而有司者不之恤也歛之不問貧  
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戆焉矣是故富者  
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不足  
則必適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  
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連者不還居  
者縲縶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尸臣故曰民  
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內府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  
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於  
前此何也盍下者効上者也取盈者未有不羨者  
也今旣十倍於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也下

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直却步以求前也 陛下前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科派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虛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莊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 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

之 朝廷 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卽賜 皇親家 皇親家既奉 天子命爲已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其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而不寧夫 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邪嗚呼亦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盍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割之臣竊悲其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

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勾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 皇親之家占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 陛下忍爲此耶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 陛下有所不忍矣 陛下幸哀憐聽臣

愚計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馬謹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便夫六漸者一曰匱之漸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靡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得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不足於是有空運之例空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

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而乞者未已也  
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  
不蹙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  
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靡財  
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  
也散于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  
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  
造寺者也動孰匪以鉅萬計諺曰十人一出今彼  
鉅萬出則其人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  
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 陛下乃不發倉廩

籍詞宋人寃原作者顧陳李馬極豈未覩籍作耶  
其刻陸謝詩謂徐令冠曰子亦知謝康樂之詩乎  
是六朝之冠也然其始本於陸乎原陸謝二子又  
企祖曹子建故鍾嶸曰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  
體貳之才夫五言者不祖漢則祖魏固也乃其下  
卽當效陸謝矣官江西得晉徵士淵明墓山封識  
之又得其故屋祠址令其裔領業焉刻其集曰必  
去其注與評夫青黃者木災也大羨之味豈羣口  
所嚙哉系之曰淵明高才豪逸人也而復善知幾  
厥遭靡時潛龍勿用然予讀其詩有俛仰悲慨玩

世肆志之心焉嗚呼惜哉其序在音曰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詠高者猶足被管絃宋人主理不主調於是唐調亦亡黃陳師法杜甫號大家今其詞艱澁不香色流動如入神廟坐土木骸卽冠服與人等謂之人可乎夫詩比興錯雜假物以神變者也難言不測之妙感觸突發流動情思故其氣柔厚其聲悠揚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暢而聞之者動也宋人主理作理語於是薄風雲月露一切剷去不爲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知詩矣詩何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詩爲

耶今人有作性氣詩輒自賢于穿花蛺蝶點水蜻蜓等句此何異癡人前說夢也卽以理言所謂深深款款者何物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又何說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予觀江海山澤之民顧徃徃知詩不作秀才語如在音是已在音款人余存修作予遊大梁不及見存修見其子育亦嗜學善詩作在音序其論文主於法曰文自韓歐來迷昧顯則而古之文亡古之工如僮如班堂非不殊戶非同也而爲方爲圓不能舍規矩何也規矩者法也文尺尺而寸寸之者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

因質順勢融鎔而不自知故不泥法而法常由不  
求異而言人人殊此變化之要也故辭斷而意屬  
者文之勢也聯物而比類者其事也柔澹者思含  
蓄者意也典厚者義也高古者格宛亮者調沈着  
雄麗清俊閑雅者才之類也而發於辭辭之暢者  
其氣也中和者氣之最也如是而華之以色永之  
以味溢之以香然其翕闔頓挫虛實相生長短相  
形踈密濶狹相成尺尺而寸寸之未始無法也所  
謂圓規而方矩者也益明文至獻吉而始昌其爲  
文精而法奔軼絕塵矣而深知乎文弊之爲禍烈

大何恠此一官則所謂敝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  
非耶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  
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  
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  
者舜爲天子其父瞽叟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  
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  
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  
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  
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  
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而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陛下赦之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爲有罪則臣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伍後且不補臣故以爲弛法令之漸也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

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効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真人者大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食珍衣錦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煽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

其勢 陛下柰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 陛下何不遂一試之能設一醮喫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 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悲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防决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决則潰禮决則陵昔者 高皇帝制 皇親令曰 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

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 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願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折人房屋強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



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  
飲恨於壽寧者也夫川瀆則傷必衆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  
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剪萌之  
道也疏上壽寧侯切齒憤訐夢陽十罪言夢陽訕  
母后謂疏末張氏指 后也 皇后毋金夫人日於  
上前訴不平 上無以難下之獄欲借閣臣力爲諍  
朝退召閣學士問之冀爲助時夢陽與何景明徐  
昌穀殫力於三代兩漢之文而閣學士健方柄國  
抑惡之遽對曰此狂妄小人耳 上默然良久大

學士遷前對曰其心無非爲國 上領之曰然會  
科道交章入救遂得釋釋之日金夫人復詣 上  
泣訴 上不聽僅奪俸而 上崩正德改元八關道  
上爲燕遊夢陽代韓尚書文疏其罪與六卿協力  
請誅逐不克而禍作遂奪官事具帝紀中已逆瑾  
必欲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赴京人意其必死是時  
瑾以鄉故頗敬禮康修撰海而康修撰與夢陽各  
以文自負浮慕之於是夢陽妻弟左國王強夢陽  
手書達康求爲援夢陽初不可已援筆書對山救  
我惟對山爲能救我左持往謁康復爲書與康盛

經引古石交相爲死之道康修撰慨然曰是誠在  
我乃詣瑾大言曰唐明皇任高力士甚寵冠羣臣  
然且爲李白脫靴李生能法 皇祖爲文高李白  
數倍海萬不及也今殺之失天下學者望瑾重海  
言遂意解顧欲用之夢陽以痼疾力辭康修撰又  
助爲言乃得歸潛大梁墟中瑾誅始起爲江西提  
學副使益皎皎自樹持憲綱與巡按御史爭坐論  
可否而大學士楊一清署勅許舉聞重事又往往  
爲諸大吏言李棄官如唾核不欲起吾惜其才用  
強起之母阻撓抑使必行其志於是巡按御史皆

不能難夢陽氣益發舒振士習獎介挺勵鈍頑所  
至採訪風俗布宣德意諸篤行義士貞婦烈女悉  
條奏上之風教大行士誦義至今州縣貪墨吏立  
逐去視鎮守大闡茂如也峻裁之不得肆時江西  
盜大蔓總兵者侯自貴倨藩臬官皆避坐夢陽獨  
持與亢禮侯不悅則徑出不顧數日具疏言盜熾  
然起當撲滅甚急乃侯某玩寇坐會城不發兵無  
憂國心侯惕息引師去時振學蒞士外大有所更  
白巡使及同官者益恚咸病其侵官夢陽亦誹其  
隳聒各起訟疏交上詔三法司卽訊諸按史所列

夢陽罪威不實坐臨官不讓落戕歸聞者嘆曰斯  
以虞廷臣責過空同耶亦專方礙而固正危耶方  
夢陽在江西時寧庶人濠畜異圖驕甚威劫諸藩  
省官知夢陽不可撼陽下之稱門生夢陽持憲不  
回撓民有訴府校縱牟羣食穀者校不伏盡封牟  
得穀竟法之濠所嬖者優犯前導直犇入濠府夢  
陽親督校詣府搏執必得之濠禮待愈謹而夢陽  
愈益豪頗使濠亦頗爲濠使及濠敗有言其附濠  
快意者幾得罪林司寇俊力雪之而免故柔不可  
茹也夢陽材最雄高又識洞千古與所知論古今

滾滾至終夜不休非其人一言不接也於友誼最  
篤識拔賢俊張主事光世者陝西洵陽人也與夢  
陽同舉於鄉少俊有盛名然心服李而讓其精下  
之無何夭夢陽與同舍郎王叔武爲經紀其喪且  
上書言鳳翔抱才未究居官清苦困病客死棺斂  
路費咸資友朋幸獲及葬禮遵首丘然老母孤兒  
幼妻不免凍餒溝壑伏冀聖慈追繹鳳翔前備庶  
員六年不無犬馬勞體古敞帷蔽蓋之義查近時  
李崙孔琦例敕有司月給米一石養贍終母妻之  
身奏下行夢陽論詩以爲天地自然之音原極於

皇明書 卷之三十  
股肱卿雲之歌卷阿之詩以爲皆宣志而導和故  
貴宛不貴嶮貴質不貴靡貴情不貴繁貴融洽不  
貴工巧不觀諸風乎瀏瀏乎其被諸草木也颯颯  
乎溶溶乎草木之人也故其聲鏗錡轟碎徐疾形  
焉小大生焉後之爲詩者連聯門押纍纍數千言  
不相下此何異入市攫金登場角戲也其詩集自  
序曰曹縣蓋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  
然之音也今途哭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羣  
和者其真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  
今真詩乃在民間而文人學子顧往往爲韻言謂

之詩夫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雅也而風亦  
遂棄而不采不列之樂官悲夫李子曰嗟異哉有  
是乎予嘗聆民間音矣其曲胡其思淫其聲哀其  
辭靡靡是金元之樂也奚其真王子曰真者音之  
發而情之原也古者國異風卽其俗成聲今之俗  
旣歷胡乃其曲烏得而不胡也故真者音之發而  
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辯也且子之聆之也亦其諧  
而聲者也不有卒然而謹勃然而訛者乎莫知所  
從來而長短疾徐無弗諧焉斯誰使之也李子聞  
之矍然而興曰大哉漢以來不復聞此矣王子曰

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  
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  
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嗚也呻也吟也行吟而坐  
歌食啣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興焉無  
非其情焉斯足以觀義矣故曰詩者天地自然之  
音也李子曰雖然子之論者風耳夫雅頌不出文  
人學子手乎王子曰是音也不見于世久矣雖有  
作者微矣李子於是憮然失已灑然醒也于是廢  
唐近體諸篇而爲李杜歌行王子曰斯馳騁之技  
也李子於是爲六朝詩王子曰斯綺麗之餘也於

是詩爲晉魏曰比辭而屬義斯謂有意于是爲賦  
騷曰異其意而襲其言斯謂有蹊於是爲琴操古  
歌詩曰似矣然糟粕也於是爲四言入風出雅曰  
近之矣然無所用之矣子其休矣李子聞之闔然  
無以難也自錄其詩篋笥中今二十年乃有刻而  
布者李子聞之懼且慚曰予之詩非真也王子所  
謂文人學子韻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  
然又弘治正德間詩耳故自題曰弘德集每自欲  
改之以求其真然今老矣曾子曰時有所弗及學  
之謂哉詩千八百七篇是時獻吉爲一時文士之

冠而實發之叔武乃推本叙之其服善如此或問漢李子曰漢無騷問唐曰唐無賦問宋曰宋無詩夫詩有七難格古調逸氣舒句渾音圓思冲情以發之七者備而詩昌然非色非神而宋人無之故曰無詩其刻阮嗣宗詩序之曰夫三百篇雖述絕然作者猶取諸漢魏予觀魏詩嗣宗冠焉何則混淪之音視諸鏤雕蓋捧心者倫也顧知者稀寡効者鮮焉鍾參軍曰嗣宗詠懷之作泮泮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斯爲不佞矣唐陳子昂感遇詩差近之唐音颯颯乎開源矣及李白爲古風多祖

助不給賦不足顧徧察寺觀等勅給費修葺之是導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人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於私室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徃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卽死不猶愈於餒乎徃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卽死不猶愈於凍乎徃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愈於追繫鞭笞之苦

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愈于凍餒追繫鞭笞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聞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

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

之費而靳一卽之拜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 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旣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縻乎賞不足以風蚩緣鑽刺之風旣行而廉耻名節之士遂寡且 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 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蔭其子而爲丞臣不知報耶勸耶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汚金賞孰肯爲廉 陛下若謂天下之

也其序戰國策曰或問戰國策畔經離道之書也然而天下傳焉後世述焉何也曰策有四尚尚一足傳傳斯迹矣况四乎四者何也錄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證其變攻文者模其辭好謀者襲其智襲智者謫模辭者巧證變者會迹事者該是故述者尚之君子斥焉斥者何也比之經則畔揆之道則離也自秦之焚也三代之迹蕪矣是策也國列政具巨胗細眈人詳物叢采之足以備史資之足以弘識記之博洽談之竒俛故曰迹事者該其爲書也立從橫倡捍闔勢利啖軋讒誑傾奪無復廉耻



是非之心先王之禮樂刑政至是乎廢矣故曰證  
變者會遂使仁義晦塞橫議膠固申韓爲哲儀秦  
是師徂詐者理其緒揣摩者竊其矩陷擠者規其  
險謬詖者程其欺故曰襲智者譎文叔有言高下  
相求陽縱陰閉其情隱其辭妙是策也有竟日難  
辨一言而遂白者是以文卿墨士之倫服其意淵  
耽其體簡轉者法其宛諦者祖其誘故曰模辭者  
巧巧以賊拙譎以妨直時變世悲傷徃憂來夫俗  
成於尚士壞於緣尚者樂其同緣者憚其改傳者  
安於習述者徂於襲雖知其非駸駸入之矣蓋予

讀戰國策而知經之難明也經不明則道不行矣  
或問周何以有戰國也李子曰文禍之也先王以  
禮之必文也制辭焉出乎適加乎遠通乎其事達  
諸其政廣之乎天下益矣於是重辭焉流之春秋  
號曰辭令其末也巧譎相射遂爲戰國嗟嗟及古  
之道者忠焉質焉或可矣其碑雙忠祠曰三代異  
與而同亡周之亡也不聞有死之者何也曰文弊  
之也文弊則天下橫議橫議則從橫行從橫行則  
亂賊肆而貞純匿蘇洵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  
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鸚雀與孔鸞長短耶故禍

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  
仁義何術矣其序林司寇詩曰李子讀莆林公之  
詩喟然而嘆曰嗟乎予於是知詩之觀人也石峯  
陳子曰夫邪不端言乎弱不健言乎躁不冲言乎  
怨不平言乎顯不隱言乎烏乎觀李子曰是言也  
非所謂詩也夫詩人動之心而著之言言斯永永  
斯聲聲斯律律和而應聲永而接言弗揆志發之  
以章而後詩生焉故詩者非徒言者也是故端言  
者未必端心健言者未必健氣平言者未必平調  
冲言者未必冲思隱言者未必隱情諦情深調研

思察氣以觀心無瘦人矣故相如之哀二世端矣  
而忠者少其竟雄之爲詞也健矣而直者咎其險  
謝之遊山冲矣而恬者則惡其貪白之古風平矣  
而矜者病其放潘之間居隱矣而真者醜其僞夫  
僞不可與樂逸放不可與功事貪不可與保身險  
不可與匡主言不竟不可與亮職五弊興而詩之  
道衰後世於詩焉雕刻於是情迷調失思傷氣離  
違心而言聲異律乖而詩亡陳子曰若是則子胡  
起嘆於林詩李子曰夫林公者道以正行標古而  
趨有其心矣行以就正執義靡撓有其氣矣政以

表言置華是斥有其思矣言以摛志弗侈弗浮有其調矣志以決往遯世無悔有其情矣故於詩玩其辭端察其氣健研其思冲探其調平諦其情真是故其進也有亮職之忠匡救之直有功事之敏而其退也身全而心休斯林公之詩也陳子矍然而作曰嗟乎予於是知林公詩又以知詩之觀人也獻吉於學道不數數然矣而國家表章宋學時風氣質龐又其人淳固高古恩施之有政所至崇祀宋哲揚厲儒學敦於本其記宗儒祠碑曰宗儒祠舊名三賢祠三賢祠者祠唐李賓客宋周朱二

公者也弘治間僉事提學蘇葵止摸周朱二公像于中而遷李賓客主于別室及副使邵寶又以嘗從朱子講學者十四人從祠之改曰宗儒祠謹按宗本也法也又尊而主之也凡爲之本而可法使其尊而主之者皆曰宗故山曰岱宗水曰朝宗于海大君曰宗子家之嫡曰大宗皆言宗而主之又爲之本而法之也其學也則各以其趨而歸之者爲宗道者宗清虛陰陽者宗羲和法者宗理名者宗禮墨者宗墨而謂儒家者順陰陽明教化游文六經留意仁義宗孔子於道最爲高者夫歸而趨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之者亦以爲之本而足法焉爾而各是其是者亦各宗其宗趨之法之與我鼎峙而角立而吾之所謂宗者或幾乎熄矣故曰孔子沒而微言絕百餘年而孟軻氏起焉孟軻氏沒千餘年而周朱二公起焉自周朱二公起於是天下始了然知有孔孟之傳莫不趨而歸之夫然後吾之宗若山之岱水之海國之大君家之嫡有不尊而主之者不可矣故周朱者儒之宗也且人孰不欲爲聖賢然異境則必遷遷斯變變斯雜雜則流於清虛陰陽法名墨諸家故有始雖了然知孔孟之傳而終或入干

禪令學于斯者謁而見吾夫子及孟氏又見周朱二公誠惕惕若有闢也曰吾何舍此而從彼于是流者歸雜者一變者定遷者還真猶趨嫡趨君趨海趨岱者之爲誰之力也故周朱者儒之宗也問張程諸公胡不祠曰二公者此其過化之地而朱子實爲章明洞學主又是宗也周倡之而未成之也建鍾陵書院于南昌祠周子南昌故鍾陵鎮也周子嘗爲南昌尉故祠建東山書院于餘干則以南宋時趙忠定汝愚及其弟汝覲于崇憲建賓講學干其中於是祠朱子祠趙氏父子兄弟祠曹無

妄建柴强恕元裕饒雙峯魯胡敬齋居仁從焉曰  
朱子道之宗也無妄於朱子見而知之者也而强  
恕雙峯敬齋繼起于其後皆以道鳴其鄉夫忠定  
當光宗時定大難以安社稷引用名碩其功偉矣  
斯其人豈以死生富貴動其心哉强恕讀書以窮  
理盡性爲本而魯中行門人也雙峯學本於致知  
力行吳氏稱其學究天人動則以善各有論著行  
世敬齋動靜表裏一主於敬著居業錄多發先人  
未發然甘貧力耕孝毋耻仕進云夫士羣居則雜  
雜則志亂志亂則行荒故學以養之者其大也書

院以萃之者其俊也俊萃則業專業專則學精學  
精則道明而教化行今有朱子爲之歸而鄉之諸  
以道鳴者又煇然其前也窮不如四人賢達不如  
忠定不以死生富貴動心其亦非士也夫其刻朱  
子實紀悲傷之曰按實紀朱子年二十二仕七十  
致仕中間五十年更事四朝然官不過待制在外  
者九考立朝則四十日而已孝宗者非宋之英明  
君哉亦不爲不知公三十年間詔對垂拱殿者一  
延和殿者二而已豈所謂吾退而寒之者至耶以  
文帝之明而使賈誼李廣沒於下位有武帝之好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文而董仲舒不能安諸其朝宋之南也斯則何時  
而可以漢二帝諉耶故知賢而不好是曰不知好  
而不用是曰不好用而不專猶不用也若孝宗者  
於公爲用耶好耶知邪當是時大臣知公者陳俊  
卿輩數人耳亦寡矣譽者已毀者繼引者厄嫉者  
力黃氏狀公行曰百年論定必有知愚言者予讀  
之未嘗不泫然而悲也公旣歿大人君子宗其學  
達官顯夫程其猷言臣文士頌其業門人發明其  
授受見者懷其儀刑聞者淑其緒理薄海內外遵  
誦其遺書於是謚贈議於上祠廟建於下蔭錄及

其子孫蓋其論不俟百年而定矣何則水平則鑒  
物故賢者沮抑於生時而論定於身後者平也然  
於宋則何補矣獻吉以才高天下又多大節於當  
世王公大人終無所絀下乃後進生同氣類稍有  
志天下四方能操觚業古文辭則不憚傾身下之  
好接引巖穴與之交吳郡黃生者妙才也以書來  
論文答如響篋平生所著撰託爲詮次序之山陰  
周祚者得空同集讀之以書請答之曰學不的古  
苦心無益文必有法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天生之  
也今法式古人非法古人實物之自則也今一二

輕俊謂法古者爲蹈襲式往者爲影子信口落筆者爲泯其比擬之跡而後進悅其易從附和之曰文主理已矣何必法吁言之弗文行之弗遠茲非孔子言耶且六經何者非理乃其文何者非法也張生者金齒人也少雋公車已困南京久能詩獻吉傷無爲薦達之者序其詩以優游名堂記其堂序曰夫詩發之情乎聲氣其區乎正變者時乎夫詩言志志有通塞則悲懽以之二者小大之共由也至其爲聲也則剛柔異而抑揚殊何也氣使之也是故秦魏不貫調齊衛各擅節其區異也唐之

詩最李杜李杜者方以北人也而張生者滇產也其爲詩杜何也夫張生志非通也其春園之亂曰舊醅野客新蕨盤殮茲其情又何懽也夫鴈均也聲啖啖而秋離離而春非時使之然耶故聲時則易情時則遷常則正遷則變正則典變則激典則和激則憤故正之世二南鏘於房中雅頌鏗於廟廷而其變也風刺憂懼之音作而來儀率舞之奏亡矣於是考槃載吟伐檀有咏北風其涼之篇興而十畝之間之歌倡矣斯所謂恬塞棄通以懽祛悲者也夫大人尚廉君子恥獨故卷阿之章曰梧

桐生矣于彼高岡鳳凰鳴矣于彼朝陽言士貴及時樹勲也夫沐劉杭三子者臺鎮之妙英也其和張生也弗塞之憐而顧權之階若是則南園公和其子詩宜倍三子十也何也南園者老而傳者也記曰張生以優游名堂李子聞之蹙然嘆曰噫含乎噫含乎張生曰先生何嘆謂含竭精以探贖邪守藝以俟庸耶艱關險阻身屈而氣振與優游者殊耶謂蘭菊秋榮惜後時而貞耶李子曰上世君逸中世民逸民逸則賢隱賢隱則官曠官曠則君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立賢備矣然猶懼其逸

也於是弓旗有招蒲輪有迎夫然後賢者各在其位故采菽之章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言君之獲臣也臣獲則君逸故卷阿之章曰優游爾休矣臣或與合去則君追之還故白駒之章曰慎爾優游斯何也於文優以足訓游以適稱優游者自如之名而逸之義也使人自逸則君無與官故曰慎爾優游夫舍也少而達名於朝髮與衣白竟優游以自高斯空谷逍遙之計非爾公爾侯之招也予是以嘆張生曰含聞之得之不得曰有命夫孔子何人也然猶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含奚足云鮑弼



者歎人商于汴二十年餘矣已數年不來已復來而能詩李子曰君詩佳何頓如此弼曰吾往與孫太白觴于吳門江上酣歌弄月冥心頓會而能詩則大器重之無何死李子趣駕往吊焉返食弗甘寢弗安也時自念曰梅山梅山復銘其墓哀而文其惜才如此歎鄭作亦商宋梁間能詩豪負氣見王公大人輒長揖抗禮人多病其不遜李子特竒之與之游作爲詩援筆輒成人難之曰能十乎輒十更難之能二十乎輒又十然率易弗精也空同子每抑之曰不精不取鄭生乃兀坐沉思鍊句證

體亦往往入格然對他人又率易如初已病痰核不快將歸空同子曰茲去詩能精乎鄭生欲答不答空同子退語人曰鄭生茲去必大進問何也空同子亦不答蓋空同子沒而其言大昌王司馬廷相序其文曰空同李子獻吉以恢闕統辨之才成沉雄偉麗之文厥思超玄厥調寡和遊精於秦漢割正於六朝執符於雅謨參變於諸子以柔澹爲上乘以沉着爲三昧以雄渾爲神樞以蘊籍爲堂奧會銓往古之典用成一家之言巨者日融小者星列長者江流闊者海受泮泮巖巖冥冥爐爐無

所不極後有知言之選歎賞不暇尚安能爲之昂  
抑哉遂能掩蔽前賢命令當世秦漢以來寡見其  
儔矣唐杜子美詞人之雄也元禎稱其薄風雅吞  
曹劉掩顏謝兼昔人之所獨專今其集具在雖云  
大家要自成已格耳乃若風雅曹劉顏謝之調有  
無哉固知元氏子溢言矣其視空同規治古始無  
所不極當何以云又言空同爲人氣高節挺孤立  
峻視不能少縮下依貴人又如鳳矯龍變人罔不  
知其爲祥亦莫不駭其異故耳罹顛蹶匪無容之  
實深忌之匪曰忌之實惟懼之云爾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八歲能屬文十五舉鄉試弘  
治中第進士官中書舍人正德初奉哀詔下雲南  
遠方君長及中貴人咸贈遺犀象珍具謝弗受迨  
瑾用事景明爲書上諸大臣言宜自立母委靡不  
振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復職直內  
閣制敕房克經筵官李夢陽有江西之獄人多媒  
藥其短莫肯直景明獨上書爭之訟得辨乾清宮  
災上書陳時政言人事不修天變且復作詆義子  
不當蓄宦官不當寵疏留中錢寧寔景明名欲交  
驢持古畫索題景明曰此古畫不可點汗卒不許

師御史死京邸中中人廖鵬贈之棺景明叱却之  
曰吾友生不苟受豈以死而濫哉自出金賻之進  
吏部驗封員外郎仍直內閣陞陝西督學副使務  
崇本實起弊陋先之以身董之以實行之以嚴而  
推之以恕士初稍不堪久乃悅而安之已棄官歸  
先是朝倖放濁多忌諱何學士塘疏乞歸景明愛  
重之與書言古人以禮義制進退進不可苟退豈  
可輕海內友朋屬目幾何三四君子悉已謝時仲  
木退耕於高陵獻吉羈處于大梁德溲久廢于岐  
下子衡伏竄于海濱各有憂國傷人之思而寧無

云亡殄瘁之嘆乎先生乃復欲憤世自遂長往之  
情得矣恐不免于褊心之譏而或謬于義退之道  
也夫據勢而徑施從風而順化知遇曠代之事也  
經常以緯變成易以忍難君子隨時之用也若稍  
不可意不能其煩便自諉去則天下欲承君子之  
澤幾無時矣僕不肖獲聽于先生先生服廉守介  
明德峻行雖子罕之却璧幼安之揮金閔叔之不  
食遺蒜無已之不受贈袍何以尚之至其瑰論精  
識周知曲中畧于章句之末而超于尺寸之外可  
以參贖濟務昭遠明微蓋僕之所深尚者然數年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以來執論究迹似猶獨行一節之士而未合于聖人通士之觀何也通士不居器而滯用聖人不專質而喪文今先生或者敦質而太畧于文器大而人莫能用乎惟少自抑忍順卑俟時以存人望以慰交游之私夫龍蛇之德變化之義先生蘊之素矣僕恃知愛輒敢既其愚臆惟先生亮之其持誼高如此當是時景明與慶陽交厚善而性習不同李方重高簡稍飾廉稜景明恬澹溫遜不露才美空同雄厚伸默逸健皆一變痿文之習又皆激厲風節敢直諫安於冗散鄙忽驟貴故學者企尊稱

之如唐李杜不敢軒輊也其後耳食者沿筏喻謂宜合筏登岸師意不襲詆獻吉多襲關中王翰林維禎著論言文有自立俗格竊奪古意者尸祝之傳告也既擬其體復掠其語者莊生之眩筮也竊觀先民有作率非形索象模必積思累紀既已得意會神乃後成章本朝作者空同老翁聖矣卽大復猶却數舍蓋空同有神變無方之用有精神不雜之體讀一篇詩見一事首終雖縱橫竒正弗一其裁而粹美同也珩璫瓊瑋弗一其形而溫栗同也至若倒插頓挫之法自少陵來善用之者空同一

人而已學者未覩其大謾肆醜詆以爲空同掠古  
市有比之剽虜嗟乎空同富才神解能自作古假  
令與李杜二豪並生同代二豪嘗約爲兄弟補所  
未逮增所未能故官帑失金不可疑陶朱也良驥  
駢足不可謂相肖似也空同生李杜先不爲李卽  
爲杜若李杜後空同生亦不必不爲空同豈可謂  
李杜掠人美哉

徐禎卿昌穀直隸吳縣人貌寢金屑文弱冠以文賦  
起吳中舉進士時獻吉方以文雄海內見禎卿所  
爲文異之與切劇締金石之交傾卿聞所品論輒

終夜不寢於是文益振所爲文溫雅以發情微婉  
以諷事爽暢以達其氣比興以則其義蒼古以蓄  
其辭擬議以一其格該物理盡人道闡幽剔奧卽  
有蹊徑厥儷鮮矣禎卿仕爲大理寺副以簡靖不  
樂治刑名上書乞改官拜國子博士益自砥礪動  
希迹古人已而頗留意於養生後見王文成公守  
仁與論學大悅之意津津於學會病作卒禎卿以  
爲追古者必先其體作談藝錄論古今作者之變  
以漢魏標極界其畧曰詩理宏淵談何容易究其  
妙用可畧而言卿雲江水開雅頌之源烝民麥秀

建國風之始覽其事迹興廢如存占彼民情困舒  
在目則知詩者所以宣玄鬱之思光神妙之化者  
也先王協之於宮徵被之於簧絃奏之於郊社頌  
之於宗廟歌之於宴會諷之於房中益以之格天  
地感鬼神暢風教通庶情此古詩之大約也漢祚  
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溫純厚雅孝武樂府壯  
麗宏竒縉紳先生咸從附作雖規迹古風各懷剗  
刷美哉歌詠漢德雍揚可爲雅頌之嗣也及夫興  
懷觸感民各有情賢人逸士呻吟於下里棄妻思  
婦嘆詠於中閨鼓吹奏乎軍曲章謠發於閭巷亦

十五國風之次也東京繼軌大演五言含氣布詞  
質而不采七情雜遣全自悠圓間有微疵終難毀  
玉兩京詩法譬之伯仲埴篔所以相其音調也魏  
氏文學獨專其盛然國運風移古朴易解曹王數  
子才氣慷慨不詭風人而特立之功卒亦未至故  
時與之闇化矣夫任用無方故情文異尚姑陳其  
目第而爲言郊社之詞莊以嚴戎兵之詞壯以肅  
朝會之詞大以讎公燕之詞樂而則夫其大義固  
如斯已深瑕重累可得而言崇功盛德易夸而乏  
雅華疏彩會易淫而去質干戈車革易勇而亡警

靈節韶光易采而成靡觀於大者神越心遊中無  
直幹鮮不眩移此宏詞之極軌也若夫款款贈言  
盡平生之篤好執手送遠慰戀戀之深情勗勵規  
箴婉而不直臨喪哀挽痛旨深長雜懷因感以詠  
言覽古隨方而結論行旋迨遙苦辛各易遨遊晤  
賞哀樂難常孤孽怨思達人齊物忠臣幽憤貧士  
鬱伊此詩家之錯變而規格之縱橫也然思或朽  
腐而未精情或零落而未備詞或罅缺而未博氣  
或柔獮而未調格或雜亂而未叶咸爲病焉故知  
驅縱靡常城門一軌揮斤墜鼻能者得之若廼訪

之於遠不下帶襍索之以近則在千里此詩之所  
以未易言也夫情者心之動也情無定位觸感而  
興旣動于中必形於聲故喜則爲笑啞憂則爲吁  
歔怒則爲叱咤然引而成音氣寔爲佐引音成詞  
文寔與功蓋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  
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寔窈妙必因思  
以窮其奧氣有麓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難妥帖  
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禦其移此  
詩之流也若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或約旨以植  
義或宏文以叙心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躍矢

或始迅以中留或既憂而從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以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竒而似易此輪匠之超悟不可得詳也詩家名號區別種種原其大義固自同歸歌聲雜而無方行躰疏而不滯吟以呻其鬱曲以導其微引以抽其臆詩以言其情故因名昭象而情之躰備矣夫情既異其形故辭當因其勢譬如寫神繪色倩盼各以其狀隨矩逐規圓方巧獲其則若夫神工哲匠顛倒經樞思若連絲應之杼軸文如鑄冶逐手而遷從衡參互恒度自若此心之伏機不可強能也然不深探研之

力宏識誦之功何能益哉故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旨繩古以崇辭雖或未盡臻其奧吾亦罕見其失也嗚呼雕績滿目企已稱工芙蓉始發尤能擅麗後世之感宜益滋焉故未覩鈞天之美則比里爲工不詠關雎之亂則桑中爲雋故匪師涓難爲語也夫詞士輕偷詩人忠厚觀之漢魏古意猶存故蘇子之愛景光少卿之崇明德規善之辭也魏武之悲東山王粲之感鳴鶴子恤之辭也甄后致頌於延年劉



妻取譬於唾井繾綣之辭也子建言恩何必衾桐  
文君怨嫁願得白頭勸諷之辭也作者蹈古轍之  
嘉粹刊佻靡之非經豈直精詩亦以養德鹿鳴頌  
弁之宴好黍離有雅之哀傷氓蚩晨風之悔嘆蟋  
蟀山樞之感嘅栢舟終風之憤懣杖杜葛藟之憫  
恤葛履祈父之譏訕黃鳥二子之痛悼何草不黃  
之困厄巷伯鶉奔之惡惡綢繆車牽之歡慶木瓜  
采芻之情念雄雉伯兮之思懷北山陟岵之行役  
伐檀七月之勤敏棠棣蓼莪之大義皆曲盡情思  
婉變詞氣哲匠縱橫畢由斯闋故詩貴合度而後

議工拙繁欽定情本之鄭衛生年不滿出自唐風  
王粲從軍得之二雅張衡同聲亦合關雎諸詩固  
自有工醜然而金驅者託之軌度也人士品殊藝  
隨遷易支分條布畧有徑庭故宗工鉅匠辭淳而  
氣平豪夫碩俠辭雄而氣武遷臣孽子辭厲而氣  
促逸民遺老辭玄而氣沈賢良文學辭雅而氣俊  
輔臣弼士辭尊而氣嚴闈童壺女辭弱而氣柔僭  
夫倖士辭靡而氣蕩荒才嬌麗辭淫而氣傷氣本  
尚壯亦忌銳逸溫裕純雅古詩得之逾深勁絕不  
若漢鏡歌樂府詞漢魏之交文人特茂然衰世叔

運終鮮粹才孔融懿名高列諸子視臨終詩大類  
銘箴語耳應瑒巧思透逸失之靡靡休璉百一微  
能自振然傷媚焉仲宣流客慷慨有懷西京之餘  
鮮可誦者陳琳意氣鏗鏘非風人度也阮生優緩  
有餘劉禎錐角重削曳綴懸金可稱也曹王資  
近美媛遠不逮植然植之才不堪整栗亦有憾焉  
若夫重熙鴻化蒸育叢林金玉其相綽哉有斐求  
之斯病始寡也夫傳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益傷  
之也桓靈廢而禮樂崩晉宋王而新聲作古風沉  
滯蓋已甚焉述者上緣聖則下槩儒玄廣教化之

源崇文雅之致削浮華之風敦古樸之習誠恐學  
士狎耳目之翫譏瑣尾之文故痛而系之俾知所  
究

馬文簡汝驥字仲房綏德州人父慶月墮取抱之而  
生幼而奇警舉進士入翰林爲編修爲人沈毅有  
大節正德中諫南狩切直杖闕下調澤州知州澤  
故多王府汝驥懲其左右不法助爲非者爲條告  
誠之暴爲止王以書來有干請使者去卽投書櫝  
中封之所請或於法得釋又使來謝則召使者至  
櫝前啓取書還之實未嘗發也王自是益戢世

宗嗣統召還爲編修澤人攀泣道者以百千數諸王禁不得暴者亦太息曰馬先生民之父母國之正人也連哭其父母喪至嘔血毀形爲南國子司業祭酒念諸生善逸繩之然度所能行期勿犯勤考課稽德行肅威儀太學之教彬彬焉陞禮部右侍郎時上興禮樂創制度諸大典更起日聚議而汝驥洽識習故典佐宗伯調議居多兼翰林侍講學士會病卒贈尚書諡文簡汝驥廉不好居積所得俸畢以給昆弟親戚困無依者爲文闕闕有妙解接軫班揚談詩常依深嚴忌漫散忌淺忌俗

益晚節愈工云

田汝耜字勤父開封祥符人博聞善辭與崔文敏銑馬伯循理等游相切磋於古學見人之有技而不驚規人之過而溫正德中爲給事中時諸閹放濁宦於時者率黷貨附權亦資以自潤汝耜獨挺立其間絕謁請攻辭賦遇事斤斤自信會柄國者去位爭進者顛禦徒相傾欲得之汝耜䟽言當用大臣以忠諫去位如韓文等不當用匪人遷江西提學好古勅士正士習緩恣倡之於古學廉守令賢者若逸民薦達之而劾其不職按史及僚共騰謗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調山西然獨言其乖方他莫能疵焉遷湖廣副使  
乞休去杜門讀書力田養母大覃思於經學閑居  
十二年卒

朱應登字升之揚州寶應人生而犖竒少長盡通經  
史百家言父懼其踰也約之古應登著申臆賦以  
見志而力殫於淵學與顧華玉璘劉元瑞麟徐昌  
穀禎卿企稱俊異舉進士爲執政者所抑惡出爲  
南戶部郎陞知延平府稍遷陝西提學副使闢正  
學院羣秦士高等其中置官設徒豐餼嚴約談經  
講道至且數千指風教大行忤按史意調雲南進

叅政遂罷去李獻吉誌其廓落易直憎口日哆而  
聽之如飛蒼蠅退讐史質經訂律歷運數期十年  
盡償所願無何卒他竒節隱行與凡歷履宦業忠  
孝友義莫之具述而其文關國運數誌之是時與  
李何遊工文章者揚州儲靜夫璫大原喬希大宇  
何子元孟春濟南邊庭實韶蘇州都玄敬穆穆伯  
潛孔暉之倫皆名世而崔文敏銑尊經信道素履  
卓然王文成守仁希聖標學洞啓心要皆不屑議  
文矣

鄭吏部善夫字繼之閩人也少穎讀書輒能誦今學

賢者嘗自誦曰墜道非時也萎儒與世靡靡視古  
大峻而志因靡弗立也吾耻之第進士選戶部主  
事正德初屬禍作善夫嘆曰丈夫當龍鳳於世其  
能以骯枉吾志乎乞告歸築少谷草堂於金鰲峯  
俟天下之清交與金絕正德十三年起禮部祠祭  
主事轉員外郎會武宗南狩與諸曹郎跪闕門  
具疏言臣聞天子端居外屏以示嚴也非郊社弗  
離其宗廟以承重也宮墻九重出入警蹕以防奸  
也比奉明旨欲以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往泰山  
獻香夫天下大器也權邪所以側目而不敢發者

無其便耳 陛下遠不見曹欽近不見劉瑾乎瑾  
固陛下狎暱之臣也託之以心膂委之以機務  
而一旦叛逾况今乘輿遠出內無儲君外有勁虜  
而驕貴弄臣專典禁兵萬一變作陛下誰保以  
無虞也臣聞雨露所滋無不孳息雷霆所壓無不  
摧折煦然而福肅然而威使萬化時行而百神率  
職者天也泰山之神其能尊於天乎今陛下郊  
不視牲齋不誓戒改卜者三出而馳道非所以事  
天享帝也禘嘗大禮率不親往非所以尊祖敬宗  
也是故園丘之上烈風揚沙 太皇太后祔廟之

夕七月雨雹此天戒也 陛下顧不動心畏此天  
戒而輟萬幾冒重險以有事於泰山不待智者而  
知神之不敢饗也况今民窮財盡青齊淮楚之間  
水旱連年父子相食六飛所過勢必嘯匿倘重傷  
心其何以徼福於社稷哉興亡之勢皆積漸而後  
成甚不可不察也且天下名實方懼大怪春秋尊  
無二上制王公而下皆曰人臣今 陛下忍以天  
子之尊自貶而稱公此莫大之怪也非但大怪亦  
且有大憂今天下藩王皆 陛下臣子也車駕所  
至萬一以公禮處 陛下陛下將安而受之耶抑

責其不臣無禮耶昭昭 祖訓臣恐其有辭矣臣  
聞堯舜恭默無爲而萬世言治 先帝敬天勤民  
親賢遠色察佞倖絕畋游亦惟自正其心以爲天  
下本實未嘗有所作爲下親將相之事也 陛下  
不師堯舜夜氣清明時獨不一思 先帝之所爲  
乎 陛下誠一靜思則一切荒淫悖謬之事將追  
悔不暇而成堯舜事業不難也疏上與諸曹郎金  
杖闕下尋復乞告歸嘉靖初以薦起爲南京刑部  
郎尋轉吏部驗封會病卒手書修身俟死語併詩  
文托其弟篋笥蕭然善夫婚嫁七弟妹皆業皆推

與之孀居者周贍堊毋屬二十二人治身嚴厚高  
潔而本之忠信與游者盡海內文學鉅儒其志念  
深深常有以自下故皆以道義相膠漆沒僅三十  
有九歲聞者咸哀惜之鄭文十卷林尚書俊以爲  
伸縮兩儀顛倒萬化輪古今而上下之超凡突詣  
詩雄高逼唐杜云

林尚書貞恒修福州府誌刺其詩專倣杜而時非天  
寶地靡拾遺爲無病而呻吟王敬美疵之曰閩三  
百年僅得一善夫詩何可掩也陳玉叔謂數語却  
中善夫病敬美曰以入詩品則爲雅談入傳記則

傷厚道玉叔大以爲然嗟夫  毅皇時闈倖途用  
天子逸游叛王大盜交驚於中國益社稷濱亡視  
天寶逾洎猶爲無病呻吟耶如若云彼其文學官  
若庶官自命獨安祿養交視國休戚如秦越人肥  
瘠者於爲身計誠得矣時有孫山人一元者與善  
夫厚亦能詩事具隱逸中

蘇門高叔嗣束髮受傳卽受知獻吉弱冠登朝亳州  
薛考功君采一見歎服爲忘形交於是益自重謝  
絕凡流困心師古涉周秦之委源酌二京之精祕  
雖屢仕通顯而雅性亢潔故讀書園諸作直舉胸

臆刊抉浮華而上黨粟道夫應麟弱冠志學連舉  
不第遜迹大行之麓十年絃誦與古爲匹爲叔嗣  
所推挹云

嘉靖中昆陵唐應德順之弱冠爲禮部舉首作時義  
以精穎妙天下厭近世爲文章者祖秦漢意卑語  
澁而無當也著論言歐陽子述楊子雲之言曰斷  
木爲棊掄革爲鞠莫不有法而況於書乎又況於  
文乎聖人以神明而達之於文文士研精於文以  
窺神明之奧所謂法者神明之變化也漢以前未  
嘗無法而未嘗不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

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  
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  
犯密則疑於無所謂法嚴則疑於有法而不可窺  
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  
有異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議於無法有人焉  
見夫漢以前之文疑於無法而以爲果無法也於  
是率然以出之决裂以爲體餽釘以爲詞盡去自  
古以來開闢首尾經綜之法而別爲一種臃腫倨  
野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聲雜而不節意卑  
語澁以爲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敗鼓



之音而詫人曰吾之樂通於神乎今之言秦漢者是已意頗誹李何又探本言文章家雖其繩墨布置竒正轉摺固自有專門師法而中間精神命脉骨髓則非洗滌心原獨立物表者莫之能與也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謂其繩墨轉折之精不盡如古哉秦漢前儒老莊縱橫名墨陰陽家家各有其本色其爲術也異而莫不皆有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剿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爲言其所言者其本色者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

宋以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爛然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蓄聚之素非有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剿說蓋頭竊尾如貧子借裝庄農買飭而意態已畢露也然則欲立言爲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晉江王慎中道思序其文以爲吳之有文學舊矣諸樊爲國斷髮之治未變蓋方甚陋而公子札已能盡通易詩書禮樂六藝之文以觀於中國則名卿碩士有愧於其所知悅其說之博雅而慕之如不及孔子教於洙泗來四方之學者則言偃踰江蹈淮而往遊焉卒以文學列於大賢

之科南方之精華爲之盡發而孔氏之道資其言之有文以行於遠至于今爲烈蓋其盛如此畫長江大湖以爲國方地千餘里林麓川澤之美殆不可數如光英冲粹之所漸涵磅礴於其間二人而已雖其甚盛而亦豈非難哉吾於二人讀其書觀其言尚而友之而庶幾知其人於今所見而及與之爲友又得一人焉昆陵唐應德也君於學蓋所謂得其精華其於言可謂有文而必行於遠也其文具在學者苟讀焉而思思焉而有以得之則知其心之所通於季札孰爲淺深言之留傳於子游

孰爲先後有不可得而辯者矣君仕爲翰林編修復爲太子司諫皆以守道直己之志棄去不啻敝屣有吳公子輕千乘之國之節其文之以禮樂得言氏之傳而廉隅操行必謹於一介之取予剛果自斷不可以威武利祿誘屈也尤足以闢夫媮懦憚事無恥而嗜飲食之誚上下二千有餘歲之間吾謂吳有文學三人焉不爲過也唐得其文故不喜與書言僕嘗從兄學爲文一二得處皆緣指教但才旣不長又不能精力以從事遂成廢罷韓子所謂從業者不躋其戴者也獨覺兄之奔逸絕塵

而已矣及得安生所請兄序文讀之乃以爲僕爲  
過二千年吳下詞人而直接扎游之文統旣使兄  
爲私於所好又若使僕爲與人爭名爭先者非兄  
之所以愛僕也且自叙其近學欲收攝完養其靈  
明混成之本而技藝文辭欲一一棄置之其後唐  
以趙通政文華出視師薦之得起用官至都御史  
卒而名大損而慎中文豐縛軌於法其居鄉頗爲  
鄉人所疵詆云

皇明書卷之三十八終

皇明書卷之三十九

文學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胡孝思續宗天水人爲蘇郡守公暇多游行湖山園亭間從諸名士一觴一詠題墨淋漓遍於崖石遷御史中丞撫河南 肅皇帝幸楚爲一律紀事刻之石罷官家居者數載矣令王聯嘗以貪見拊恨之後爲戶主事殺人下獄當死知 肅皇帝多諱惡乃指詩中穆天子湘竹句爲怨望呪詛而所繇成獄及生平睚眦者皆指爲孝思奸黨奏之上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大怒悉捕下獄論死時孝思將八十矣了不怖在  
獄取錦衣獄中柱械之類八賦之曰制獄八景衆  
爭咎孝思掣其筆曰君正坐詩至此耳尚何伊吾  
爲孝思益哦咏不輟笑曰坐詩當死今不作詩得  
免死耶相嵩陶真人仲文力拯解乃免下廷杖三  
十出獄時謝茂秦貽之詩有云白首全生逢 聖  
主青山何意見騷人孝思方病杖創甚呻吟猶口  
占以謝人謂孝思意氣殊勝蘇長公才不及耳  
黃省曾勉之者河南汝寧人國初以武弁家吳遂爲  
蘇吳人甫成童淹貫百氏爲文恒屈其豪賢長者

王少傳整喬太宰宇不敢稱前進而願交意不  
則以書贊於北地李獻吉與揚挖其事其書曰省  
曾伏跡南海企懷高風久矣念自總髮來好窺覽  
古墳齋心述作之途緣此道喪絕學士大夫皆安  
習庸近迷沿瞽襲上者深餽詭結下者縱發放吐  
悲夫悲夫不復古文安復古道哉 聖代洪澤流  
沛人文大彰故河精嶽秀鳳彩星華乃鍾萃於先  
生至勇不撻大智不惑靈珠蚤握天池獨運主張  
風雅深詣堂室凡正德以後天下操觚之士咸聞  
風翕然日新以變寔先生鑄陶感鼓而倡興之力

也省曾嘗謂丈夫生世進不得振耀王廷揚摧治  
軀展經濟而恢聖謨卽當裹糧躡屩周遊五嶽窮  
覽六合舒豁襟抱撰造一家之言以托不朽告之  
交識或笑或賞白巖先生遂呼爲五嶽山人賦詩  
寵行但上戀老親下顧弱子年逐東流夙懷不遂  
惟仰天唏噓而已茲復不言齡筭曷常恐一旦燼  
滅則二十年景懷之私抱恨玄堂已爾公烏知哉  
敬因程自邑僭布區區嘗妄謂詩歌之道天動神  
解本於情流弗由人造故虞書顯爲言志泗夏標  
之嗟嘆末世風頽矜蟲鬪鶴逝相師述如圖繪剪

錦飾盡雖妍割強先露故實雖富根荻愈衰是以  
小夫或誇達士弗尚匪難作者亦鮮賞音豈識鴈  
唳哀哀而會節鷓鳴響響以成章凡厥有聲無非  
律呂之數也世人莫察自然咸遵剽假古途雖踐  
而此理未逮獨見我公天授靈哲大詠小作擬情  
賦事一切合轍江西以後逾妙而化如玄造範物  
洪鈞播氣種種殊別而胍理骨力無不底極洋洋  
乎古賦騷選樂府古詩漢魏而覽眺諸篇逼類康  
樂近體歌行少陵太白古文奇氣俊度跌宕激昂  
不異司馬子長又間似秦漢名流嗚呼盛矣昔李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六 三  
杜詩聖而文格未光韓柳文藪而詩道不粹豈惟  
聰識之難兼哉日月幾何力固有不遑矣何我公  
凝稟之全而述作之備也往匠可凌後哲難繼  
明興以來一人而已何大復號稱名流而乃爲誇  
論曰文靡于隋其法亡於退之詩溺于陶其法亡  
於靈運嗟夫嗟夫是何言哉隋不足論至於退之  
陶謝亦可少寬宥矣獨謝集稍不易評愚以爲登  
涉之言締構密緻窮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  
餘卽之不得卽骨氣稍劣建安而寓目輒書萬象  
羅會使後代擅場之士內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

人爲之啓導也前新見凌勢固宜然文彥無窮不  
可欺也徒以體語俱俳病之則三百之中徃徃而  
是所係於詩者當辨其真不真耳俳不俳又烏足  
較哉執是而言是貴形膚而畧神髓也李得書大  
驚歎以爲橫照今古燁如懸鏡鑿鑿中的展之爛  
然誦之鏘然目之蒼然淵然希世有也立走京口  
攜平生論撰與商品於大峴者踰旬而省會愈歎  
然以爲無當於世日夜攷載籍徵耆碩以究極乎  
古今興衰倚伏之變國典廟彞禮樂兵車水土平  
準之筴下至於星曆鑿卜農賈覆逾支離之術舉

饒辨之乃以爲卽當於世亦役我以老而無當於  
真我聞王文成方講學於陽明洞天走詣之眉宇  
接而心神融了然獨悟良知之妙歸著會稽自以  
謂得王氏玄珠然絕不以語人而所謂問道錄者  
網之以十襲之緗不更發也舉鄉魁一游南宮有  
不可輒歎曰此爲置千里骨者耶吾束吾腹歸矣  
其騷賦似枚楊語苑似向詩傳似韓論難似克碑  
誄出東京間以六代五言古出建安二謝下沿齊  
梁七言歌行出樂府時有青蓮之致近體出景龍  
雜大曆於文多擬古而不出自然好持論而不甚

當負經濟而寡切用然視吳人膚抵皮相者天壤  
矣是時華容有孫宜仲可者少破萬卷而氣豪又  
家世仕宦少從父游燕中所習聞國故抵掌而談  
今古無能難者踰冠舉於鄉困公車罷不復應制  
自以家洞庭更號洞庭漁人人呼之漁人則應它  
呼之不應家世祿羨盡斥爲園圃臺館亭榭之觀  
購異書名畫古器其中種竒卉怪木環之間出遊  
湖山勝地泚筆書所爲詩竒逸飛動龍虬鬱盤已  
又自歌之節奏頓挫雲停石裂也素強無疾一夕  
卒與勉之齊名王元羨言勉之人本任誕而矜局



自位置時引勝流爲重漁人舒卷之際剝削感慨  
用酒德以全其天善夫勉之有兄曰省魯得之亦  
舉鄉易魁久困禮部部有崔侍郎桐者其同年主  
也謂之曰公豈有意耶部幸司務缺留佐我我力  
能得之銓曹省魯笑不答退而曰小子欲輕相吏  
耶相嚴聞欲致之莫能屈也得之長身偉貌目炯  
炯髯修類河朔大俠產千金悉裒以買書於書鮮  
所不窺習古文辭顧所撰詩若文則別爲杼柚曰  
安能齷齪優孟抵掌爲勉之卒有子姬水善其父  
言舉於鄉漁人子斯億斯傳俱能讀其父書斯億  
去爲古文辭而斯傳舉於鄉

李于鱗攀龍者濟南歷城人父寶繼娶張夢日入懷  
而生生九歲而孤與母張影相吊也家食貧母緝  
繡不足資修脯則自挾冊就塾師塾師爲遜席又  
好爲古文詞人目爲狂生于鱗自謂非狂矣嘉靖  
甲辰舉進士試政吏部移疾歸益發憤陳百家言  
日夕讀之務鉤微抉精文自西漢以下詩自天寶  
以下若爲其毫素污不治也還京師授刑部廣東  
司主事于鱗旣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  
世學居恒言名家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

佼佼者耳夫尚書詩莊騷左氏檀弓考功記司馬  
史記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摭其華而裁  
其衷求當於古之作者擬議成變日新富有而已  
國朝作者獨北地李先生闢草昧而上而昆陵唐應  
德晉江王道思顧持論不與之居以理自命憚修  
辭而動傷氣格夫二子者雖蟻伏林野而聲方握  
柄所褒誅足浮沉天下士時貴樂其業易就而名  
易成衆嚮附之此何異塗之羣瞽取道一失相與  
拍肩隨之稱培塿則皆橋足不下稱汙邪皆曳踵  
不前雖有步趨終不自施也將文章之道盡而是

時吳郡王元美世貞實好古文辭濞陽李先芳作  
承善之亟爲稱于鱗一日元美於廣坐中見之心  
知爲于鱗也益近之卽曰今之作者論不與李獻  
吉輩吾知其無能爲已古之爲辭者理苞塞不喻  
假之辭今之爲辭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固  
理區藪也已盡不復措語矣今六經具在又寧作  
錄中語喋喋而佔佔繁耶余結髮屬辭今乃一當  
足下願居前揭旗鼓必得所欲與左司馬千載而  
比肩於是二人相得懽甚恨相見晚也已于鱗所  
善布衣謝茂秦榛來已同舍郎徐子與中行梁公

實有譽來部郎宗子相臣挾中含吳明卿國倫來  
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弟蓄之時賦咏人人  
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操觚之  
士不盡見古作者謂于鱗師心而務高疑駭者與  
尊賞者相半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益于  
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  
格有變而才各至故於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  
其夙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爲篇篇得而爲句  
卽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入于筆端而不見  
迹未發之語爲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爲

異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徧之調于鱗以其全  
收之卽其徧至而相角者不啻敵也遷員外郎郎  
中曹事寢以劇守文法無害而其業日進大司寇  
有著作輒屬之聲籍籍公卿間矣于鱗居曹雅不  
欲以刀筆見長然讞最號公平柄臣子啣邊帥不  
通賄中以法欲置之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  
奮功名致大將已出守順德晨興坐堂皇揖屬吏  
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爲興除髡髡自濯洗獨勤  
大要諸細小不屑也居久之政聲流通順德屬舊  
有種馬場歲入賦公家而時監司誤以爲營馬牧

地增賦至二千七百餘金于鱗爲請悉蠲之郡故  
有永濟倉以給軍後糧輸京師而軍食益乏又爲  
請得留郡將作所徵真定大名廣平順德諸郡爲  
供者有常賦于鱗爭以爲順德土狹民貧不宜與  
諸郡埒減其供十之三沙河民投過客者越永年  
抵邯鄲始息肩邯鄲民亦然皆跋涉百七十里而  
遥于鱗曰民安得任非其上之役請置傳於永平  
界中永平人役之而兩邑之力寬鉅鹿官亭集者  
大聚也界真定隆平南宮新河間羣盜嘯聚捕之  
如搏影于鱗請移防秋別駕往鎮之秋至則復戍

內丘又移巡司黃榆嶺爲晉趙防徼皆力爭得之  
臺使者臺使者無以難也于鱗又謂京師仰東南  
餉不時至宜令燕齊汴趙邊河百里而近者賦毋  
出錢皆賦菽粟浮于河達京師諸皆深計長慮非  
旦夕視其民者當是時燕趙南北千里人相食盜  
賊白日出禦人孳骼盈野而邢襄之間拮据振贍  
壤土膏麗歲大熟而野有鰲犬也擢陝西按察副  
使視學政于鱗謂陝西古西京也 先朝士大夫  
北地外多陽浮慕古文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  
士勃勃興會鄉人殷中丞者來督撫倨高以檄致

于鱗使屬文于鱗不懌曰副使而屬也視學政非而屬也乃文可檄致耶因謝病殷強起曰卽公以一薄蹠相命者立應矣何以檄殷慙謝久之復下檄于鱗曰彼豈以我難去官耶遂疏乞骸拂衣歸吏部爲特請予告故事外臣無予告者予告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于鱗歸則構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它無所溷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千旄屏息巷左納履錯于戶而于鱗高卧謝不見去亦毋報謝以是得簡倨聲獨二三友人過從靡間也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爲錄別諸

篇及它文益工不蹉而走四裔朱中丞衡時治河汶上實首薦于鱗推轂者相踵則伺于鱗間迫起之爲置酒懽甚勸之行隆慶初起浙江按察副使遷布政司左叅政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鼓舞相慶而于鱗亦能摧亢爲和圓方互見其客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病因矣小間暴心痛卒子駒舉于鄉亦善文始元美與于鱗雄飲濟上漏且盡于鱗睨元美曰吾起山東農家與足下金驅中原一掃萬古柰何不更評推所至而令百歲後耳食者執柔翰雌黃之也元美唯唯

于鱗乃言曰王君吾於騷賦未及爲爲不讓君吾擬古樂府少不合者君時離之而離者離而合也寔不能勝足下吾五言古不能多足下多乃不勝我歌行吾其有間乎吾以句若以篇諸近體靡不敵者謂絕句不如我安七言律乃遂過足下一等足下無神境吾無凡境耳元美心服者久之已前謝曰吾於足下卽小進固鴈行也豈敢以秦齊之賦匹盟主吾歌行句權而字衡之不如子遠矣雖然子有待吾無待茲其所以埒歟于鱗曰善請言文元美曰子匠心而材古者也工極矣世無通於

古者以故無稱子而疑子甚於我卽百千萬年猶然雖然謂子勝我者獨我心耳于鱗大悅曰快矣茲夕之千古也豈直爽鳩之樂哉又一日于鱗中酒踞謂元美曰夫天地大偶而物無孤美惟人亦然孔氏之世不有左丘乎元美直視之不答李遽曰吾失言嚮者言丘聃耳而元美著論言律至仲默而暢至獻吉而大至于鱗而高要之有化境在又謂獻吉大于鱗高獻吉英于鱗雄古惟子美今或于鱗其傳之曰無涯之智結爲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鮮其心服如此

王世貞字元美蘇郡太倉州人兵侍郎驍御史大夫  
忬子也方甚少業好史記古文詞修名卿賢大夫  
之業舉進士官刑曹曹事間則與濟南李攀龍倡  
爲古文詞其言曰文章者天地之精而不朽之盛  
業也今世所慕說貴人沾沾自喜夸翹其粗而斲  
吾精以爲無益世治亂夫君子得志則精渙而爲  
功不得志則精斂而爲言此屈信之大變通於化  
權者也詩書吾竊有志焉未之逮也詩變而屈氏  
之騷出靡麗乎長卿樂府三詩之餘也而歌暢於  
開元五言古蘇李其風乎而法極於黃初七言暢

於燕歌乎而法極於杜李律暢於唐乎而法極於  
大曆書變而左氏戰國乎而法極於司馬子長天  
下之稱事辭者宗焉漢衰浸淫而爲六代彼六代  
者見以爲舍璞而露琢不知其氣益漓而就益衰  
也昌黎河東氏之謂振振六代之衰也欲以追秦  
而未逮宋廬陵臨川南豐眉山振宋者也稍又變  
之見以爲舍筏而竟津不知其造益易而就益下  
也明興弘正間學士先生稍又變非先秦西京  
弗迹彼見以爲遡流而獲源不知其猶墮於蹊也  
夫所爲古者不能據上游以厭羣志而一時輕敏

之士樂於宋之易構而名易獵羣然而趣之在嘉靖間而晉陵爲尤甚於是二人者日切劇意無古作者衆大譙呶詈之而獨與徐梁宗吳七子者居恒慷慨自信於海內亡許可獨稱千古耳時相嵩故好古文辭見諸人文則大喜獎掖之曰吾將得旁采風雅而世貞輩骯髒不附也會楊主事繼盛論相嵩十罪痛詆訐嵩切齒坐重法死而世貞與吳明卿宗子相等治其喪則大怒挖齧之世貞在曹以名法理名蒲九歲遷按察督學不許青齊盜作則遷備青齊兵欲困之也崔苻盜大作郡豪佯

受事而陰構盜懸薄號使者門曰兵旦莫起起且取若世貞爲鉤距法得之後先授首命監礦屬礦胍竭奏止之烏寇亂偕臺按行萊嶠得臨籠水上城之日因材於山高下陂陀減省它費十之八九不旋踵而告畢筭總官錢九百餘緡命曰顏神城視海上師葺鑿壘蒐卒補乘還治水高博間粟饑者乃益城青州教騎士習射良家子三百里以內來從射南鋤盜大首盜大息青吏民健鬪器使氣株累戚屬以相傾前使者非寢沒無間也又非時而請謁者不可計時世貞習文法亭之立斷午而



罷退讀書怡然自懌也已父中丞公以讒構下  
詔獄抵重罪則詭憤疏乞骸卽報許匿跡庸保間  
將上書北闕下請代父而中丞於獄中怒罵言是  
挑禍固止之乃鉗衣襤褐僦一廛西市之委巷間  
時時從相嵩門蒲伏泣請解相嵩亦時時爲謾語  
相寬戒毋激 上意第不欲遽釋弛邊臣心詣故  
所識有勢力人造請則徃徃驚匿去毋爲理者而  
父中丞竟不免以喪歸毀甚服除竄匿田野間隆  
慶初詔故臣死非法者悉追錄而世貞與其弟世  
懋伏闕上書言先臣忤受知 先帝徃徃著尺寸

功坐失當事者心中之法甚痛當虜犯遼左時臣  
父忤督總兵楊照輩便宜發兵擊破之斬首八百  
餘級策定城池功施邊境相嵩嗾削臣父功狀簿  
照賞壅 先帝拊髀之明成化間總督王越潛師  
出塞至威寧海殺首虜四百餘級封列侯比罪則  
遼左爲肘腋之寇於我爲必應量敵則掠出榆林  
塞於虜爲情歸用師則楊照一部將計勝則首功  
於威寧過當者多慮敗則潛師出塞劫虜取捷者  
危越封而臣父不錄惟 上垂憐幸察詔昭雪復  
中丞官會詔求直言世貞疏八事上法祖宗以弘

聖德一正殿名以尊治體二廣恩義以全宗室三  
寬禁例以求才哲四修典章以昭國紀五推德意  
以昭大勸六昭爵賞以徠異勲七練兵實以重根  
本八也中條 孝宗皇帝聖政甚具請命輔臣納  
金匱之秘類萃成編朝夕呈覽爲 聖德之助以  
太祖名大朝門曰奉天門殿曰奉天殿以至詔赦誥  
勅俱以奉天冠之明人主不敢以一人肆於民上  
無徃非奉天義至精博也願詔門殿仍奉天故號  
昭象魏之重國家待宗室之意徃徃傷於用恩其  
待宗室之法徃徃傷於用義夫族屬至奉國將軍

亦可已矣復推而三其中尉以至於世世不絕此  
所謂傷恩也雖屬踈遠而固皆 高皇帝及 列  
聖後無罪而困之一城之中絕其仕進之路此謂  
傷義望下部奉國將軍諸子聽免其祿秩分居附  
近州縣廢著之日仍照 會典事例給與房價量  
復徃役使終身得畢力於農賈其有志科目者照  
常肄學應試聽爲南京及司府州縣官周韓二郡  
王至奉國將軍改封雲南廣西四川福建地方量  
給路費行糧庶少甦中土之民王府親戚不得爲  
京朝官非祖宗甲令宜照常陞用修典章謂大明

會典宜重修嘉靖末法司惛天威媚政府諸比擬  
舞文弄法者宜禁革言革除間事宜考究成書附  
國史其昭大勸爵賞自高皇帝時開國諸公侯以  
羅法失爵者 文皇帝北伐時同安侯力戰忠節  
者徵士吳與弼翰林檢討陳獻章刻行追古潛心  
聖傳者副使李夢陽何景明氣節足彰明國是文  
章足潤色 皇猷者故給事中陸燦吏部郎中薛  
蕙言典禮論權奸者新建伯王守仁宜予世襲皆  
關國大體其練兵末具言臣竊見防延綏固原將  
士萬里入衛日漸減耗爲之痛心而太倉歲漕四

百萬石以養疲瘵無用之京軍爲之扼腕今京軍  
疲弱冗占禁衛空虛願敕下兵部分委御史於陝  
西宣大遼東各邊若浙江義烏兩廣楚蜀等處土  
兵以差次精選士共萬五千名爲步兵仍於團營  
錦衣衛各官軍旗校精選萬五千名合三萬人分  
二營另委名將如戚繼光馬芳者統之以明詔內  
所舉廢棄大小將官曾經戰陳者分領演練嚴其  
賞罰遇聲息令協助薊遼總督戰守其每歲入衛  
官兵俱從停免仍委嚴明給事御史清查在京營  
衛軍老弱者黜退見闕者停補錦衣一衛冗食者

尤衆宜量清革歲可得漕米三四十萬石以養此萬五千之精兵不唯薊鎮緩急有賴而國家隱然得居重馭輕之意於慮防至深自隆慶初柄國者議簡材起廢薦者以世貞爲稱首已與李于鱗並薦世貞痛父死非命欲無起于鱗謂之曰毋天子族汝讎燭汝幽感通章悲壯先大夫遂得請襄事大恩何可無報余爲子先子勉之乃起叅政浙江會所屬杭嘉湖霪雨水爲災多漂沒具疏言皇上富有四海而九重六師宗廟百官之所藉給者惟湖嘉杭及直隸蘇松常六郡而已自二十年

來倭變數起而殿工海餉供億之費繁民困甚矣不幸而加之災沴夫東南爲國家之本根小民爲皇上之赤子譬諸子孫竭力以養父祖忽其子孫沾疾危亡爲父祖者忍不投藥石以全其生乎方今國用詘乏邊費浩繁司農大臣難於蠲免必且以會計已定緩不及事爲解縱有寬免不過存留欲以涓滴之恩爲天地之澤流亡展轉盜賊繼之臣忝守土蒿目驚心幸速起運存留曲賜蠲免一應加派悉暫停革浙遺民幸甚若以邊需國用爲虞皇上但責內府御用大小監局錢糧毋得欺

隱京營行伍實在沙汰錦衣諸衛寄籍老弱及內  
府各項匠役實在清查節宮中一事之費可以存  
東南數十家之產去左右一時之蠹可以開國家  
百千年之利發一念愛人之誠可以活千萬人之  
命下一言愛人之詔可以收千萬人之心臣遠臣  
也敢爲民請旦夕之命已按察山西履魏行隘則  
先行龍泉故娘子三關著論言夫此三關所受爲  
趙守耳龍泉稍近虜則最險故次險又遠虜勢必  
不入也虜入晉則掠晉安爲合晉事此不毛志必  
不入也虜掠晉而飽其裝重馬則已疲力必不入

也虜不入而魏虛爲之守是趙以虛名予魏也虜  
不入而趙復得魏使者兩主矣何所受指揮兩應  
則疲兩諉則廢是趙實延魏敝也虜卒入而魏以  
虛名主之無一卒自隨且東西隔三百里顧魏則  
失趙顧趙則失魏是魏爲趙代禍也故三關勿屬  
魏便遷太僕晉都御史撫鄖陽首䟽言清戎之弊  
甚具語具軍制中先是諸邊急於鄖屬府原編民  
壯弓兵每十名扣二名工食解戶部濟邊則䟽言  
今 皇上威德薄海內外罔不率服於大興似在  
可免荆南一十八州地重阻爲盜叢區縣民壯弓

兵應編實力資捍禦先是鄖陽屯政獨下守巡二道顧湖廣屯田道副使無于其屯道諸所措置徑取撫按批詳於鄖陽了不關白事掣礙不行別疏言臣所轄鄖陽等衛所俱在駐劄及附近地北三省巡撫遙制者有間以故軍政黜陟調遣機宜多屬之臣不應屯務乃復他誘又各省屯田道副使僉事多有兼職不能一一巡歷獨取辦於文移其應屬衛所延袤且數千里往返動踰兩月非有真見利弊糾剔姦隱者也衛所冊籍恣其欺蔽祇取苟完至守巡聞見既真巡歷又易若屯田責成守

巡於屯政必有可觀先是施州軍民司所屬宣撫長官司夷官父故子繼憚赴部告襲費輒自相授受以護印爲解則疏其非法且言爲之上者既不以王命爲重則爲之下者亦不以漢官爲尊爭奪矯虔勢所必至乞 敕該部申明舊制限各土司務告衛覆查無礙赴部請詳回司方許冠帶管印仍諭以 聖明在上兵部肅清更無橫費若依前不赴部承襲擅稱護印名色者問罪革職其施州衛官吏如勒指需索聽臣等叅究庶幾 國法永昭夷情知戢又疏言荊州爲南北要衝增置三衛

惟左衛以調護 顯陵頗號完實遺下荆右二衛  
軍伍衰耗士力凋疲轉漕列哨之外所餘無幾而  
歲調戍廣西靖州彬桂等處各有一千員名跋跋  
遠瘴百無十還而彼處撫臣言遇有剿伐皆本處  
士兵收功虛糜資糧有損無益乃郡城之內 藩  
封大小將數百計城外沙市商賈輻輳爲大盜窺  
沿江自公安而下民又失業濱湖之寇縱橫倏忽  
勢若風雨而欲以數十額外之卒御五六扁舟扞  
之足爲寒心而臣以提督之虛名遙制於千里之  
外則亦安所用臣爲也至於鄖鎮之有餉以餉軍

也鄖鎮之有軍以衛民也今強割貧邑之力以爲  
財又竭其財而不使之自衛亦何能自安哉臣竊  
以爲兩衛之戍廣西靖桂者求撤其半以五百人  
爲荆地衛其江陵公安松滋石首水患尤重宜減  
編其半以寬被災之區而編選精壯實力各以其  
半爲本縣操備使荆府得存此遠戍之卒以合見  
操之伍及舊設新留弓兵民壯共成一軍而訓練  
之不唯屹然一郡之雄抑且隱然上游之重各縣  
不致重困而亦稍有兵以自防若乃覈軍實布號  
令嚴賞罰寃欺隱於增兵減餉之後此則臣之職

而亦臣之力可自致者也不勝曲突之慮具以實  
聞已又言成化中關陝川屬荆襄饑民以數十萬  
計流聚山谷不能衣食遂肆虐劉先尚書白圭討  
之以撫勝繼左都御史項忠討之以勦勝而隨散  
隨合再戢再起故南兵尚書原傑代揀撫流民各  
安僑業招鄉爲邑崇邑爲郡增設都司衛所以彈  
壓之使烽燧攘矯之場爲耕桑化居之士予矜劔  
戟之俗變成衿纓禮讓之風 國家享闢土之名  
而黎庶知有生之樂者皆傑之功也臣又按 章  
皇帝念風紀之司至簠簋不飾當宸而歎故都察

院右都御史掌院事顧佐以先少師楊士奇薦超  
長臺憲賜以璽書佐遂奏罷御史不法者十餘人  
申飭憲綱提衡文武遂使苞苴望都門而遠却騎  
避北里而不前蓋百五十年而士風肅然臺紀益  
振者則佐之功也原傑遷官執掌以歿顧佐滿考  
懸車以終勲德固宜顯褒特以嗣息單弱門戶寂  
寥而年歲久遠遂旌號長阻恐非所以張國維而  
厲臣節也望 敕該部考實定諡它諸訪將材糾  
墨吏劾宗室僭踰具有書稍遷大理寺卿以言官  
追議救楊忠愍繼盛爲猖狂罷歸尋以薦召爲南



兵侍久之引疾歸卒元美爲人恢廓自信而敦尚風教才高一世終自下下人以家世崇漸於豪華而內行淳謹於友誼篤深晚深於玄釋言圓覺之深妙楞嚴之宏傳維摩之奇肆信以爲鬼谷淮南之上於天台儀中五時頓漸八教有見力有夙德者彼教中以爲具各足勝因在秋官郎時所著撰曰金虎集金虎西方宿而秋官署在酉又以拂鬱拏歛之意於春華左也治青州時所著曰海岱集取禹貢海岱惟青州而名當是時以歷下生多沉淫之思思與之下上要以自奉其志發於幾不悖

於古則頃之家難作棄官伏都門鉗衣短後爲橐饘咨嗟噓嘻不敢吐一語懼生短長而二三故人傾行過從或丸蠟爲韻語相慰籍不免一和之又竟夕展轉無寐數徃愆危來禍憂憤極若病譖竊嚙爲之言則所存沉慄少歌自責終風及答于鱗明卿子與諸篇是也命曰幽憂集蓋自謂生趣已盡猶有生晷欲哭則不敢欲泣則近於婦人不得已而托之辭世貞故史才悼世乃無史故事山陵畢下翰林臣修實錄旣上焚其草不過舉諸曹之故牘列之而總裁若副若翰學臣各以其意是

是非非之也亦何必公平諸琬琰所載諛慕之辭大都以位若子孫差高下而裨官小乘類出遷人畸峻修怨之音與耳傳之訛此何異於齊東之野汲之塚也於是取舊草志傳十二削其牘而卽所睹記於好惡無繫者存之曰弇山堂識小錄其序琬琰錄曰始江陰嘗刻琬琰錄其稱名緣宋舊其起 洪武至成化諸名公誌銘傳狀備焉成化後不復傳又于時亦多挂漏者予始與楊祠部豫孫益菟之其後宦游所得爲最多人以千計卷亦過百夫琬琰家史也 國史人恣而善蔽真然其家

章典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然其徵是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史而善溢真然其續宗閥表官績不可廢也 國以草創之野以討論之家以潤色之庶幾乎史之倪哉如其筆削以埃君子其序明野史彙曰世所傳孤樹哀談不知其人或曰故太宰建寧公也大要錄諸野史繫以 廟代又有今獻彙言 皇明典故與哀談相出入宅諸錄者甚夥余時時從人間抄得之因集爲書凡百卷曰明野史彙夫野史裨史也史失求諸野野史之弊三一曰挾却而多誣其著人非能

稱公平賢者寄雌簧於睚眦若雙溪襍記瑣綴錄  
之類是也二曰輕聽而多舛其人生長間閫間不  
能知縣官事謬聞而遂述之若枝山野記剪勝野  
聞之類是也三曰好恠而多誕或創爲幽異可愕  
以媚其人之好不覈而遂書之若客坐新聞庚巳  
編之類是也其爲弊均然而其所繇弊異也舛誕  
者無我誣者有我無我者使人創聞而易辨有我  
者使人輕入而難格其少陽叢談序曰余抱牘秋  
官郎則以其燕有丁戊小識焉識矣而弗志也弗  
敢辨也旣竊祿浮沉刀筆間稍久而耳目所睹記

者時時有概於中顧屬耳于垣棘吻抹嗟莫我上  
下亡何出持青齊節齊雖號悍獷難治饒案削而  
以非孔道故過從簡往往杜門輒以筆次翁受書  
曰少陽叢談少陽齊望也叢之爲言聚也又雜也  
何稱談筆語也王子曰余於少陽叢談有志焉有  
辨焉稍進於識矣然而弗敢傳也積之凡二十卷  
因紀其次皇皇 帝業樹 高廓 文潤色鴻休  
以賴哲孫豫孽豐萌有憂斯存談國故惟詩率由  
戒愆忘布象書竹燿焜煌後王爲令曷其常談異  
典惟木有喬穹窿造天惟鴻而風羊角以搏于國

于家于人胡不然談盛際隆污繇材材否繇世如  
鑑弗殺乃曰國是在下則亂在上則治談國是  
皇尊如天霆電是馮赫赫司寇弼教以刑彼人是  
哉我思老成談西省士業已倍親從君居平食榮  
在難致身其不亡者炳如星辰談死事嗣孫不弔  
孽藩以跳弩以帷幄嗟彼庶僚矢心旣安幾也曷  
尤談壬午帝縱豪鷲乘時爲翻騎則調弓倚則書  
檄銅標再峩燕碣未勒有懷拊髀爰載厥績談英  
畧彪彪班簡一代所馮乖盪浮脫鬼誅奚懲國失  
求野愈甚曷徵談史砭真宰之精散爲文章以黼

皇家亦有六書畫史佐之藝成則那我紀其凡奕奕  
國華談雅藝積勲爲貴積貴爲侈有烈礎益厥產  
純綺聖謨所云齊之以禮談武戒振振麟趾厥麗  
不億有肅日訓有滅天澤不見管蔡乃殘王國談  
宗變網弘而踈吏斷其牙猾若窘投要剽藪連是  
以太叔竟攻萑蒲談盜亂天斲中原夷孽其間不  
有聖武孰任驅殘如彼剝復循環無端談夷狄虞  
初齊諧諾臯夷堅見黜聖宗是以罕言陰陽之變  
疇能格焉談玄恠而史道備於此其有所評騭於  
文章家曰藝苑卮言所評當代諸家語如鼓吹堪

捧腹而凌雜戲嘲夫王新建律陳檢討古詩各臻  
妙境未論卽呂仲木莊孔暘馬伯循夫各有行而  
何可以文辭律也或規之曰足下資在孔門當備  
顏閔科柰何不作盛德事而方人爲元美不能答  
卽游徃中二三君子以稱許之不至恚而私訾之  
則請絕靴訊削名籍又不能答已而曰嗟夫卽其  
人幸而及余之不明而以拙收不幸而及余之不  
明而以美遺余不明時時有之然烏可以恚訾力  
追而奪之也屈到嗜芟點嗜羊棗叔夜嗜鍛玄德  
嗜結眊性之所好習固不能強毋若余之益甚嗜

欺不肯廢更附益之其論世引沈約之言曰姬文  
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  
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誣文理  
與世推移風動於上波震於下其論賦引司馬相  
如之言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  
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  
人物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又言覽騷勿令不讀  
書人須令讀書人覽騷徘徊循咀且感且疑再反  
之沈吟歔歔三復之涕淚俱下情事欲絕其覽賦  
初須如張樂洞庭褰帷錦官耳目搖眩徐閱之如

文錦千尺絲理秩然歌亂甫畢肅然歛容捲卷之  
餘徬徨追賞論古樂府引王僧虔之言古曰章今  
曰解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辭者其詩聲者若  
羊吾常伊那何之類也豔在曲之趣亂在曲之後  
亦猶吳聲前有和後有道或稱鼓吹鏡歌聲牙刺  
齷不足讀曰有之錯簡耳或鏡鼓之聲存焉雖然  
巫山高非三言之精乎蒲葦寘寘非四言之變乎  
駑馬徘徊鳴臨高臺以軒桂樹青絲雙珠玳瑁非  
五言之眇要乎駕六飛龍四時和江有香草日以  
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非七言之雄飛乎而奈何

其筌而以贅牙刺齷病爲也論古詩以專詣爲境  
以饒美爲材師匠宜高摺拾宜博西京建安非琢  
磨可到神與境會忽然而來渾然而就無岐級可  
尋無聲色可指三謝自琢磨而得然琢磨之極妙  
亦自然論七言歌行靡非樂府然至唐始暢其法  
也如千鈞之弩一舉透革縱之則文漪落霞舒卷  
絢爛一入促節則淒風急雨窈窕變幻轉折頓挫  
如天驥下坂明珠走盤收之如棗聲一擊萬騎忽  
歛寂然無聲而歌行有三難起調一轉節二收結  
三縱收爲尤難論五七言律以爲五言律差易雄

渾加以二字便覺費力雖曼聲可聽而古色漸稀  
七字爲句字皆調美八句爲篇句乃穩暢雖復盛  
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古惟子美今或于鱗驟似  
駭耳又當論定又言律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歛  
有喚有應大抵一開則一闔一揚則一抑一象則  
一意無偏用者而起束倒插爲難必五十六字如  
魏明帝凌雲臺材木銖兩悉配乃可有篇法之妙  
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不見字法者有俱屬象而  
妙者有俱屬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調而妙者有直  
下不偶對而妙者皆興與境詣神合氣完五言可

兼七言未易能也勿和韻勿拈險韻勿僭用韻起  
句亦然勿偏拈勿求理勿搜僻勿用六朝強造語  
勿用大曆以後事其論文曰六經四子理而辭者  
也兩漢學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故西京之文實  
東京之文溺猶未離實也六朝之文浮離實矣唐  
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浮矣愈下矣元  
無文西京之流而東也其王褒之所爲乎由學入  
者靡而短於思由才進者俳而淺於法記問龐雜  
於筆端攪擾驅斥爲難今而後擬以純灰三斛細  
滌腸胃日取六經周禮孟子老莊列荀左傳國語

離騷史記熟讀涵泳至六朝及韓柳便須銓擇令其漸漬汪洋遇有操觚氣從意暢神與境合分途策馭默受指揮又言文首尾開闔繁簡竒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掇關鍵金石綺綵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練之金其質言大風三言氣籠宇宙張千古帝王赤幟漢武故詞人秋風一章幾於九歌思李夫人賦長卿下子雲上是耶非耶二三言精絕蕭孟玄成雅頌後不失前規繁而能整李陵三章工出意表意寓法外曹氏父

子猶尚難之子瞻謂乃後人僞作此兒童之見子虛上林朴極富辭極麗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意極高長沙有其意而無其材班張潘有其材而無其筆子雲有其筆而不得其精神太史公帝王紀以已釋尚書者也又多引圖緯子家言其文衍而虛春秋諸世家以已損益諸史者也其文暢而雜儀秦鞅睢諸傳以已損益戰國策者也其文雄而肆劉項紀信越諸傳志所聞也其文宏而壯河渠平準諸書志所見也其文核而詳婉而多風刺客游俠貨殖諸傳發所寄也其文精嚴而工篤磊落



而多感慨曹公莽莽古直悲涼子桓小藻自樂府  
本邑陳思王贈白馬王彪詩全法大雅文王之什  
體故首二章不相承後人不知欲合而爲一阮公  
咏懷遠近之間遇境卽際興窮卽止坐不着論宗  
故佳陸士衡翩翩藻秀頗見才致無柰排弱何安  
仁氣力勝之趣旨不足太冲莽蒼詠史招隱綽有  
兼人之語劉司空答盧中郎五言磊落一時涕淚  
千古陸士衡之來日苦短去日苦長傳休奕之志  
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張季膺之榮異壯俱去賤  
與老相尋曹顏遠之富貴宅人合貧賤親戚離語

若卑淺而實境所就令人不忍多讀淵明托旨冲  
澹造語有極工者乃大人思致來琢之使無痕跡  
耳後人取其形似謂爲自然謬以千里謝靈運天  
質奇麗運思精鑿雖格體創變潘陸其雅縟過之  
掛席拾海月事俚而語雅天鷄弄和風景近而趣  
遙延年五君忽自秀於它作如沈醉似埋照寓辭  
類托諷况已混世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况已  
骯髒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解已任誕屢薦不  
入官一麾乃出守感已濡滯語旣雋永亦易吟諷  
玄暉極工發端撰造精麗風華映人青蓮目無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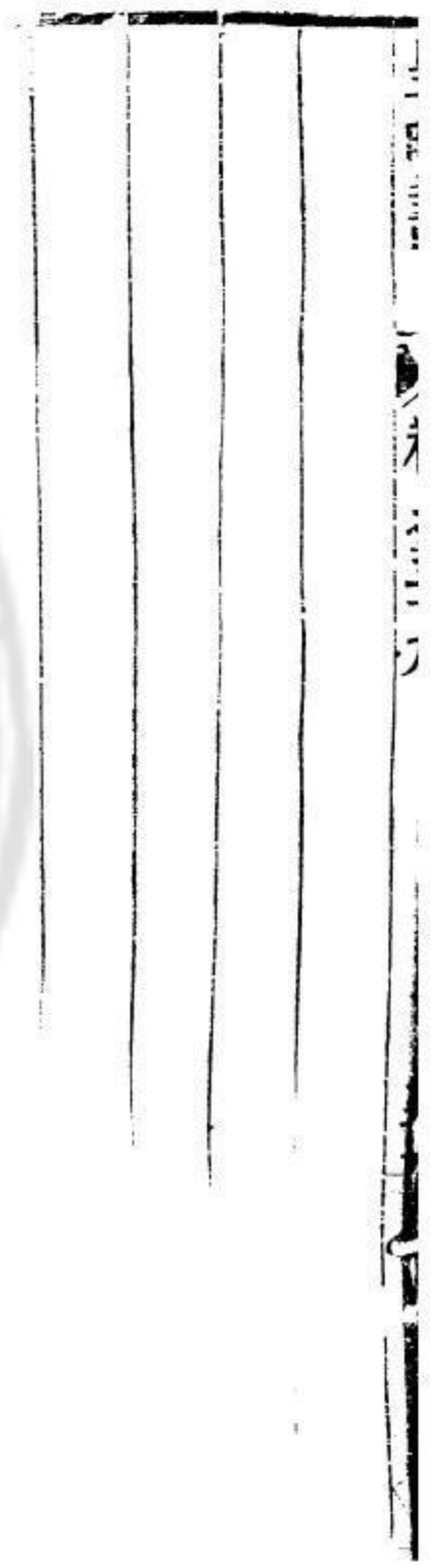
古獨三四稱服形之詞咏其不如靈運者匪直林力小弱靈運語俳而氣古玄暉調俳而氣今唐文皇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差強人意然猶之有意之作餘皆花草點綴可謂遠遜漢武近輸曹公明皇藻艷不過文皇而骨氣勝之語象則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語境則馬色分朝景鷄聲逐曉風語氣則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語致則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雖使燕許草創沈宋潤色亦不過此五言沈宋正敵手始可稱律杜審言華藻整栗小讓沈宋而氣度

高逸神情圓暢自中興之祖陳正字淘洗六朝鉛華托寄大阮而天韻不及開元彩筆無過燕許制冊碑頌春容大章然比六朝明易差勝而淵藻遠却敷文則衍徵事則狹許應制七言宏麗有色而他篇不及李嶠燕岳陽後感慨多工而實際不如始興五言古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竒拔沈雄爲貴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飄揚欲僊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歛欲絕者子美也太白古樂府窈窕真恂悅縱橫變幻極才人之致

然自是太白樂府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  
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沈實有色有  
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深淺竒正開闔各極  
其則吾不能不伏膺少陵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  
子美多穉語累語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  
言律聖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  
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  
爲之可耳不足法也峨眉山月半輪秋此太白佳  
境然二十八字中有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峽渝  
州使後人爲之不勝痕跡益見此老鑪錘之妙高  
岑不易上下岑氣骨不如達夫適上而婉縟過之  
選體時時入古岑尤陟健歌行磊落竒俊高一  
伏取足而已尤爲正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書卷之四十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篤行

義門鄭氏者婺浦江人也其先出唐宰相滎陽之世  
浦江於婺爲山邑俗樸茂多淳質力田作梁貞明  
初縣人何千齡四世同居宋淳熙間鍾氏同居者  
三世至乾道間鄭有曰准者自滎陽遷邑之感德  
鄉居焉淮生照照生綺綺通春秋穀梁學撰合經  
論數萬言事父母孝父以非罪逮論死綺詣吏請  
代事得白母張氏病風孿綺保護如嬰兒每適廁

必抱負就之數薦辟不仕卒賜號冲素處士當處  
士世實始創家規敕子孫無異爨四傳至龍游丞  
德珪青田尉德璋敦睦彌固爲仇家所傾兄弟相  
爭死六傳至文嗣文泰而家益昌益同居者六世  
歷二百四十餘年矣元正大中詔旌門至元中復  
家余忠宣公闕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文嗣卒德  
璋子太和主家政正方端慤嚴而有恩家庭中凜  
如公府子弟有過雖頰白猶加鞭訶遇歲時祭饗  
畢太和坐堂上羣從子姓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  
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序

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嗟慕以爲有三  
代風冠婚喪塋不用浮屠老子稽朱氏家禮行之  
家政日肅比距彥宏七世矣方諸父主家時彥宏  
日侍左右助裁理益能以義亢其族與羣從傾誠  
相周旋畢得其懽心比主家確守成法如執玉捧  
盈孜孜惟或愧前人是懼內外政益治鉅沒從兄  
銘景彛以次當主家以母喪哀痛甚衆弗忍請至  
終喪羣從固請而銘先爲贅僭於蓮塘張氏乃籍  
所得張氏田廬歸于公乃復還已自念居於外者  
久不親家事而從子涓賢能負荷且宗子也遂告

先祠讓之渭亦固辭因虛其席銘受春秋學於鄉先生吳公萊義畢通吳公大愛之與相親如父子然而銘與同門胡仲申翰晝夜相摩切而大肆其力於古學早失父事母黃至孝黃氏嗜鯪魚必徧求以悅其意會有疾倉卒不得魚銘力致之芼以香糝進之疾遂瘳奉諸兄如父進退坐起禮甚恭旣出贅張欲貲產畢屬之銘辭請以畀其族子不可始受其三之一而外舅姑皆銘爲堊埋之他受田者莫如也銘面目嚴毅不妄言笑不妄與人交終日默然而坐或焚香以銷世慮臨事重然諾不

苟取其文辭峻潔莊凝絕似其爲人而從弟都事鉉字彥貞尤賢彥貞幼沉毅端慤屹然如成人雖朋舊一言不敢狎事父母盡孝父疾病妻死不敢哭強色笑以奉湯藥不使聞也父卒哭幾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鬚髮爲盡白至終喪外舅張泌愛憫之勸其更娶彥貞謝曰鉉見後母戕骨肉者多矣忍令兒陷之耶年未四十竟不娶以老主家肅然畏謹正己以蒞物於家範益增演修明之家人翕然遵化一堂之上逾千百指愛無不均不知孰親而孰疎也有家務羣趨並赴雖甚勞不懈不知

其事非已出也義浹仁孚和氣克初過其門者神  
暢心怡而鄙吝之萌銷沮無餘也居家食貨田賦  
各有司者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諸子弟晝  
趨功夜聚坐棣華軒講說古今論理道至更餘始  
休雖貴仕不敢挾以爲驕子孫從化孜孜執親喪  
輒不御酒肉三年雖童幼不識廛市嬉戲事諸婦  
唯事女工守內教不使與家政內外甚嚴僕使通  
命不敢越堂限家畜兩馬一馬出一爲之不食家  
僮有施愛者父死亦能喪其所感如此彥貞方嚴  
尚風義有文辭而於人特恩揭文安公俛斯黃文

獻公潛方以文學重當世皆折行輩與之交一時  
士大夫皆敬憚之卽酌飲聞彥貞屣履未嘗不歛  
容也故人子失官留武林貧不能自存延其家十  
口來浦江衣食之者三十年里中孳獨廢疾者多  
養之終身每風興告饑者填門餉之不厭元季兵  
起州郡騷騷而將吏爭戒士卒毋犯 國朝兵取  
婺州彥貞携家出避兵門啓而去李曹公文忠躬  
爲扁鑄而遣卒守之事稍定遣部領率民兵二千  
逾其家還里居後 天子以神武御海內疾兼并  
之俗株連鋤去之是時詔天下繪疆畛爲圖泄役



者以助敗蔓延諸大家多坐死鉉長子濂當坐第  
洵奮曰兄老矣吾可不代就吏乎遂詣理瘦死獄  
中其後黨禍作犯者無實不實少所平反濂及第  
湜各爭先就吏請爲死獄具濂妻鬻長身玉立屢  
以繇至京師 高皇帝識之至是獄上 上憐之  
曰我知鄭義門無是也人誣之耳召二人至殿前  
勞苦赦之賜湯沐飲食已問治家所以長久之道  
濂對曰守祖宗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 上大稱  
善手黎果賜之濂拜賜以手擊至額出殿門終不  
食懷之歸畢剖分其家人 上遣人調知之歎曰

真家法也欲官之濂辭老不任力乃擢邊福建布政  
司叅政吏部奏員缺特設叅議官處之而盡以所  
徵償寄借金歸其家當是時浙東西鉅室故家多  
以罪破壞而鄭門獨完人以爲孝義之報云自是  
上生辰濂輒捧香詣闕下拜祝萬壽 上每召見嘉  
勞已 上患俗習澆僞益尊顯鄭義門以風天下  
詔拔其子翁年三十以上者畢赴闕召見擢用其儀  
狀端正識明敏可用者官之而濟爲春坊左庶子  
已選才間右沂爲禮部尚書榦爲監察御史濂自  
成童至耄老言信行謹事長撫孤待昆弟接朋友

一以誠貌和而氣淳主家政有十七年望之熙熙  
卽之怡怡又與之處躁者恬而詐妄者中自愧也  
湜竒警有長才貌魁偉初授官 上命舉所知以  
同郡王應等五人對詔皆授叅議皆能其官湜任  
官負氣有爲輯軍伍決疑獄所創條教皆可爲後  
法洎事宋太史公濂通經學尤精宋氏詩言慤而  
信行和而謹議論根據仁義而循家法一以勤篤  
恭慎爲主本旣獄死鄉人識不識皆爲之流涕私  
謚爲貞義處士當是時浦江孝義門鄭氏以家法  
聞天下而吳文貞公萊宋太史公濂相繼爲其家

塾子弟師故賢子弟最多曰濤仲舒曰源仲本曰  
渭仲陽曰淵仲涵皆以行義聞源剛介有立志好  
施與濤温恭有學造元季以文學有時名人經筵  
爲檢討官危學士素稱南冠而北仕者德行當推  
濤爲第一皆與宋學士濂爲金石交渭總家政勤  
綜理有更繇戴星往來者三十年與人語懇款無  
纖僞鄉人信服縣大夫問政悉利害告之方岳大  
臣連辟召不就增田爲祠祭具戒勿質鬻祭之日  
虔慎儼翼栗然若祖考之臨也 國初定賦郡田  
一斛增其半方白於當道而蠲之有姻家折產以

東爨反覆開告之不以親踈爲厚薄人服其均族  
有早孤者收鞠之有盜伐林木者僮禦之復爲盜  
歐僮妻急往省墮塹死禁僮勿訟給樁積瘞之而  
淵尤賢其內行甚修母病經年淵保抱扶持終日  
不離側夕顙天請代忽醫患惡疽不能坐跪鍊藥  
餌以進膝爲之胝母病革思食西域瓜旣食而卒  
淵終身不忍食瓜居父喪絕復蘇者數四杖而後  
能起服雖闕遇忌日哭奠如初喪元季諸暨盜作  
羣從子弟避東陽遇盜貨盡沒淵在金華聞之泣  
盡持所服衣裳徃分之身迺寒不恤也從弟禮與

妻早夭遺三女淵鞠育長教選名胄資嫁之家族  
屬衆卽有疾不擇踈戚夜三四起視有死喪匍匐  
身任從宋太史學好讀書爲古文辭已究心濂洛  
關閩之學事太史公如父終其身其篤至類如此  
蘄春王烈家燬於紅巾與其族五十人流寓浙右  
處士館之數月而後去同縣詞人貧不能養母淵  
聞之慨然曰悲夫吾欲養得耶厚周之諸解衣推  
食建渡濟物者甚衆淵爲人癯然不勝衣而矩度  
峻整神采卓然於倫品則騷然如春氣流浹不知泰  
和之襲人也元季有薦爲書院山長者不就 國

初求賢詔下郡縣駱驛致請以耳噴辭不赴卒宋  
太史私諡爲貞孝處士而銘其墓子楷文有行宋  
太史公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異體同心臻於大  
康此謂淳熙三代之英世遷俗殊道德淪喪紛臂  
借糧秦法之涼肝膈閉藏愾我寤歎涕泗沾裳彼  
美鄭門上承奕葉內教外政規重矩疊日率其常  
耿光燁燁有子將將有婦洋洋無問戚疏萃于一  
堂孰爲尊卑孰爲父兄至齷丕冒奚有畛封倘涉  
其庭煦如春陽仙華邛邛浦水陽陽緬懷德門何  
日而忘

天台顧氏其先金華人也後徙台相傳以爲梁顧歡  
之後歡梁之隱君子也然世遠莫詳宋南有知言  
通黃帝內經人有疾治藥起之無難色歲大疫日  
夜囊善劑巡里而與之鄉人戴德焉生子曰商卿  
周卿商卿故篤行後以薦爲郡學官以明經講授  
出其門者出言制行皆鞠躬君子也鄉閭質平周  
卿舉進士爲奉國軍僉判娶貴族施氏女裝甚設  
周卿夜讀勅而假寐施戲泚筆塗其面覺而怒旦  
卽出之再娶楊無子會商卿卒子幼抱育之乳爲  
有湏商卿有孫曰玉文宋季亂父申爲盜得抱父

頸求代被創不誅而免議婚應氏已納采而女墮折其脛或曰盍已諸曰婚有盟何可背也彼體雖虧行自若庸何傷乎竟娶之而應後盡婦道爲宗人女師玉文子鎔少穎稱神吳丞相堅以女妻之大母葉與其母應皆春秋高鎔事之甚順兄鎬早世撫其孤甚恩念族屬衆益闕䟽正月吉與日長至大合族行聚拜禮以親之近者旬月輒爲會飲酒哦詩情文藹如也疾必視喪必弔暮必祇謁先祠次寒暑不間家畜二猫偕孕一旣產出爲人所繫未產者徃乳之及歸同棲而抱子人以爲和氣

之應鄉井孚化有赴愬不之公府之其廬里有陽歸堰溉田萬頃當農功作必繕築以利民里造版籍履畝而覈具書之鎔性端恪子姓有不善面質責不恕而律身尤嚴日暮輒篝燈書日所爲于籍不可書者不爲也年九十二而卒蓋是時天台多賢儒陳茂卿吳清之吳直温鄭景温之倫與聞洛閩之學故人修士君子之行如此

楊胤字嗣慶吉安人楊忠襄公裔孫也胤承家世儒又知自力故學有根抵文深弘重密詩渾雅真率行端謹清重類其爲人洪武中宋太史濂陶叅政

中立朱尚書夢炎交贊之以爲有退之子美遺聲  
勛貴爭迎致爲賓師吉安侯子陸贄以 高皇帝  
駙馬從受學入朝舉止不凡 上喜問誰教者曰  
吉安人楊胤也 上喜爲召見賜食久之贊以褻  
衣冠見胤大息曰是其心易我不可以及處此矣  
卽引去是時朝廷以不次用儒生儒生朝羨慕而  
夕台鼎者比比有司連以孝廉文學善楷書舉皆  
不赴以纂修起不就取足壟畝不謀他生理襟抱  
灑然胤簡嚴有雅度於古聖賢言行心慕而身行  
之於人無游言諂態教學者先操履而後文藝誦

論語鄉黨篇太息曰吾教自有養生術安事偃仰  
吐納爲哉節飲食時動息忿慾是務戒故神守寧  
固隆寒盛暑無事爐扇比老髮漆黑而視聽精完  
其事親孝與人交久而彌篤與其時有權力不知  
者坐終日無片言偶知己論古今竟夕不倦也士  
有雄視一世者見之氣失汗下部使者而下徃徃  
禮於其廬劉忠愍球稱其學探道原文範後世去  
就出處之際卓然陶潛徐穉之風云

王沂字子與江西泰和人也 國初與弟子啓皆以  
正學篤行高風節標表江右洪武二年子啓以明

經薦官監察御史明年子與以學行薦爲說書既  
至上書論事授福建鹽運副使已兄弟俱反初服  
恭愛隆治居必一堂出必鴈行身長玉立巍冠褒  
衣襜如也人望之如神見之無不肅然起敬者至  
接人色莊氣溫雍容都雅語簡理盡又無不樂就  
焉子與幼讀孟子卽辨於義利稍長從師受周易  
業精自六經至濂洛關閩書靡不竟究旁通百氏  
於天人之微聖賢之蘊古今治亂成敗之道蓄富  
精察言之明而履之確也隱居教授辟舉皆不就  
而從學者愈衆隨材而篤傾竭底裏故徃徃有成

秉剛守毅葆醇而蹈道孝友篤至歲時莖祭循古  
禮燕處深巖未嘗啓口及人過失而軌範自然不  
繩削而合也不以夷險易其操不以貴賤二其節  
學者稱爲竹亭先生安成劉雲章稱其淵乎玄酒  
之在尊凜乎太阿之未出匣潛乎其清而挹之弗  
竭薰乎其和而卽之弗可狎也使及於孔門則風  
雩之詠歸端章甫之禮樂固將進退綽然而特視  
所合何如耳宋學士濂稱其履塗轍之正抱貞和之  
素融融乎森森乎不可企也其爲文根抵諸經濡  
涵百氏有益乎倫理不爽乎物則類其爲人云

黃潤玉字孟清浙江鄞縣人也生五歲侍母病夜不  
就寢家人異其知孝六歲就塾師坐立屹然不與  
羣兒狎書過目成誦塾師竒之十歲行道上見遺  
金不拾十三詔徙江南殷實戶實北京父當行潤  
玉傷父老行萬里輒涕泣求代官少之對曰父去  
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少長不庸愈於老乎卒行抵  
北京受廛都城外十里所沙漠寒沍無人居與同  
役築室成比閭傾貲給徭賦墾圃種蔬以爲活人  
不堪其劬而泰然安之稍隙輒肆力於學以心爲  
嚴師以聖賢爲矩矱擇然後言確不可易焉揆然

後動端無所苟焉都城有富翁獨與一女居招與  
同賈辭或問何也曰瓜田不納履耳於是里中子  
多從之學爲文理致淵永舉鄉薦授學官用薦拜  
監察御史出按湖廣斥藩臬郡縣之不職者百十  
人以楊文貞薦爲廣西僉事提學屏澆薄獎俊賢  
士風丕變改湖廣按察使時巡撫都御史李實張  
甚藩臬皆折節下之潤玉無加禮而連黜貪墨屬  
二人皆實鄉戚也實大恚劾之謫知和州含山縣  
惠利有恩已請老去潤玉之學以聖賢爲一鵠以  
知行爲兩輪其言曰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



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此其所以學而道也自少迄耄老不懈性剛介寡交所稱許四方士若李文毅公時勉薛文清公瑄不過數人而鄉邦尤鮮與人言惟理道文辭一語未嘗及世故益篤行之儒云

吳暉字景端世開化人也通書易春秋以鄉舉入太學與蘭谿章懋安福劉戩四明楊守卮交責善輔仁多所裨益旣而諸子皆舉進士位大僚而暉久不調太息曰親老矣尚有擇祿爲耶就江浦教諭迎其父就養教人講學爲文而以敦本力踐爲先

務學東有隙沮洳鑿池種蓮亭其中曰求樂與莊行人景日淪浹灑然於吟風弄月之趣相樂也提學御史及按史賢者並以爲有道賓禮之久之乞終養歸朝夕養志不違燕適諸可以娛親心者靡不致焉執親喪一於禮老猶毀頓與弟暉怡怡友愛始終無間言追復遠祖祠田歲時祭掃胥宴集胥訓告以合族鄉閭質平獄訟衰息焉暉學專爲已不溺於記誦辭章之習自江浦歸家食餘二十年郡邑子弟及四方來學者屢常滿暉書大極西銘示爲學本原及舉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

爲窮理之要又謂學者曰學欲有用須養氣氣克  
卽天下事無不可辦者人士卽所居稱文山先生  
御史余廉主事林沂潘府皆薦其才行可大用格  
不報楊文恪爲吏部欲用爲提學不果寢疾度不  
興謂其人曰消息存亡之理吾見之審矣卽死何  
憾索筆書遺命數條命子孫以耕讀爲本業忠孝  
爲大閑喪葬毋徇俗爲禮旣革遷正寢而終

許繼字士修台州臨海人質高朗自兒時屹有成人  
之志以古賢括自勉善賦詩高者逼魏晉言暢而  
旨深一時名流咸歎賞而士修不自足也玩心天

人窮賸探微將大究六經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  
致用言必規乎正動必由乎禮趨舍進退咸則乎  
古之君子而一無所苟也其精思力學以求道德  
性命之蘊汲汲若或失之有得乎心沛然以樂不  
以貧賤患難惑其志與天台方孝孺友善相切磋  
不怠繼甫壯而病病三年而孝孺每見之未嘗不  
覺其獨進也比死神志不亂洞然於晝夜死生云  
李宗棻字敬甫吉安安福人家武功山中好古而苦  
學童子時與羣兒戲父怒之取紙一幅畫爲百空  
格跪之祠下責之曰汝卽不願學遣汝農願則書

百願字宗栻乃蒲伏握筆作九十九願字而署其尾曰學未就不敢盡書遂自勵於學題讀書處曰單鎗疋馬做去無靠他人烈火紅爐煉成方爲已物益治心之語也入縣庠歎息曰先王設庠序以明倫復性豈徒爲科舉發迹卽思近裏着已以求放心爲宗扁其室曰寤室深潛奧伏自容止食息倫理必以古聖賢爲則而尤篤於孝其事親動循古禮服勤浣濯必勞力不敢委諸人日有錄自省攷其心之隱微所至與所未至也取思義怒思懲而兢兢於慎獨曰求放心自謹獨始大都學康齋

學而於文公格物九條所謂察之念慮攷之事爲者爲多張都御史鰲山少受學云然惜早天三十二而卒劉御史陽曰寤室在往昔獨學無友乃志勤而行篤不空言显時彬彬然可語樂羣論說要眇度越先輩矣然語篤行不欺求之顧難也予悲之嗟乎人不競年耆耄者不少矣譬如爲山顧中路摧之靳焉使人有茫茫之嗟悲夫

何垕字朝舉建昌新城人曾祖澄起家訓導洪熙初以禮科給事中直弘文閣致仕歸有賢行垕遺腹子母夫人鍾愛不欲勞以學顧夜藏燈苦自力於

學然不專科舉業涵養力行以聖賢爲必可致會  
里中賢士邵康從羅修撰倫游有省歸與屋等五  
六人日夜自淬於慎獨克己之學至終夜不就枕  
窮年不出山蓋專苦如是家故裕仲兄豪主家政  
而家落有勸分者拒不荅兄所責逋括所有代之  
償無愠色於是貧至無室以居至懸罄晏如也毋  
喪苦塊晝夜哭不絕言動葬祭一於禮哀毀幾不  
能生一日病且劇所親持肉羹半盂往食之曰助  
滋味無滅性輒哽咽不能食竟却去子疾甚同醫  
入室診撫膺曰死矣亦未嘗一日離苦次出殯時

霜重冰膠徒跣行十餘里至足破血流不自知廬  
墓側三年無識不識無不噓唏歎悼曰孝子孝子  
也嚴義利之辨毫介不取官戶曹司泉貨出納精  
嚴不滑於利誘 正德間途瑾聞屋有古琴一張  
諷欲得之屋曰琴非所惜惜毀吾行耳竟不與出  
知程菑有反火屏虎之異歸授徒著書忘寢食不  
厭尤邃於易多所自得後進生從質經疑義不  
遽應從容玩諷竟日乃扣兩端以告問者心厭而  
反平生無虛言飾行第進士仕三十年蕭然四壁  
無贖鍰之金纔沒子孫貧不能自存或贈之詩曰

二千石祿位非小三十年官家尚貧人傳誦以爲實錄云

王太史材曰蘭皋悃悃自守不能苟悅時輩蓋所謂伏忠信而任風波者家落於兄撫兄之子若子卒之日兄子羸於已子推此可以觀其行矣平生尊易筮每揲筮無不應豈其心誠靜與神物通故歟

伍雲字光宇廣州新會人少軒整與人語惟其所欲語輒語與人交善好之如已所欲爲必以強人爲之垂四十與白沙先生陳公甫交大悅之惟其言

之爲信於是痛自覺察改革素習嘗激昂厲聲語曰雲不自樹立爲人不如死曉夕約已以進無憚劬焉南山南有大江以意爲釣艇置琴一張諸供具其中題曰光風艇遇良夜皓魄當空水天一色乘艇獨釣若設茗招陳先生共啜悠然坐艇尾賦詩傲倪八極先生扣舷和歌不知天壤之大也於所居北巖爲巖亭不盈文中閨寂視之窈如也以多疾杜門息交焚香坐亭中徃徃竟日別於白沙築草屋三間曰尋樂與巖亭徃來居之蓋將詣極乎其深不至不止也雲篤孝於事死尤嚴謂禮之

興廢在人後世無以爲籩豆之費則不肖者有以藉口乃割田若干畝以供祀權以所居宅爲祠有祠事必誠必敬月朔望必參參必夙興端拱立祠下俟尊幼咸集無或敢不虔者已乃大營材爲祠未就卒

李中字子庸吉安吉水人少受業於里老儒楊珠珠敦謹尚行其學自傳註遡濂洛而上能窮理道不苟慕榮勢老而瞽無子貧授經爲活未嘗見戚容出其門以解釋考據名家然自謂所學不在是也晚得中與語悅之曰吾學本之明道明道其醇

也吾未嘗以語人聖人與人何異爲之而已夫財利人之所至欲也動意於此不可以語道吾嘗有言金用火試人用財試世未有沒於財而強於義者子勉之矣於是中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遇大雪食盡室無煙火讀書不輟忘其饑寒之在身也爲景陵諸生月廩矣則以散鄉之窶人鄉人敬憚之正德中舉進士吏部舉試臺諫不往授刑曹郎上疏言今大權未收儲位未定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

財日殫軍政日弊天變於上地變於下此道之不明不行而 陛下之心感於異端故也他指斥尤多飽食藁坐以待命謫通衢驛丞聞者歎息曰子庸辭言官不就乃顧以言去耶擢按察僉事守道不阿忤都御史意爲所劾朝論理之晉副使提廣西學本身設教不事言辭擇諸生處五經書院晨暮勸講人士嚮之累官廣東右布政使忤撫院又見劾朝論理之謫叅政四川至數月乞休去人問之曰士君子行止自有家法所謂家法吾心天理是也進退遲速皆天理流行參以毫髮意氣不免

過高之病皆私也進僉都御史撫山東政務存大體責成有司陞副都御史督漕卒於官中氣貌端重危坐終日不傾倚步趨如有循望之儼然不可犯而意態安適言有可采雖田夫孺子得曲盡其意意所不存王公大人不阿也與人言注目傾聽聽言析理無億途比昵之態世事曾不經意至當事決疑衆人偷靡於利害得失噤不敢發者灑然脫卸若江河東下而不可回也仕至大官而俸給不足供朝夕居憂時留門人食貸米以饜芥浴器爲薪會日暮竟不及飯而別中旣早聞學以何思

何慮爲操準又更困頓停蓄操習故懲創履道必極於茂實其主張斯道以求仁爲主本閑邪爲入手以直任天命流行無事安排而心中洞然四無畔岸爲實際處謗不辨見忤不拂門人羅修撰洪先以爲間世一遇未足喻其難焉

趙遠字子重東平人成童文驚其師師避去力學苦勵舉鄉試講易於蔡祭酒清蔡治朱氏易有精詣得遠大說之盡出所明於是蔡易北行東平矣丙辰以母病不就試母強之行試畢夜遄發而歸母卒持喪毀瘁執禮州太守每過服舍問之見遠哀

頓輒大息而還後試禮部不利棄去不復就林居二十年探造化生歛之蹟驗倫紀貫綜之實核古今迂合之變考藝文興衰之故克然自得發爲文蔚如也遠博覽多通尤好濂洛性理家言在本朝獨好薛氏錄曰三日不讀心過滋矣州太守聘修州志黜仙釋崇義烈他無徵實者不錄或橐金帛有請太息曰吾容有邪德耶此物奚宜至哉少議論踔厲好面折人過晚更和粹不以已長格人所交皆一世士與少傅藁城石公瑤最厚善石當國不通問崔子曰山東古聖人鄉士蹈道而遺聲利



固性成者哉

徐聰字文傳郟城人篤學清修自少以孝廉聞母嘗病思櫻桃非時無從得聰泣禱徬徨林薄中行求之乃竟得櫻桃歸母食之愈於是人頌稱徐孝子矣以貢爲醴泉縣學訓導訓其徒先行後文制外葆內端習程規兀兀不少倦士習勃然動已翕而從也於是與講肄唐虞周孔之業攝乾州學乾人士亦孚嚮之於是醴泉饑錢叅政出帑金千檄訓導行賑或問錢何捨縣而任學也錢曰人也孝而廉孝則不忍人廉則不愛金時饑婦有剥齒食者

縣捕欲法之訓導見之泣曰不能使之不饑而能使之不齒乎夫剥齒以救死也而殺之是不忍於齒而忍於殺也不可於是婦得免無何免官猶聚徒灑上說先王不以老病廢怠云李慶陽曰予往來奉天之墟時訓導罷矣乃士人猶往往能道訓導事南度灑灑上人至今稱恭儉鯁直篤行耽學必首訓導稱灑亭先生約之身摘之文鈎贖而探微先民哉

張鵬程睢陽東陵里人也以易教授於鄉諸生中有器業安貧者輒周之令學雲鵬治經不臆入不奇

探曰先儒有訓其索賸而辨悉矣心齷氣逸故無從入又柰何乎背之其教人曰寡慾以養身守身以能官是操領也夫塵颺而水則濁繩直而木乃度故欲熾者心亡已枉者行乖崔學士銑曰先生知學哉先生不得進士知三縣又不遇而退老於東陵學貴悅心不憚曲遇政貴定民不徼赫奕仕貴獲已不嗜厚成詩曰豈弟君子於先生見之矣濟南生蔡天祐感雲鵬教思礪行以酬知靳學士表其墓如此

馬貴字尚賓三原人馬尚書理父也祖仕祿當元季時知將亂命諸子析居以圖存子彥貞遷三原之王村居焉無何亂果作避淳化山中而免于仲良愛人好施遇橫途謹避不與校其母兄歎之曰吾弟所謂伏樹葉下恐頭破者也與異里王氏子遊王服其信義來託隣就饜焉其廬舍有野鴿千百托止之異臨終遺訓篤親睦隣爲諄諄貴其子也先生穎悟過人長嗜學杜太守棠幼同學講習常至通宵博通百家尤精著凡就以決疑者必語以天人相勝吉凶未定之理占或本凶能如是則吉占本吉或如彼反凶所占多奇中人益敬信因而

改行遷舍者甚衆祖母徐誨之曰吾聞諸先生云道在中庸一書盍致精乎於是貴與師處士敏研精於爲已謹獨之學日夕相切磋所居中路有橋往來相送恒至橋而別鄉人因名其橋曰分襟嘗月夕僉坐橋上有徵論忘其久有過者問之始知爲將曙也蓋篤學如此久之渙然於中庸之理遠近學者就請質往往得所未聞太息曰靖川先生說中庸如百骸被刺痛皆切心何其熟也父疾刲股和羹以進疾良愈與杜太守師處士居喪皆廬墓蓋毀時以三孝稱之將終沐浴端坐更衣而逝

張汴字汝懷鄞人都御史時微之父也生而溫恭顯慤不習狎長循矩矱片言跬步罔有愆忒其爲善如饑渴之嗜食飲其不爲不善如揮鋒去棘惟懼其及之也其言曰天遠乎哉夫食息動靜與偕而不可遺者天也一念少差卽陷大僂奚必震雷奚俟禍災之及嘻可畏也孝友天至父母有疾卽憂形於色中夜聞咳唾雖盛寒必攝衣往省比卒躬舂築以塋傷仲氏蕩弗立官府役歛歲時賓祭咸獨力支之諸從子以窘棘出徒則涕泣不食者終日族黨無少長貴賤一接以禮每廣坐謹譁四起獨

歛色正容屹不動而譁者爲衰止也人質平者卽弗直無諂折俟其辭盡徐以婉言譬風之咸唯唯而解聚族人子弟而教肄之俾各知義方臨財必損已以裕人魚鹽細碎稍弗當其直爲終日不懌嘗行市得遺金徧迹其人還之僅以金易絹謬益其一命止舟待竟歸之始食貧息濟弗息人以爲難臧獲有過不譴責惟諭誨使改節情事身以勤率之或宴起則沓沓行戶外咸驚曰是家主履聲也乃起盥不欲傷人意類如此若展省先壙勤葺治禁芻牧增祀田培益塚大宗人賴之教諸子自

懷抱能言輒教以說詩學禮少怠必撻楚曰心易放如逸焉不可控也子入官每遺書諄諄以無犯官箴侈服食爲戒晚膺封誥而茹服菲敝不渝平生足迹不涉有司與鄉族耆老月爲會道古往陳鑒戒爲樂勤小物劬劬終日至白首不衰子泣諫止之曰天有常運日月有常明造化然且不息况於人乎令素飽終身爲天地間靈物歿不救矣疾葦子婦請醫禱弗許曰大命也強求活之逆天恬泰而逝族子文定公邦奇稱其恪畏天人祗修不懈忠信貫金石淑心純行刑家邦而範來裔益幼

習見焉而心佩法之

萬吉字克修宜與人方嚴剛毅始爲士以爲爲學非有廉隅墻壁不能自樹因頽靡者衆也於是斂束筋骨自禮義廉恥大界限以至拱揖進趨冠履食飲之節畫地而蹈終始相較不失毫髮善戲之謹露齒之笑未嘗一出於口撥衣蹶足箕踞跛倚之過未嘗一動其容事父母視寢視膳視藥恪有儀節深心欵然父母病不解帶自始病竟病愈以爲常父暴病一夕卒每痛不及藥哭輒隕絕病疴然骨立或往解慰之聞哭泣聲亦酸楚至不忍出解

慰語年五十餘遭母喪哀毀不衰於父喪與弟善以友愛聞邑中共被寢至老身長子未嘗異錢帛善亦謹厚有兄風庶弟哲生不及父卯翼之所以成教諸子寬而有法先志行而後文藝閨門化之未嘗聞諄語嘻嘻之聲諸子弟烝烝雅飭無佻達宕佚華矜之習對人面目清冷少寒溫語然又與之處真意溢於外有邊幅而內無城府至其處宗族姻戚間恩意篤深卽婉變多兒女情者莫及也長姊年十九而發抱三歲兒依吉居吉敬而矜之米鹽絲絮薪鹽不待需而給如是者三十載爲請

于有司而旌焉其自奉泊然衣未嘗間精惡室無  
勝妾館無圖書古器伎藝之翫居家手不識握筭  
訂帳之具然獨喜施舍至歛歲家人節口而食以  
有施也族人有緩急既自整其貲與力而尤醜其  
闔族之貲與力以濟之三族中待飽饑衣凍婚子  
嫁女者若干人吉既以繩檢自律亦以之律人人  
有舍雖在后輩必稱嘆推引以爲賢於己人有過  
雖同輩必面折或動色不少避義有遺雖田夫野  
人女子之言皆爲之屈服及引義爭是非雖達官  
勢人鯁鯁反復伸已說不媿媿也自少爲縣諸生

遇時節於朝賀儀及春秋祀文廟諸生濯世具故  
事而吉獨齋沐將事鞠躬屏氣如面君師嘗遇大  
臨諸儒生或言笑自若吉獨匍伏哀哭若私喪然  
一將以誠意是以諸儒生不敢見謂爲迂濶而因  
以竦然動也學誠行尊爲儒生宗嚮訓導桐廬款  
款訓諭相勵以古道不降辭色教諸子曰願若輩  
爲好人不願爲好官孜孜好善益老而益篤學者  
稱之曰古齋先生在桐廬時提學張公岳署上考  
曰文足以範士行足以勵俗爲得其實吉性剛毅  
晚更和易易親其行已類狷而志廣強於好善至

老益篤與唐春坊順之周教授衝相切劘於學不衰子士安吏部員外郎士和禮尚書

盛寅 人嘗夜夢有寄椒于家者急欲椒私發用之寤而深自訟曰此素日義利心不明以致此迄不能寢坐以待旦

胡大器字儒道徽州休寧人也爲人循循恂朴已請學於高陵呂先生仲木安成鄒先生謙之確修實踐呂先生爲北祭酒從之北入大學爲諸生呂先生遷少宗伯之南都則改業南雍從之南呂先生每稱其志學堅苦可與共患難也已先生歸高陵

又往省高陵會先生病卒親藥視含歛如喪父然始大器以父事呂先生至是數千里外獲侍疾侍喪竟成其心關中士友咸嗟歎稱之大器敦行孝弟訥平言而炯乎心事父母盡孝有疾旦夕不離側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居喪哀毀祭塋一循古禮不用浮屠言伯仲商蕪湖先後卒大器始聞疾則亟馳侍藥比卒歛必親扶襯歸哀疚慘切動行人視諸子如子族有堂堂中祀釋氏倡修之扁曰禮祀堂以祀祖撤釋像歸之僧建著存樓作宗譜別創書室奉呂先生像而時祀之忌日哀感如所

生又率鄉士友刻先生遺文以傳與同門生引道  
執義切磋勤厚交久而彌篤友人程爵死南都大  
器歸自高陵走哭之爵遺子幼與初議婚者乃背  
盟大器嗟歎久之曰柰何乎於朋友以死生二心  
乎告其柩許字以已女選銓曹或諷爲先容大器  
曰崇卑有命吾聽之授南金吾衛經歷卒同門悲惋  
王祭酒材志其墓推先其篤行云

崔學士銑之教渠南也則有鄉寧王生培齡武安韓  
生永齡輝邑牛生世昌賢皆天死培齡父爲相州  
倅從至相事學士受尚書出惡衣而徒人不知爲

郡倅子也崔有酒會匪不與清言妙悟莠言絕於  
口卽他友侵譖一笑而受之韓牛從學士受春秋  
韓好古樂學曰經非文也聖可思也日思企聖賢  
之武牛生孝友與人交先諭知所志而後與之言  
容修於閨闈行慎諸布武其歿也崔子深痛惜之  
作三生誄牛死妻從死父母慟而相繼死

約論曰今世俗靡敝亟矣高者玄悟徑詣薄行檢  
抑譬諸鏤冰然非久而亡之彼先行後言慥慥恂  
恂者先民哉先民哉嗚呼根心者微本性者粹踐  
跡者質彼飭行者績壁者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書卷之四十一

孝行

明興 高皇帝重教化務民於孝慈順弟之行著令  
旨府州縣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所  
司正官舉明監察御史按察司體覈上聞旌門間  
際其家繇 列聖申飭不啻守爲成法正統中下  
詔言國家所爲褒表節義順孝所以勸勵風俗導  
民先路也近有司玩爲故常富者曲爲保勘貧者  
終不上達民何以勸焉今後無論貧富巡按御史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卽與侃勸奏旌稽留者罪之成化中詔民以孝義獲旌表者年六十卽賜冠帶服節婦照八十以上例賜帛米肉而諸以割肝剖股卧水至傷生者爲不孝母得旌諸所爲與善防微之意篤矣

洪武初有王中者母沒廬墓所哀毀致瑞泉之應有孝矣者力貧養母冬必溫衾席母病疽吮而愈母病帶下取糞嘗驗易劇母卒廬墓三年有周炳者事母焦至孝母病篤禱天求代而愈後復病思食瘠肉求不得忽一獐入其家得以供復愈有趙讓者母沒廬於墓虎猝至讓不怛虎莫之敢傷又盜

六人夜入廬見其哀苦遺之鈔而去與侯昱李文選顧仲禮俱得旌是時有給事中魏敏者在吏科以母病謁告歸省未至而母卒敏卽走墓所哀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廬墓者三年國子生張翼者父母卒皆廬墓三年慈烏數百旦暮悲鳴墓樹亦年釣州人張宗魯少失明長遭元亂負母路逃妻掖之以行歲饑賣卜以養妻採野蔬佐之天下定奉母還竭力爲供母卒仍求其前母三人遺骸合葬之父墓命表門

洪武初山東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

肉食之不愈乃禱於岳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服三年今百姓無故賊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以懲傷壞風化逮伯兒杖一百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天下禮部議曰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樂疾則託之良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告神斯又懇切之至此爲人子所當爲也卧冰割股前古所無後世亦止間見至若割股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卧冰或至凍死

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爲不孝之大者原其所自愚昧之徒務其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藥醫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卧冰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正德中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割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割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也何孝足云乎况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倣

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李都尉貞盱始人岐陽王文忠父也尚皇姑長公主  
貞性孝友母大夫人嚴忤其意輒叱責嘗侍食母  
怒投食器於地貞跪徐拾之恭敬愈至父既沒有  
弟四人求分財異居貞泣曰父沒而母存苟分異  
老母得無不可乎先人諸所有田廬亦沒後隨所  
欲取之吾不取也諸弟皆媿服

姚孝子玘淞金澤人也八歲好讀書貧弗自給從里  
中大姓林氏塾師所就讀之業成元季亂玘奉母  
陳避於野遇河不得渡母泣曰吾聞古貞烈以辱

身爲死兵至吾言不受辱不如死也遂自沉玘急  
挽不及與俱溺頃之負母出而母子復生數遇盜  
中流天倅死伏屍間得脫去奉母過湖已又爲淮  
兵所得疑從苗中來縛送泖上軍辨得白將署爲  
部吏朝夕思母不置泣以告許之得以小舟載母  
遁母病思魚食暮夜無所得有烏猿致白魚盈尺  
以爲供後兵息湘臺聞而辟之以親老辭不就人  
益高其節云

鮑孝子興者山東鄒平人故業儒讀書問學元至正  
間隨父宦浙中值兵變避吳淞益困乃棄業積居

展貨以爲養母王病竭資致醫藥母喪守廬墓三年形改骨立人不堪其難服闋復轉貨以養父慮其父缺侍置大樓船載父俱行游江湖間諸服御物畢具取玄真子漁青樵青以自號曰漁樵主者云

毛聚德玄者萊州掖縣人也幼事繼母秦盡孝寇至衆驚走秦老不良于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寧不畏死耶何不避也聚泣曰母老安敢自求活乎寇不忍犯避地崑崙山會父病疫夜渴求酒飲山深多狼虎弗可行聚徒跣走出山乞酒還飲

父父飲之而愈與兄弟分財恣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塋將及壙或訛言盜至人懼欲奔匿聚曰兄柩在忍棄之乎卒掩壙而還再從母殯城隅遭世亂人取其博殆盡聚買地塋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聚出資嫁之塋族中不克塋者十餘喪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隣里貸不償者焚其券有過宿者旦遺錢數百緡而去聚追還之隣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曰安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孫紘縉皆以道學名

吳宗元字長卿紹興山陰人其上世有諱翥者以學  
行聞門人私謚爲文簡先生後遷爲諸暨人宗元  
孕十有四月而生幼發智屹如成人蚤失父事母  
甚恭夢白衣人謂曰汝壽止此今以汝子孝特延  
一紀疾果瘳宣慰使辟用之大息曰母耄年得力  
田爲養不啻足矣力謝免歷十二年母以高壽終  
宗元號慟幾絕服除久每語及輒嗚咽流涕如新  
喪已念父母沒唯教子孫毋析居乃可以繼先志詣  
浦陽鄭義門謁焉得其家範數千言以歸如獲寶  
璐力遵行之庭無間言和氣所感家有犬病足子

啣食哺之宗元益堅志自力製家教一篇訓勸勤  
切洪纖無不及而惠利隣族之事居多宗元性恬  
冲於物無忤貌淵澄山聳出言不繁而咸中肯綮  
其與人熙然如春頗嗜音樂自造短簫長可六七  
寸遇風日清美輒箕踞坐吹之聲振林木晚歲視  
聽行步如少壯歲時坐中堂子康髮盡白帥孫曾  
鴈鷺行以進次第舉觴爲壽宗元頽如也及卒碁  
功總麻且千指就位而祭州里更相吊十數里哭  
聲嗚嗚不絕云

朱環者婺義烏人也赤子時無兒啼聲仲父桂無子

養爲子已桂生子璧及宗周頗疎外環環事之彌  
謹服勞事不知有寒暑也時境內多盜白晝出道  
上欲人財桂有金數百兩與璧謀瘞窖中璧夜發  
之去復誣環桂怒褫環襦袴立之大雪中一日夜  
環涕泣謝過終無一語辨其冤桂雷使日甚環五  
六年間瀕死者數矣恒順受無怨言桂死遇璧益  
厚璧子慶多暴遇死獄環竭力營救卒免之環有  
子曰元女曰壽元末縉雲盜置砦峽源山將劫環  
奉之爲謀帥環莫之知也元聞遽歸走白父當速  
避環老憚奔走又以謂亡是事不聽滄泣請又不

聽罵之元度令賊縛翁去誰爲白翁非反盜者必  
殺盜庶有明也伏垣下賊偵騎至立殺之以血手  
入示父負之去未幾台賊獲環亡奴在焉吏引環  
逮之獄時所司方患盜凡盜獄所連逮多論死會  
元病不能起獨視妹而泣妹壽奮自前走法曹椽  
泣祈哀竟脫父而歸人稱其世孝云

孫孝子惟中濰州昌邑人世爲農孝子長身美髯朝  
耕暮讀善談古今事亶亶也雅愛宋名臣言行嘔  
稱之時以爲省括爲寧海州史用推擇上益都會  
父卒皇皇如不欲生旣塋結廬其側苦塊瘠野中



深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一日嘜  
淖糜二盂而止晨起掬雪頰面已輒詣墓前拜父  
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反哭不對事聞縣  
令夜半携二蒼頭往廉之見孝子蕭然塊處風雪  
中也歎息而去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孝子居廬三  
年劉亦居堊室不近酒肉者三年 洪武末用重  
典肅而得慈弟二人焉烈婦二人焉具修撰王叔  
英所爲傳中然皆莫得姓名悲哉益京師有伯兄  
坐法當死者其弟二人各自縛訴于朝請代 上  
問故二弟皆曰臣少失父非兄無以有今日今兄

當死誠不忍見兄死而獨生誠得以二人者身贖  
兄死足矣 上陽許代而戒行刑者曰令無難色  
者舍之二人皆延頸待死 上大嗟異欲并其兄  
赦之御史大夫寧持不可卒殺其兄此可謂順弟  
矣有戍卒臨刑與婦訣戒之曰吾死汝年少當再  
嫁然慎勿嫁軍人若官人必農夫樵子庶相保也  
語時當深塹婦謂夫曰君尚未知吾志乎妾請先  
遂投塹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簪求酒肉啖之曰  
當從子俱死竚視河橋上見夫死卽自沈又有兄  
弟有黨禍被戮者其姊姒當給爲官婢則泣曰夫

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義猶難獨生况他辱乎遂  
自縊是四婦者皆可謂烈矣其他有名可著者有  
黃巖陳圭仙居朱煦臨海危貞昉之倫

朱煦者福州大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母楊氏性嚴  
難事諸子稍不如指笞擊之至馴伏乃已煦事之  
盡恭洪武中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爲  
民害者輸作城役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例逮赴京  
亦論罪輸役時城役嚴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  
痢被楚不能堪謂子煦曰吾貲力豈足任此吾旦  
夕死已矣無爲汝累汝第負吾骸歸葬耳煦惶懼

不敢頃刻離左右復戒二弟守視之時在役當極  
令嚴甚告而戍極邊者三人抵極刑者四人矣煦  
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有二父緣  
訴獲免卽萬戮死無恨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具  
告枉狀上 上悲傷其意赦季用復官例復官者  
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輩骨肉皆  
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亦死  
嗚呼冒死得免於刑幸矣而又卒父子俱以病死  
豈不謂有命哉是時黃巖陳叔弘坐賊論死其子  
圭請代 上哀喜欲原之刑尚書來濟以爲法有

常不宜撓法開僥倖之路論如法聞者皆嘆圭之  
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  
危貞昉臨海人事父以孝聞父以陵川丞坐法役江  
浦貞昉時爲郡學生號泣請於郡走詣闕上疏曰  
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絀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  
向衰不能力役天母范踰年九十旦旦悲啼思念  
之誠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菽水之養終天之恨  
或及其身臣大馬之齒方壯願代父作聽父歸養  
雖卽死不恨惟 上矜許疏奏許之貞昉解儒衣  
易短製欣然就役然貞昉質厓甚不任勞竟死

昉退朱氏易兼能學唐人詩歌讀古書遇忠孝事  
輒襖衽思齊遇交友患難蹈湯火不爲利害惑卒  
年僅二十八聞者莫不痛悲之宋太史曰孝哉危  
子不以身自私是時大制以鄉師統諸閭長督科  
繇常熟人虞德良與長子俱坐逮法當死季子宗  
齊私念曰父春秋高萬萬無就逮理兄冢嗣也宗  
祀攸繫且未有子吾幸有子倘得代父兄死含笑  
入地矣卽詣吏自白曰宗齊精力強父任以科繇  
事不自意陷刑辟父若兄不知吏按章訊問一一  
引伏斬東市顏色不變年甫二十一云

祝大昌處州麗水人孝友出天性能以色養父母意  
有所欲候知之不言而事集一日不見皇皇焉如  
失重寶得一甘味雖百里外必歸薦之乃敢食母  
疾晝夜煉藥奉淖糜以進衣久不解蟻蟲叢生其  
間疾病走禱於羣祠且泣且禱不成聲見者爲墮  
涕及母歿號慟幾絕諸復襲襖綴歛殯貧祔一衷  
於古禮會場人不戒火起勢烈甚急莫能救大昌  
伏母棺號慟誓與柩俱焚火忽自滅旣塋如有望  
而弗至旣而曰是將何以解吾憂乎乃肖二親像  
于堂祀之如生存州里異以爲古恭順丁蘭復見

也事兄公亮如父家事小大必關白而後行公亮  
出大昌不敢中席而坐弟公直沒號哭頓仆久乃  
蘇孳孳以同爨爲家政請公亮建家範數十則令  
子姓分任其事視勤惰而勸懲之每旦序食堂上  
氣象雍睦不聞人聲三世一體怡怡也或問之分  
財大昌撫膺長慟痛自責以爲吾不睦不友之過  
也故處人稱大昌孝友無間言大昌風儀岸持善  
談史上下數千年治忽幾微如指掌尊賢重傳平  
心率物未嘗以好惡有偏徇故舊貧窶者周之死  
給之棺歲儉輒出粟平糶元季青田盜阻民不得

鹽食出所儲鹽惠族嫻下及閭井鄉人咸德之藩  
閩徵辟不應竟隱居而終

封尚書黃性字思恭浙江永嘉人少保武英殿學士  
准之父也元季亂方國珍據溫台諸蟻附者勢熾  
動閭里性杜門不交歲大侵家落躬粗糲而養親  
必豐天下既定家復振推其餘以贍親戚鄉黨內  
第王時中孤貧無依性撫之資之學已資之入太  
學爲諸生及授官坐事沒其家有司以性同居併  
沒之性叩有司曰產當籍不敢辭願得先祠神主  
及先世遺文耳得之以傳其親戚曰幸爲我保藏

之如先德未珉吾當還此不可失也求先御史檢  
法衮於宋所受告身亡之則大慟旣至京訴其狀  
於朝得釋歸而告身實未燬復得之則大喜曰復  
此它萬金不惜也後子淮旣入春坊爲學士事

仁宗監國屢有問賜洪熙初進封榮祿大夫少保  
戶部尚書武英殿學士如子官於是性年已九十  
矣益惇謙謹雖五尺童子必接之以禮隣惡少嘗  
侵其蔬地弗與校惡少后復侵官地吏逮治竟寬  
之閩士陳興祖者清尚人也與厚善客死永嘉歛  
塋之盡禮而繪其像時時對焉後淮謝病歸日侍

父子陶然比得疾手書數字付淮大要以忠君報國爲重而喪戒循禮母近俗卒詔遣官賜祭葬加厚焉

周鳴字岐鳳以字行吉水人翰林侍讀叙父也十歲居母喪致毀如成人以經明行修薦爲桐城學訓導職修迎父養而卒奉柩歸至小孤遭風扶柩哭誓俱沈而定授卽墨主簿與御史辨死獄當貸筆甚苦得白會兵興賦卽墨鐵充軍需岐鳳疏以爲卽墨非鐵所產而府庫所積鐵尚多請出以賦軍蘇民力所司又令民輸豆准秋稅米已復徵夫而

以鈔償豆直岐鳳疏請從初令信於民俱報可下後坐累免官民攀號送者皆流涕永樂中選爲漢府紀善王途有端開寶賢堂招奸俠爲奪嫡計岐鳳作堂箴千言寓規諷冀格其非心駕北巡王擁兵重自翊又諫之王怒令衛卒詬辱之搆逮錦衣衛賴監國察之而免岐鳳性孝友撫二弟甚恩合三從兄弟子一爨闔門千指內外無私蓄著家範十餘條令子孫世守之羣族人子敏者令學經尤急於濟人之厄有旅被盜傷而病貲迨盡延留而藥之傷愈解裝齎而歸之著尚書通義春秋

纂要行於世

孫貞字宗正翰林侍讀曰恭父也南昌豐城人爲紹興府教授有施御史者按郡張甚私於給傳徐氏子命充廩生貞持不可御史氣爲沮一日心動走歸省自南昌聞父喪致哀三年服闋調漢陽漢陽諸生素鮮雋教誨專力後三年得舉者十一人不偶者僅一人有張通判者廉坐誣繫不變會詔下教授得舉賢卽以張應詔陞按察僉事張貧無以之官復資之陞國子博士祭酒司業金遣子受業宣德初以母乞歸朝夕親側足不至縣庭年七十

五卒貞端謹廉約事必慮始終故歷官三十年夷坦如一日官太學時闔其燕居之所閉諸子居止授以經初欲五子各專一經尋以長子當督家取外孫鄔在恭足之後諸子皆有成而鄔亦第進士爲御史訓率諸子有官者尤嚴曰良爲御史同居成賢街每夕歸必問以今何治治獄有伸雪否對不當意輒責之人謂他人爲御史獨一掌院官曰良乃有兩掌院官益其嚴也曰恭分月俸爲養不受比歸老寄所得 上賜銀帛不發封還之曰我幸足可自留養廉自今勿更致也諸子官外京者

致所需物皆却之曰無以我故爲汚辱故諸子守  
官箴皆恪則教之力也與人交勢不附窮急不棄  
爲國子生時與同郡盧淵同舍湘陰夏原吉交教  
授紹興時與李太守慶善後淵官侍郎原吉慶尚  
書未嘗一造其門同鄉楊運副逮獄出病骨立鼻  
至門求假寓家僮懼其病相染也辭之貞歸見露  
卧街祠下大驚曰人各有命何相染之有乎延之  
入病竟以愈其篤義類此

贈侍郎鄺子輔宜章人尚書埜之父也有學行家教  
至嚴埜任陝西憲副時常以俸市陝褐一疋寄之

父大怒以書罵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  
當洗寃釋滯以無忝任使從何所得此褐者乃欲  
以汚我耶卽封還責之埜念父甚思一見不得時  
父爲教官會秋試聘考官埜謀于大僚得往迎其  
父父又大怒以書罵曰此子懵如此汝居憲司吾  
爲考官將何以防範遺誚于人矣埜迎書跪誦泣  
受教後埜所歷官清謹本父之教也先是國平邑  
知縣王滇者坐逮刑部獄法司卒掩滇居得滇在  
平邑時父升遺書言凡爲官須廉潔自守貧者士  
之常古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撫民以仁



慈爲心報國以忠勤爲本處已以謙敬爲先進修以學業爲務有暇日宜玩味經史及先儒理性之言於此見得分明自然所思無邪又熟讀律令則守法不惑蓋仕與學不可偏廢也人便買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經稅而後來餘非所覲也高皇帝發書讀嘉嘆之遣使賜金帛復其家

黃珏字玉合餘姚人性廉靜朴厚八歲始能言言輒有中時喪母哀毀如成人以庶母讒失愛於父而孝父益篤父令諸子析爨於家貨聽諸弟所欲及父沒竭力治喪一不干其弟每讌語及母輒涕泣

不能食家祀祭極誠敬將之有富人兄弟欲訟者沮弗聽請絕交事得解兄聞之大感奉金爲謝珏笑曰吾言義也不可以圖利終不受平居以教授自給晚益空乏而胸中曠然依婿劉景祚以居與太原王萬石陳郡謝肅爲文字飲疾病謂子熙曰吾歸矣汝善持而身語畢正衣冠端坐而逝

胡瓚字廷器其先合肥人也生而穎然患左目眇父令廢學獨授之孝經大學而精識卓然年十五諸父同居異食尚嘖繁言瓚請父割田百畝若別業大屋畀之居諸父爲感泣瓚事父及二後母孝迎求

所嗜走而餵之父母感說父沒痛至則悲終其身  
伯兄欲分業瓚約分外計金爲二弟婚自跨一驢  
負米蔬如野力穡已積金百斤田十畝卽出其餘  
周嫻戚之貧者助人之失時不昏嫁若不能塋者  
就橋之中輟者士夫過其里必致之廬供具之徒  
者載以馬過數舍乃返鄉人質平有世家者兄弟  
訟累年矣又赴逮瓚途遇之陽問之曰子亟役於  
官乎爲他姓牽訟乎何僕僕也兄弟各言實瓚邀  
至家感以天倫大爨戚感泣輸平焉平陽商來糶  
粟有浮金然金醪者也不可反則大量酬粟無令

浮他貸不能償者多焚券瓚平居好讀陰騭書及  
小學故事其行多出此子四叔孝爲學官以孝義  
著名

瞿嗣興字華卿姑蘇常熟人也少生宦家好射獵驅  
逐飲酒爲樂不喜書無何父失官貧嗣興卽折弓  
矢脫畧故態躬力穡以事親與妻蔣承顏色服養  
惟謹母病疽天熱疽潰散不可聞嗣興跪床上執  
蒲葵扇驅蚊蚋以手摩穢剔汗扶卧起不解帶者  
三旬愈乃止母又嘗患積氣危甚醫技窮弗效起  
引刀剖股肉熨之稱他肉以進時母不食五日矣

見羨爲握筋食一盂幾盡因遂愈母後感疾思啖  
菱菱時未葉過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索之竟  
日手足皆爲腫俄得菱實三馳歸遺母母疾如失  
既而貧益甚食弗繼嗣興曰事急矣脫株守當如  
父母何乃携家人蘇州城詣富家貸錢爲小賈轉  
息爲生已稍裕凡父所欲無不致也後稍居積爲  
中賈已益富則好散務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囊  
得楮幣若干錠視其名市井小夫耳坐不貼席走  
其家還之有墜田宅券若他珍於地者嗣興覽之  
曰券書失啓爭迹其人還之則權貴家奴也失主

券方大怖欲死得之叩頭謝曰活我者公也饑歲  
出糶有窶夫來告糶嗣興憫之受其錢五千陽忘  
之曰汝糶十千耶倍與其粟鬻蔬者過門取蔬伍  
錢授以楮幣十倍曰餘當以錢禪我鬻蔬者曰吾  
鬻蔬供朝夕耳顧安所餘錢耶府君笑曰第持去  
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意實予之而不欲其知類  
如此凡負販者給直恒過適家人怪之嗣興曰彼  
胝肩背求錙銖爲生忍與之較耶歲饑常熟來依  
止者數十輩僦館而食之疫作躬粥藥撫視賴以  
生嗣興晚喜浮屠家言已復閱儒家言好之戒其

二子曰我少不學今老而始悔汝曹勉之比得疾  
恐念慮亂畫紙爲圓圈揭屏間常目之年八十有  
四卒子莊貴贈禮部員外郎

徐煬字文光饒州樂平人隱居嗜學永樂中父被誣  
逮當徙邊煬與其弟文職爭詣吏求代吏遣文職  
行煬卒能以其道竟歸之居父母喪率致哀苦塊  
殯塋一遵朱氏禮同產及三從昆弟同居者五百  
指而主家有法外內雍穆無間言擇子姓齋遣從  
良師受經其仕者戒以毋墮職業孤上恩撫翁遺  
孤子特厚他子族人貧不能塋者具儀物塋之

人構爭來質平煬諭以禮義無不靡然化者晚四  
子七孫而仲子碧舉鄉試授官

湯陰鄭氏小元村人也不析爨七世矣其人皆敦朴  
尚義不失口於人世之機詐不知也鄭多田饒於  
財然男力農耕時出治賈女習蠶織閭外不聞  
也諸農賈所入皆困之有婚嫁者族長主其費寸  
布斗粟而上無或私者成化間歲凶其人鄭五老  
者出粟千斛助賑雖未遑文字乃其行與古篤行  
者埒矣五老行賈於臨清每歸倒橐囊錢帛委地  
公之家妻子不睨也崔學士銑曰奕奕篤鄭肇自

山西自西徂河于蕩斯棲族大而昌其德孔齊人亦  
有言俗薄不醫維鄭作砭庶其企而彼飭而僞樹闕  
表闕顧茲篤行潛可遂滅我銘世德大鄭烈

王惟德字輔之鄆州人始爲童子時父行戍川蜀惟  
德侍大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大父母沒親負土  
成墳終喪不嘗酒肉家故饒於財後父歸以好施  
隨盡惟德竭力以效之有所予必稱父命以致家  
以終窶一以養親治經爲事性溫克樂導人於善  
鄆鄰多鬪者徐以義理辨告之莫不感悅解去鄉

人稱之王君子卒甚貧子大臨通經有行誼爲諸  
生月受俸於州學錢二千積不用爰之蒲三十萬  
乃舉兩世未塋之柩畢塋之

吳孝子駒者建昌南豐人讀書通大義孝友天性日  
侍父母左右進飲膳必親昏定然後寢諸弟化之  
居家幼稚狎侮者必訶斥或曰幼孝子曰吾聞曾  
氏之門幼者不詈人非性然也蚤諭教之力也父  
傭里人爲給里力胥曰吾甲也誘而縛之時孝子  
有他適朝宗率諸子爭之毆胥誤致死法當坐孝  
子曰父老矣弟幼且無後自詣令求代令難之孝

子曰以子代父何不可况殺人者實駒非父與翁也令聽之孝子侍父於獄朝夕起居猶荷校立侍人嗟歎其孝會詔讞疑獄行在行至淮被病卒羅修撰倫傳其事

康綬字在章吉安泰和人事母孝貧拮据營養以庠生應有司試名在高等會母疾而留家衆強之行竟不往而母卒遂終身不復應舉與妻王竭力事祖母祖母劉安其養翁廷評紀每歎曰愧我徒爲孫兄純客死疫大作道鮮行人匍匐烈日中舉其喪百里還塋事寡嫂曲順日衣冠蕭揖慰存之妻

王亦姑視嫂取糲讓甘布葛推共也嫂有女與女夫俱夭收其孤鞠之使與嫂俱冠而後歸之宗父之廷評卒于官與妻任內外務而成其子於學綜家無厚儲恬居寂守而好士不厭又善別擇士尊顯矣或怙侈滅義亶貌敬之至行義修明之夫卽憔悴困厄顧屈已傾下焉客至妻王輒治具芬紮應時至又時時從屏間竊聽客言得其人一日客去王迎問君所禮誰歟此其人與人易合其去人必速盍慎之已果非佳士故鄉人曰闔齋門不踵惡賓蓋亦有內相焉

李阜嘉魚人父教諭善沒於官阜時尚幼已能求父書奉母挈諸弟匍匐扶護歸多識強記念母多病不謀仕旦夕與婦謀所以便母者母痛亦痛飯亦飯病亦病也兄豪酒一飲或盡酒一石每出從所親飲自旦至日晡醉而歸阜日率諸弟迺迂於途不至則徑至飲所扶護歸徐徐而隨肅肅而趨莫敢少拂其意兄弟四人相師友而庭無間言季弟官至都御史自視漠如足未嘗至公府子二人承芳承莫自有傳陳公甫銘其墓曰有道於此匪難匪易能者謂賢不能者耻父疾子侍弟扶兄醉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

林彥愈廣州寶安人林學博光之父也少服賈困魚鹽久乃厭好惡之滑和若有得也手書小紙示其子光曰樹立宜如是則范文正畫齋粥長白山時事也已復購文正公全集昇之曰是爲汝師光所欲購者書惟所欲不問直多寡光夜分起讀則戒之曰吾聞亥子之交血行經心則神之所守也設令勤形神得官何有哉吾聞欲速不速必欲速速債非善爲速者也光舉於鄉不卽仕從新會陳公甫先生學誅茅欖山爲修業之所彥愈喜則董工

築不自休少暇輒爲光錄朱子語類至四十三卷  
值梓行乃已光旣杜門攬山發憤曰不培不暢不  
晦不光同時士多紆青紫耀閭里彥愈視之漠如  
也呼光謂曰汝學能有立吾啜粥飲水死不恨矣  
蓋父子間自爲知己如此彥愈虔於事死遇宗族  
內外有恩接小夫孺子常情所不屑者惟恐小拂  
其意身所服用非極弊不忍棄至承祭祀接賓客  
則儼然明盛焉

應昌字克盛台州僊居人翰林編修良父也晬而孤  
鞠于母陳稍長讀書知大義卽務爲躬行出從事

藩司盥手奉公不以私自污走京師白母苦節得  
表閭會日者言母壽當盡卽斷酒肉徒步走抵徐  
血趾而登舟欲急歸省比抵台聞母固無恙而兄  
病疫劇盡夜走山谷穿虎豹羣以歸日夜檢藥物  
兄愈而後卽安仕爲分宜尉俸入雖薄盡移以養  
母及遺孤侄自奉敝衣糲飯晏如也蒞官勤敏介  
毅袁四邑丞簿尉自入國朝百五十年惟昌列祀  
名宦中已謝事歸養至徐聞母計不食者五日比  
塋廬於墓得痲病衆強之以還終禫苦塊時年六  
十餘矣遇二親忌輒號泣不食者竟日及八十家



衆叩首請始一食家甚窘極力營大宗祠以祀先  
及建考妣墳族里薰其誠孝率慕而行之鄉有乞  
假雖衣被靴袍無所靳誨二子以身教每讀書至  
古人忠孝大節呼二子戒之曰吾以少孤失不以  
儒發身遺若等也若等幸得仕當忠君體國法古  
人年八十四而終

張頌字士表泉州惠安人襄惠公岳高祖父也爲人  
長身豐下有威儀力行仁義卹孤貧賴以自立者  
數十家嘗歎曰男兒生無益於時縱守不貲祇資  
子孫愚不肖耳作家塾延名儒教子孫親戚子弟

來學者悉廩之歲大疫朝夕持精漿藥餌戶遺之  
勸勞有恩意宰里司徵攝會鄉人誓之曰牲翼  
而上不食正統初沙尤亂大兵南下郡僉大家轉  
餉軍人恟恟欲逃避頌曰役民必先大戶理勢然  
也役庸可避乎先自詣縣聽令令大喜命督餉則  
部以什伍止宿輸納畢有法暨訖事無一亂行者  
晚好書延師教子弟暇輒往聽解說有辨論輒出  
人意表師歎息曰使公曩從受舉子業一第豈足  
道哉頌笑曰科第則吾豈敢第使吾生漢西京時  
當從孝弟力田科取一資見史冊耳蓋頌常稱國

家於科舉外當別設一科求實材故云然次子茂  
字敏實通詩禮記從莆老儒黃先生瑾學黃矜莊  
有尺度善爲容出其門者拜揖高下步武布接如  
出一人蓋其教也以貢爲桐廬丞始至假柴貢士  
騎數月積俸能具馬乃還之天旱齋戒祈禱暴行  
烈日中雨大注縣有虎白日於郭外攫人曰是苛  
政所致也爲文告城隍痛自刻責虎一夕逝折獄  
詳審和緩專以恤孤弱釋冤濫爲心比歸杜門絕  
交每晨興深衣謁祠堂焚香獻茶朔望具衣冠帶  
再拜焚香獻茶而退雖祈寒盛暑不廢遇節祭祀

肅齋戒有嚴子弟有惰慢不如儀者戒飭之竟祭  
無一人敢警欬出聲者約子孫以儉素雖鬢鬢總  
髦之類非先世所傳涉時態者立呵斥之終身坐  
立不跛倚行不掉臂晚杖而行一手舉杖其一猶  
自奉齊心駐杖則端拱如故爲文章莊重典實作  
字端楷勁正類其爲人雖甚遽必正冠歛束而後  
起與人交必誠信官桐廬友人子持父骸貯瓦棺  
歸過之迎致解設酒饌哭奠家人以爲不祥曰設  
其生過我得無欵乎何可以死生易念也平生不  
與人謀私事嘗曰所言公公言之子綸亦孝謹入

侍父終日桌桌出外得手書必拱立正讀珍藏之數歲後出之如新赴進士舉下第歸同年生道卒爲殯歛歸其家在南雍同舍生病卒天暑氣蒸熱爲含歛沐浴有高才生爲弘放諷令讀下壺傳讀訖謝曰雖含瓦礫中有滋味謁選得知萍鄉未任卒子英德令恒言曰吾父祖以來無他善惟一語教子孫世念之曰克無欲害人之心而已遇不如意事惟曰聽天所命又曰陰謀道家所忌其家世如此子襄惠公岳自有傳具儒學中

易鑑袁州宜春人孝友不妄居父喪戚甚養母得其歡心仲弟沒訓育其幼孤子不啻己子父沒季弟時中少爲邑諸生鑑爲齋資其遊學親師友隆厚而以家督自力使得專意於學也逾父弗衰已時中第進士歷中外美官鑑喜益勉其勤職事慎守以報國而時中有令名時宦家率挾勢干有司必遂之鑑獨約子姪非赴公役跡必毋至縣門教族子弟必訓以道義孤貧不能自遂者長育婚嫁之樂獎掖人之善而庇覆其過及鑑沒時中布政使上計京師聞計哀甚數月猶有悲色可謂令兄弟矣

傳琦字希玉閩人也事父母孝有弟瓚盲不能業作  
父母雖甚愛服食不以齒他子琦推溫美與之而  
服食其粗糲長請分琦默計其產不足給數口當  
復合姑許之而自居積服賈視利便田宅市之忽  
召瓚與其人數口與居嫁婚其子女時呼與飲導  
之笑言自遣以卒日人以比陽亢宗云閩會府十  
萬戶山四際而遠艱得木琦倡於鄉月施錢買棺  
置僧寺中施之見人難急之如拯焚溺其性然也  
然能慎所與處不輕以言色假人時有言人自爲  
勸沮退爲善云

鮑允亨者歙人商也與其弟乘米舟自湖陰之繁陽  
夜遇盜執允亨弟兄縛之將並殺刃及血出矣允  
亨大呼曰吾母老卽殺我留吾弟其弟亦呼曰殺  
我母殺兄賊猶豫不自決會大風起雨雷暴至江  
洶洶吼山鳴地震草木披亂賊恐散遁去一賊後  
謂允亨曰汝稻紙灰傳血處可痊也君子曰詩云  
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豈不信哉今觀鮑允亨  
事則急詐術而後仁義者不可省乎而或者謂風  
雷之會爲偶然夫天何物也而欲豫謀哉誠謂義  
不足以入賊則江革趙孝之倫虛邪然予聞鮑氏

先有值賊父子爭死賊兩釋之者若允亨其餘烈  
非邪

秦鏜字國和無錫人祖旭隱居行誼旣沒而人思私  
諡之曰貞靜先生父永孚與弟仲孚俱以孝見旌  
鄉人稱之曰雙孝永孚事父母惟其志不忍傷至  
刺血吮瘡不憚及鏜事孝子夫婦一如之孝子仁  
慈儉朴鏜温恭容下中堂無叱咤聲平生饗七筋  
不出蔬豆之外母患末疾不能起而瘖鏜以意揣  
其寒温饑飽而時飲食之便溺起坐自抱持如是  
者十九年舉鄉試不第遂銳爲終養計竟親沒不

仕日祿不及吾親乃欲以衰年爲子孫計竊祿耶  
遇寡姊曲有恩禮重節槩厲廉隅不妄交游足不  
企公府教子孫尤篤子孫化之修文守禮恂恂敬  
讓耻爲世俗一切浮揚之態入市褒衣矩步行不  
問可知爲秦氏子弟也後子涵孫禾梁皆顯而鏜  
不色喜益恬恬唐太史順之以爲有萬石之質行  
而轉以齊魯諸儒之文學云

李夢陽讀孔子思有恒語重傷夫時俗之偷也曰惑  
質成真溺華忘實礦金璞玉非其人莫識矣乃人  
見藝材辨博豪縱赫霍輒歛讟慕效稱其賢或義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冠飛纓氣使威喝則嗟美敬事之遂令閭閻山野  
惘朴自修力田飭行之夫閭沕無聞不見禮於輩  
流吁時之偷亦甚矣今幸知高處士瑾者大梁人  
也爲人孝弟儉直少事母歲時上壽自歌舞爲歡  
事其二兄旦趨侍上食而退出則爲執鞭道傍伺  
顏色猶事父云長而喜誦書史說先王生不務裘  
馬不喜酒不畜媵婢嘗歲暮出取逋負見多窘乏  
輒割券馳一空車歸里人望見盡笑之瑾自若不  
較也子珣爲東明丞強途處士之官邸養輒慶額  
求歸曰吾性未嘗入公府乃今公府居耶輒歸我

毋困時舊令得代去問處士曰我孰與新令賢處士  
默然熟視久之曰君似弗如也人歎服其直於是  
鄉閭從化家居子弟見輒趨拜却立里中人假僮  
僕使不復關白其主人鷄豚放猶一家斯益足爲  
淳風矣妻侯亦孝讓有幼子爲嫂子提殺之侯泣  
謂瑾曰吾幸尚有珣柰何令伯氏無後卒出之獄  
嫂子以百金詣瑾謝瑾不受詣侯謝侯不受曰吾  
利而金出汝耶益今之梁孟而考世者莫識也悲  
夫

錢清字孟清常州無錫人也生二旬失母自能言詢

得母儀容卽悲慕形夢寐父疾剗股者再皆有感  
及喪歛塋如禮而哀毀過之春秋祭墓忌祭寢恒  
哭泣終身生日不受燕賀至老猶然爲諸弟立產  
成室祠堂之禮品式具備鄉閭周卹篤於私好助  
官賑饑者再內外親舊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嘗製  
藥以療病造棺以濟死立義塾以教鄉閭子弟其  
治道路橋梁歲有之不可勝紀也儀觀豐偉望之  
知爲重厚長者言簡而度行端而恪閭右有健訟  
者人必舉清相戒勗云

鄒忠字顯之無錫人髫髻時事父母能承意迎色稍  
長貨無私畜食無私奉諸親治綜幹務當其親心  
有外事寒暑雨雪出復必如期至弱冠遭喪毀幾隕  
宿食喪次者三年年五十忌墓之祭猶號擗不已  
常以仲兄久病長姊季弟早夭爲恨事伯兄甚恭  
愛喪之盡哀平居禮度給肅閨門嗃嗃非甚病不  
內處語孩提必正義延師交友愈久無遷心殺禮  
賻喪尤腆歲捐租什一爲賑贍饑則捐什二其出  
貸也遇饑減息如取租君子謂其善居室焉公懷  
直道表裏無間晚嗜易昧爽起秉燭坐誦乂而有  
得卦賦一詩以櫟括其旨邵尚書寶爲記務本堂

稱其可比古孝弟力田有行誼者而文雅過之云  
洪什欵人也父行商死母黃二十而寡長育之什生  
而篤循少許字朱氏女女病痺朱請罷婚什曰不  
可女業已許我我終不忍以疾故棄之比女卒乃  
婚他氏毋登大耄而病什視疾不啻以身當之日  
夜奉起居比喪居廬三年芝草產墓下什行商齋  
用無芬華顧獨赴人急無遺力近屬嘗有齟齬之  
者終不念仇者死子貧善視之鄉人有鄭叟者行  
出賈而妻遣其妾去六月而生子妾家貧利重價  
將賣之遠方什予重價收之子既長遣之歸爲鄭

叟後有吳生貸什錢而客死生遺橐聽收責者瓜  
分之什獨爲經紀其喪貸錢勿問李興賒什鹽  
二千人舟舟覆興自投淮水不欲生什訶止之益  
予鹽以賑其急諸嘗有盜什金錢若貸者得之多  
縱舍不問其長厚如此什以力爲善數得天常夜  
行遇虎虎不啗舟遇風數免失足沈舟底若有人  
扶援之者而起比疾病童巫躍赴舟言帝高洪君  
義辟爲掌簿使遂卒三子奉喪自楚反葬於欵楚  
人白衣冠送者無慮千人欵人相率迎喪者倍之  
喪卽次有素車望望西北來三子曰必鄭少公也



蓋鄉人鄭尚簡老病甚以厚善久故勉來可謂死  
生交無讓古昔矣汪道崑曰嗟乎流俗靡靡處士  
獨以長者之義終嗟夫六行具矣私諡之曰順惠  
處士

劉週吉安萬安人爲人淳篤慈惠好澹素惡音樂劇  
戲與藝媒卑鄙語或觸之如避穢臭於財利澹然  
而事母李孺人以孝聞李痰而痞遇寒輒甚週十  
餘歲已能左右扶掖及有室猶晝夜侍榻前孺人  
卒哀毀動人殯水西倚廬終喪所遺衣篋盡與幼  
妹及兄弟之女爲人謀勤力周慮如在已事不諧

邑邑不能熟寢晨光起卽赴之諸食殍掩齒設漿  
施橋爲人利者咸不遺餘力卽犬豕死必瘞之性  
淳篤如此劉故有大小宗祠週簿正會祀儀以聯  
族族食指嘗數千子弟無敢有挑達宕蕩者或忤  
競請質週和聲氣降顏色撫諭之爭者爲愧屈而  
去教子弟孝弟仁讓引古藍田慈湖訓約及書史  
故事解譬或與互荅詩歌以興起其志意又之人  
益愛之有友人子弟順避於野一日忽心動就父  
所邀週泣曰吾已不容於天地理宜死柰吾父何  
公仁人也敢以死請週許之明日子果死週爲治

其喪葬數年友人死亦如之嘉溪李具顯病且死  
慮其後盡籍其田廬屬之週曰吾與君昧平生又  
居相遠力不逮柰何顯泣曰小人知公公乃不幸  
憐小人耶週不得已諾之每歲行跋涉經紀其家  
有梁士誠者廢疾人也待妻以爲食遭誣訟將鬻  
妻週聞而憐之以其金畀焉諸焚券已責者甚衆  
晚游縉紳間聞越中致知之學肫肫服習建梅陂  
書舍以待學者後談學者言徑超頓悟陋持守羣  
然和之若充然有得週兀兀衆中獨求寡過若已  
訕然已而言頓超者多躓困自愧屈而週一未嘗

多聞人過爲亟掩未嘗出諸口也可謂篤行矣  
曰經有之至德爲道本至孝爲行本也五品之  
倫天性各有至焉安處樂循者上矣乃變而不失  
其常困而彌亮其節舊史詳焉非以通天神感靈  
動足風歟且事變世之所必有也

### 義行

國朝李疑金陵人金陵俗以逆旅爲利一室月責錢  
數千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眴眴未瞑  
卽輿棄之而欲其貨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  
舍其少恩如此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

致爾也獨疑以尚義聞居通濟門外訓閭巷子弟  
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資爲生疑  
固貧甚然獨好周人之急金華范景淳爲吏部椽  
得疾無它所子弟人危之不肯舍扶杖踵疑門告  
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尚高能假我一  
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具床褥爐竈使  
寢息其中徵醫士視脉躬爲煮糜煉藥旦莫執其  
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汚  
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其腹面  
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

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途旅邸願自取之疑謝不  
取景淳曰君不取我死將爲他人得何益乎疑遂  
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  
數日景淳竟死疑買棺殯於城南舉所封者囊寄  
其里人所書召其二子二子至發棺取囊按籍而  
還之二子饋謝卻弗受反贖遺之平陽耿子廉逮  
至京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卧草中以號疑  
問故知之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出有急寧能以  
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產而爲雨露所中則  
母子俱死矣吾寧舍之而禍可也俾婦邀以歸產

一男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義行寂著云

杜環字叔循廬陵人好學攻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難父一元故游宦江東因遂家金陵兵部主事常允恭者父友也天下亂死九江家破母張氏年六十餘老矣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憐之者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毋盍往歸之張詣譚譚謝不納則大困念允恭嘗宦金陵則哭走金陵問允恭親交無在者問一元人曰元死久矣獨子

環存家坊中門值白鷺洲門有雙橘樹可辨也母服衣藍縷泥行走環家環故嘗識之是時環方對客滿座見母至忘之已忽省問之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於斯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其妻子曰是常夫人也亟出拜拜已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作糜粥食母抱衾枕設寢謹事之於是母問其子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事環知其故人無在者卽有之不足付又不知伯章存亡姑薦慰之曰天方雨雨止行爲毋訪苟無人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主事君交好如

兄弟今母困不歸他人而歸環此二父導之也願  
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阻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  
家貧念不可久也雨止堅欲去問他故知環令媵  
女從其行至莫無所遇而反環乃購布帛爲製衣  
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  
詬怒環私戒其家人必順其所爲勿以困故事庭  
老人不謹母念其少子不得見而病環親奉湯藥  
飲之如是者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從祠祀會稽  
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語之故居半歲伯章乃始  
來則母子相持哭不自休是日適環生日也家人

意忌以爲不祥欲止之環曰此人情何忌旣而伯  
章見母老竟捨之去不復顧而環事母彌謹終其  
身母且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  
世世如杜君言終卒環具棺槨殯歛之塋之鍾山  
歲時祭其墓環後爲晉王府錄事有名與學士宋  
濂交濂爲傳其事如此

贈尚書楊達卿者建安人少師文敏公榮父也事父  
母有至行好施與然不喜以施名以爲受施者必  
有內自媿之心施於人而使其心愧耻以爲辱猶  
之不施也必使受吾施者以爲所當然而卽其心

之安幾可耳元季亂歲饑民至有相食者達卿發所藏米振之乃指其山號於衆曰有能相吾力樹木者樹一木予穀若干於是衆爭願爲出力來謂穀旣集則如所願樹木多寡數立予之不籍識其姓名亦不較其所樹木能如數否也人爭爲致力居數歲木鬱茂皆中材則太息語子若孫曰不自己木今盛乃如此其母苟自私有將造學室造神祠若橋梁津渡需材者畢給之有貧無室沒無棺者畢給之母苟自私其用意如此

汪灌慶衍者婺金華西山里人也爲人廉直能急人

難人有故叩之卽風雨寒暑不避也鄉里大事如經界如遇官皆倚之以辦一日念徭役不均而訟訐滋起也聚其鄉人謀之曰鄉之人非吾兄則吾屬子弟也顧墮恩圯義而闕於役者獨憚追胥科繇騷屑之擾焉耳請率里正一歲所湏錢長短相覆亡慮費三十萬吾鄉戶各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之差次於籍而衆哀金以畀當役者從之先後視戶籍金之多寡視等則異時戶有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如是則名雖直役者聽事而實皆仰給於衆也公無廢事而私可無敗家尚何憚乎

願與父兄慮之衆翕然稱善卽日立要束無違者  
既又以哀金之難也衆割田百畝爲之約成登其  
書於縣而各藏其副於家峻於役而反則會衆擊  
豕醞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於是一  
鄉之役訟遂絕行三十年矣大守吳公大善之延  
灌等及它父老與爲禮而志其鄉以風歲惡饑民  
羣起爲攘寇以救死守召灌爲畫欲調兵灌曰無  
以爲也此直丐升斗救死耳下片符可致何俟兵  
乎脫兵出則挺而搏矣守乃悟然猶遣巡檢與俱  
壘上巡檢於家飲食之獨以數十輩持符遠三五

畢集吏覲功悉論以死灌詣府伏庭下不起曰是  
曹束手隨檄來未嘗扞今以途論之後復無凶歲  
乎且灌實召之灌不忍民聽灌就逮而死也守感  
悟亟解散其獄黥者纔二人其著信如此 國初  
土田之稅設糧長主出納而供輸轉華亭夏宗顯  
者奉法最謹愛細民升斗無妄取繇賦輒先時而  
集聯事皆則之宗顯喪母毀兄及孀姊老而窶恭  
養之撫異母弟有恩訓誨子弟勉於善歲凶多賑  
貸稱長者云

章和字智和浙鄞人永樂初徙江南殷實戶實北京

家當行時和年十有九已爲府學弟子員矣自奮  
曰伯兄家督子也不當徃季弟弱不能吾徃可也  
旣至京著籍大興縣受廛城北之安定關彌望硤  
礫墾其傍作圃藝蔬以爲活勤儉貲浸豐時方創  
宮殿賦徭百出皆不煩輸將而給且取蔬徧遺鄉  
曲故舊以爲常稍暇輒手一編誦讀之待人寬厚  
恭誠爲里閭勦劇定疑扶疾拯難乏絕者不俟貸  
而賑之學徒從受業者辭其贄故里閭歸仁事咨  
覆而後行鬪爭需片辭以決有僕爲馳車者所轢  
死或繫御者以告和曰非故也釋不治後當敬戒

之久而德尊名顯盜相戒無犯自簿令至於卿公  
賢者徃徃禮於其廬縣慕誌聘以爲總裁郡歲舉  
鄉飲酒禮必肅以爲賓嘗乞假再歸浙每歸則家  
衆益親旣而諸兄弟皆先卒撫其遺孤加厚始還  
書招弟之子繪至京繼招仲兄之子紹皆授室而  
延師教之繪成進士累官河南布政使紹成京闈  
貢士後招仲兄之孫鎰誨之亦成進士後家燬於  
火貲落至飯脫粟不悔請得歸塋首丘許之於是  
嚮之同受廛者或沒盡矣其在者非其孫行則子  
行也皆烝烝涕泗不能舍歸又三年乃卒鄉閭咸



哀慟惜之而京之間里聞和喪哭之如私喪

松陽周繹世英者粗通經書有長者行遇過客匱乏者必傾貲濟之客去藐然名氏不省謝也於利養榮名泊如近舍二十里許夜有光熒熒發山中望氣者密語之曰此白金徵也是在姜氏山開礦藏發之富可立待也繹如言得山或譏姜氏曰世守也柰何乎鬻之繹聞之撫然曰是不義乃在吾卽折券歸其山後姜發藏得白金滿贏一日坐中庭有持縣丞告身從驛中適至者發視之繹氏名州里也莫知所從來訝之蓋繹遇過客有恩故薦

諸朝署而授之官繹笑曰吾白髮垂肩焉用官竟不上而卒

義烏王性之之沒也素服而臨塋者千餘人皆爲洒涕已乃去蓋其感也性之名順幼嗜學嘗登許文懿公之門讀書必見之躬行里有大鼓湖瀦水灌田五千畝有奇歲久益圯天稍不用田咸作龜兆坼民遑遑不自寧順卽集衆興築之約田爲輪作有差而自出布錢鑿石作水門視時溢乾而蓄洩之民賴其利朝廷營建宮室徵木石工於郡縣縣胥緣爲姦利卽老幼廢疾不任役者悉籍甚者捕

比隣以代順白縣覆實而新其籍有徵發按籍輪役之村疇疾急不能致會藥順儲時以待其需鄉閭有單窶者出粟賑貸沒給樁積瘞之通錢久不能償焚其券又以爲移風易俗必本於學乃建書塾招良師會鄉族俊秀俾子孫與共學月旦十五日具觴豆延父兄列坐左右立諸生堂下而正衣冠中居以孝友睦婣之道誘掖飭導之縣大夫知其賢凡婚姻貲產之訟徃徃下順所調護之片言取決不復重有辭縣定田賦科繇之籍請順鈎校諸宿弊盡削順欲進均賦役之策會病卒縣大夫

痛惜之順樂易未嘗有憂色好賢士好法書名畫通周易有猷爲必筮每鄉人飲酒奉律令諄諄爲人講釋之間居無事焚香鼓琴以自樂云宋太史曰古者族師閭胥各掌其鄉之戒令教治屬民讀邦法而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校登夫家衆寡辨其老幼廢疾之不可任者至於役國事相壘埋無不備極其情意性之之行何其甚類也使里得若人焉則里寧鄉得若人焉邑之民爰得其所矣楊恒字本初諸暨人幼俊爽博學能文辭元季亂州郡辟不就發越間請爲州閭師亦不赴浦陽鄭義

門延致之恒躍然曰庶可行乎坐臯比以倡道爲已責言必稱古人日摩月切子弟率遵化操行類可觀已退居白鹿山戴櫛冠披羊皮裘帶經耕烟雨中暇則傲睨吟美人莫能測也高郵樂鳳來爲州牧自造門禮請爲州學師讓不起鳳不得已令閭右子弟卽其家問道州政有利病移書諮訪恒具以告裨助弘多後守皆尊重之恒性醇篤無絲髮矯僞與人語如出肺肝相示耻爲覆藏家無檐石儲而臨財甚介山氓有誤坐法當大辟者恒哀之倡隣保白其事氓輒烏犍爲謝頓頰流涕必致之竟不受州人士求媿恒族者祝恒持其成暨委禽致餼牽金幣悉遣去君子曰利可以義取者不之欲况不義者乎

鄭采溫平陽人也性介特從義不屑屈下人年二十始肆力於六經羣史之文攻苦甚積久章成宋太史讀其文以爲如齊魯大儒衣冠偉然出言不繁而曲盡人意也患徑挺多懲創取老子語以曲全自號好施予雖甚曾客至輒款洽士窮無歸者輒授館或終歲衣食之年薦饑客持券求謁采視其家僅餘粟五斗貸其五之三故人子行遇盜裸跣

走訖采盡舉衣衾巾履遺之嘗消搖于門見敝衣躡履行雪中者呼之前予以帛布終不問其姓名觀采之爲可廉貪激佞矣

劉髦江西永新人文安公定之父也行業端茂會試下第歸道遇泮水一女子未沒號救援登舟附載歸道中皎然不涅抵家婦迎問買妾乎劉告之故立命人送之還至則茫茫大川耳親識皆絕復載還劉命妻善視當爲擇偕而嫁之婦曰渠已無家君又未有子殆天作之合卽嫁人未必勝君劉固不可勸諭數四乃處之側室而文安生次子參議

### 寅之人以與善之報云

張景常字直叟上世易定興人也徙蕭山方童稚失母卽能經營塋歛具嘗以繇赴京師客久得父平安問聞子喪終不勝其喜也父喪殯而甦者數四家故富謂濟人圖報亦利非義也正統景泰天順屢發粟賑饑不責償邑東海潮作沒田宅缺稅捐白金三百兩代逋稅散粟六百石瘞殍骼又發粟千石助賑濟關陝河南饑人行剽相食罄帑藏助邊旌閭授階晚教孫課學居閑居一室以玩索操存爲事出與鄉耆舊爲林泉會卽讌笑針砭癖

務於移風贊化齋居置界方措杖長弓弦楷節矢  
四物以見意題其端曰古愚嫌自私生理本難歆  
正不須更離方稱長老宜商文安公輅目以爲三  
代遺直云

羅慶同字嗣慶吉水人春坊贊善洪先曾祖也性寬  
博易良不能繼其封殖蓄僮奴治藥劑以給人  
不計直直顧倍他買乃益務施給爲義出爲羣從父  
後所後父後復有子而出分所後父死三子皆未  
婚則復合食爲畢婚乃分復自割產益之鄰有以田  
售者聞有急卽陰增其直不自言有彭敏敬者得

直過所當驚曰翁誤耶金何多也曰我旣誤出不  
欲復入第持去他諸類此乃其以不道敗者則槩  
與常直不溢也一日天大雪夜半聞叩戶聲起問  
之則他境儒生來爲母市藥者也延入坐嘆曰夜  
市藥者多矣率皆急其妻若子未有爲其母者子  
容怛然良苦孝矣爲酒饌飲食之儒生出金釧質  
藥問母命之乎曰病困不知也慶同曰母病間聞  
市藥去釧當鬱鬱是益其疾也亟持去手授良藥  
與之復遣人護之行而火其券居久有騎從帷車  
來者乃貫藥生母子也持金布爲謝不能却厚贈

而遣之諸他折負券不問者甚衆里有湛陂堰灌  
民田六十所歲久淤澱人稱分業不可詰則買田  
爲溝循山麓下通田間歲以有收時里中長老有  
宴集率視其語默進退爲準雖以家難故廢學而  
淹書史工草書客至飭館授壺矢觴豆依依旬月  
不能舍蓋篤厚類此比卒顧無多藏與子孫獨顧  
孫曾謂曰吾不乳子也今八十有二矣復何憾雖然  
吾所以至此者有道平生未嘗以錙銖故動怒亦  
未嘗以錙銖故動人怒汝識之曾孫洪先曰自洪  
先知學已十年遇財利未或敢苟取尚不忘較量

府君過與直不告古所謂光而不耀其至德也耶  
至臨終訓勅語又若操習不懈焉者洪先滋兢兢  
矣

王效逾吉安泰和人簡直無他腸亟稱孔子所謂如  
矢者自號矢齋然含渾不峭露從父如安慶貸子  
錢不好也又厭薄其俗父卒悉毀棄子錢券而家  
日落塋二親戚獨力營辦一不關其兄得遺金於  
道跡還之舍南渠春漲溢輒濟之小觴冬涸疊巨  
石水中以便涉先塋無後者悉改徙族塋之立石  
而識之曰俾後無迷無佚祀後長子賈數倍利貲

羸矣然奉身不厭草惡又耐渴饑與下人同甘苦  
僮使不稱意不答撻時佐之引重若欲不盡其力  
者然他坊長率躡躑鄉戶倚法相愚啖諸鄉戶心  
害之莫愛也效逾所領里甲率親附倚賴之縣官  
數推擇爲里耆亭老以倦公府謝不應日夕從塾  
師課子子渤舉江西鄉試第一乃自此杜門披書  
用不復問外事矣居數歲而病比舍咸訝曰曩矢  
齋旦昏衣冠詣祖考焚香擊磬肅揖退非出外不  
廢今磬聲久不聞其無乃病乎效逾初力倡營祖  
祠已而火復出貲倡之事未集而病劇孜孜爲書

從念誦之其篤遠如此

論曰自周禮睦婣任恤列六行而保受壘救周  
賓自比閭達故分散者仁之施生人之大利也夫  
遊俠事取微末而太史公訟言之不諱爲其赴士  
之阨困存亡而不伐有足多者焉曰緩急人之所  
時有也彼鄙嗇者細已

劉僕者吉廬陵人貧奴事劉養正正德初領鄉薦赴  
禮部試聞京師人籍籍言中禁秘事以爲信遂焚  
試卷矢不仕又頗通天文識緯言江漢間當有主  
者起其下顧附寧王濠爲亂僕內以爲憂嘗於屏

處流涕諫不聽一日有方士言養生者館養正所  
養正北面禮信之夜定僕走其所叩頭言願有請  
其人曰若豈欲方術乎對曰非也因流涕言今吾  
主與寧藩通異日必及禍禍不小而諸人無能爲  
言者今獨信先生竊觀於往來爲主所禮敬無踰  
先生者殆天以先生悟吾主也願先生爲一言毋  
附寧其人乃大驚晨起去不知所之後養正死獄  
中僕收屍塋之爲木主懷以歸後簿錄養正家僕  
願從吏逐之去僕曰我主母乃行我家人安得去  
徒跣京師饋其妻獄中妻死奉屍歸合養正塋

寒食輒上塚哭記

約論曰士操介然之畫必行其志意豈必盡軌於  
大道而立義較然不滓於污泥有足風者焉况性  
者乎若夫匹夫慷慨不慮難而徇公上朋友之急  
身執鞭而操獨行君子之節乃知益不可畧矣

貨殖

溧陽史吏部際磊落多才畧嘉靖中東南薦饑吏部  
旣捐穀數千石以助賑而饑者不給也邑故多滄  
以滙水沙漲滄在邑北十餘里潦溢旱縮不瀦不  
波棄爲曠土吏部旣隱民之戚則默計之曰古蓋



有與力役以救饑者吾試行之且夫歲凶土荒民不足於食而有餘於力以力易食是民以不足爲有餘也吾今日出粟於廩而異時取粟於滄是吾以故粟爲新粟也人力地利而交相易也不亦可乎乃度滄之東南隅可瀦可防者測水以準而疆焉遂請於官而募民興工民携老弱就役者踵至則環堤而芟焉役人一日給米二升錢三十文薪一束時米價踴甚民以半米易藁菽而雜食計一夫赴役日食可兼食其老弱瘠病不能役者二人於是民之棲於堤者爨烟飯飶列舍相接蔚然如

處村落之間日出則畚者鍤者築者揀者汲爨而食之者蟻旋於堤上夜則婦子飽哺嘻嘻弛然卧如在樂土而忘其身之爲流徙若時之饑饉也始因滄之底深之爲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環之爲堤如同字中有口然已因堤之外可田出其土高者環之爲外堤如同字之外圍外堤之北深之爲北池而竇其東南以通中池之水畚北池之土更築小堤以捍滄之暴水堤之內三面爲池出土高築之而作書院其中如同字之中有畫焉秋成興工至首夏適麥熟而散民懽然曰史君活我史君

活我所全活數千人爲墾田四千餘畝爲圩者三  
潦有防不壞阜得引以灌近滄之田又數千畝自  
是百年沮洳鬱爲沃壤水降土升溷瀆各效其職  
崔藿旣去生我稻梁堤之隙地亦樹蔬豆緣堤蔭  
池夾植榆柳池中畜魚蟹麤羸生生不浚於是卽  
其地立爲義庄歲計田與堤若池之人可得穀千  
石歲儲之待凶歲之賑因名之曰救荒滄云吏部  
旣失官而家家富冠東南士窮來歸者若貧困就  
食者咸仰而王學士維楨所稱督府何公棟精研  
有數大放計然之策家居身所致貲數鉅萬一起

而謀定疆場皆所謂當世豪傑溢潤之林也朱公  
子貢之倫富好行其德意儻近是乎而杞人張廷  
恩歎人余育者頗有采焉育少商宋梁間寓劇塵  
而治靜室其平日閉關吟商非交豪勢人不售卽  
售受侮屢多負責者育不豪勢人交而終歲息顧  
與他商不同商間之育應曰商亦有道焉夫價之  
昂卑豈一人容力哉吾隨其昂卑卑焉故吾身  
處劇塵而心恒閑也夫爭起於上人吾隨其昂昂  
卑卑息可與諸君埒而上侮屢又胡從至矣已歸  
構書院館學子其中而構屋數十楹以居族之貧

無屋者或問之曰散者聖賢之懿而聚者嗇夫之所行也所謂商亦有道儻近是乎而莫務於農桑廷恩自其祖張太公者居杞之西關自墾地數千畝至其父徙杞之草營居焉而以墾地之半分其族亡何夫婦連卒時廷恩年甚少耳族之豪欺而侵其墾地之半廷恩怒直之官竟歸我田杞俗租地畝百錢廷恩曰吾地畝租八十已又殺爲五十於是人爭來租地無曠畝計畝入反倍由是稍居積富矣而廷恩智負氣用才又好施故布衣雄數郡杞多水廷恩主藝稻曰稻宜水也稻熟水大至

或謂其智廷恩令其佃人曰稻第堆之田人雙其堆多者四之又令曰崇土園稻堆如堆數於是旦第往分其稻堆已堆標之幟又令紉其稭而稻崇土上人衆而力齊卒免於水而是歲獲稻數千石於是張愈富厚而輕財嘗歲凶糶減其直如稔直或貧不能直約秋成還直秋成不能還則約來秋還所直又不能還則舍之正德中勦流賊官軍過杞饋之芻五千居無何歲凶助之賑出粟千已而歲又凶又助賑粟千於是大治屋廬于西岡垣塹重峻歸睢地曠斥墟莽數盜而終其身無伏梁遺

縑之警雖德其施者銜之亦勢使然也後以詆誣逮如京得白還太息曰嗟夫先民有言富者怨之藪也豈不信哉予樂施人也乃猶不免於禍罹况它乎於是鬻遠田數千畝而老

### 方伎

國初冷協律謙字啓敬杭州人精音律善鼓瑟工繪事元末以黃冠棲吳山巔隱焉徜徉泉石飄然有塵外之趣與誠意伯劉基交基極稱之 國初徵爲太常協律郎與尚書詹同陶覲俱制九奏樂多所裁定謙通於陰陽之變能隱形多異術 高祖

嚮以威用肅天下以過捕逮謙且至闕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逮者以瓶汲水飲之謙且飲且以足入中已遂隱逮者驚訝曰公卽然吾輩皆坐死矣謙從瓶中語曰若輩第以瓶至御前無庸憂逮者如言昇見 上上問之於瓶中應如響 上曰若第出見朕朕不汝殺謙對曰臣有罪臣不敢出 上怒擊其瓶碎之問謙安在瓶碎片皆應終不知所在移檄四方物色之竟莫能得云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旁通諸術數 建

文初上書尅日月言北兵且起朝廷以爲非所宜  
言逮入欲殺之濟叩 天大呼曰 陛下且囚臣  
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已而兵果起赦以爲翰林  
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伐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  
戰功及統軍者姓名一日濟遣人夜往碑下設祭  
人莫測其故後 文皇帝過徐見碑怒趣左右以  
鐵椎椎碎之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來已而  
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而濟姓名適當椎處得  
免其祭碑蓋禳也初濟與邑人高翔金徵翔以濟  
好術數止使勿爲濟弗爲止已而有兵事濟勸翔

學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金川門破翔招濟與俱  
死濟曰我願爲智士翔竟死而 建文帝急遣召  
濟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出走可免難耳立召僧  
爲帝落髮濟從之亡去 建文帝歷遊滇廣者數  
十年數遇險得以術脫去本濟力也後隨 帝還  
至南京人尚有識者後莫知所終

全寅山西安邑人瞽而聰警學京房易占多奇中正  
統間遊大同 上北狩遣內侍問寅寅筮之附奏  
曰大吉是謂乾之巽乾君象變化之物也四初之  
應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庚午浹歲而更庚者更也

庚午中秋車駕其旋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  
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正丁  
壬合也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子其合乎歲更九躍  
則必飛九者究也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也必正  
南面故曰大吉旣而也先入寇石亨召問休咎寅  
筮之曰吉虜無能爲踰年也先欲奉 上皇南還  
廷議不敢發寅言於亨曰虜順天舉義我中國反  
失奉迎禮將不爲夷狄笑乎已乘輿竟還 上皇  
居南宮錦衣衛盧忠爲妄言離間 景帝怒殺中  
宮阮浪猶窮治不已忠冀得大富貴請寅卜之寅

曰已大詫叱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罪忠懼遣  
卽訊乃佯狂爲風狀言供養 真武得通報如此  
事乃解 上皇復辟忠誅授寅官

約論曰昔孔子嘗言百世可知矣因於禮而損益  
其可知也至論國家禎祥妖孽筮龜四體之動變  
前知必歸之至誠故曰中庸其至矣乎索隱行  
卽後世有述弗爲也以今觀京睦李郭於占  
中發天地祕突然皆以殺身亦烏取前知必  
李平陵之言本乎經張平子之術通乎  
之伎達於聖卒不遁於經常言矣

皇明書卷之四十三

心學述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昔太史公論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余讀而悲之彼其人皆親炙聖人於三千中稱速肖至殊眇矣迨漢世論定猶然不免於損真之毀况當時乎禮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則夫人懷剛柔好惡以有生意識雜揉氣忤欲瞽欲自免於毀宜其難矣自世下衰學者不復知務學修道爲何物近先覺覺之世始復有師友問學之



事豈無借資寧靡圯族然存十一於千百循省服  
踐則亦豈非難哉今因噎而廢食將墜緒削迹而  
大業終無從覩矣有物於此一人指之不如衆人  
指之易見也一人爲之不若衆人爲之易成也折  
馬之百體不謂之馬立百體而謂之馬嗚呼其善  
喻也夫其善喻也夫 始王文成自龍場歸餘姚  
徐曰仁愛山陰蔡希顏宗交朱守忠節實首從受  
學是歲同得舉文成公有別三子序已並舉進士  
曰仁文成公妹婿也旣聞學奮然志於聖修知祁  
州有惻怛之政考滿陞南工部員外郎而文成遷

南太僕卿遂同舟而南舟中反躬默詣聞大學宗  
旨踴躍痛快以爲先生之教實孔門嫡傳舍是皆  
傍蹊曲逕斷港絕河也蓋是時先生以全與曰仁  
以全受故一信不回後文成與學子語入微輒曰  
此意惟與曰仁舟中及之復同官南而同志益親  
及文成撫南贛曰仁亦請告歸與陸澄謀耕雪上  
之田俟師歸爲同志久聚計以誠身淑後未幾卒  
文成哭之慟祭之文甚哀先是曰仁遊南岳夢瞿  
曇撫其背曰女與顏子同德旣而曰亦與顏子同  
壽已而果然曰仁及門獨先聞道最早和粹謙冲



雖無意親人而人自親之同門皆自以爲不及云  
節學識其大又好善不倦接引同志趣之使同歸  
於善官御史視天下之務不啻其家事毅然欲以  
身任之文成謂之曰德業之外無事功不由天德  
而求騁於事功則希高務外非業也後按山東直  
流賊作竟以驅逐過勞而卒宗交謙厚和平居恒  
以顏子爲師事賢友仁追琢其德而介然有所不  
爲官教授爲當道忌嫉輒棄去文成以爲歸計良  
是而稍傷急迫再過二三月托疾行則形迹泯然  
旣不激怒於人亦不失已之介矣聖賢處末世待

人應物有時而委曲道固未嘗不直也若已爲君  
子而使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後起  
官興化復與當道悟文成以書戒之曰有人於此  
待我以橫逾必自反於仁自反於禮又自反於忠  
希淵省克精切其肯遂自以爲忠乎區區往謫龍  
場橫逾之加日至迄今思之正動心忍性砥礪切  
磋之地其時乃止塘塞排遣竟成空過惜也後教  
南康徙太學助教遷按察僉事督四川學方文成  
詣龍場時常德龔元亨辰陽蔣信劉觀時從問學  
比東歸俱有立文成喜謂之曰絕學之餘求道者

少一齊泉楚最易搔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學者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來世俗之謗徃徃以墮墮無立諸友宜以爲鑒刊落聲華務於切已處着實用力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同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也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自兩無妨礙所謂知得則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其後惟乾旣死忠泰之難信後從甘泉公游官轍所至以

明道淑人爲務世稱道林先生其學以萬物一體爲宗其言曰大學始教必先格物致知物也者通身與家國天下而言之也知身家國天下渾是一物則知此心此理與物無對將此身與天下萬物通爲一物何物痛癢非我痛癢旣見得卽如此措工便處處脚着實地五倫萬事此心無所不貫也羅修撰洪先讀其書以爲良工苦心云觀時問未發之中文成曰但戒謹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自見之矣觀時請略示氣象曰啞子喫苦瓜道不得也欲知此苦湏汝自喫曰仁侍側太

息曰如此方是真知便是行坐中皆有省冀元亨  
字惟乾湖廣武陵人學以務實不欺爲主而謹於  
一念王文成在贛時屬以教子已令主濂溪書院  
諸及門之士時時提省剖析令學造不懈諸同門  
嚴事之時宸濂謀逆而浮慕王文成書問學爲名  
高文成乃遣元亨往見之冀有感動濂調以他語  
元亨若不喻獨詳與論學濂退拊掌大咲曰人癡  
一至是耶然以文成故禮待之一日講西銘至父  
母宗子元亨反覆言君臣之義本一體語主於感  
諷濂乃大恚猛大詫濂素暴異時每大詫人立死

左右爲驚懼失措元亨從容理前語如常濂曰此  
生亦大有膽氣贈金遣還元亨歸金有司文成聞  
亟遣人從間道逆之歸及張許索釁卽訊濂曰聞  
王某故與殿下通行乃賣殿下爲功有諸濂不承  
曰無有張許屢詰之曰獨嘗遣冀舉人與我論學  
來張許乃大喜急掩捕元亨備榜掠炮烙迫使誣  
文成通濂終不伏文成大痛苦然憚俱禍不敢訟  
言救之謗稍定乃備咨部院白其冤言本生懷報  
國之忠篤事師之義而橫被冤枉義當與之同死  
辭甚懇會科道交疏論救事得白顧以病卒獄中

同門陸澄應典輩爲棺歛歸其喪計聞文成哭之  
慟移文恤其家元亨篤信力行忠誠慤但視人猶  
已在獄視諸囚殊不異一體諸囚皆感泣向善湖  
廣按察司逮其家妻李與二女俱不怖曰吾夫平  
生尊師講學豈有他哉獄中治麻桌不輟暇誦書  
歌詩事且白守者欲出之李曰未見吾夫吾出安  
歸按察諸僚婦召見辭不赴已潔一室就見則囚  
服見手不釋麻桌問之學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  
衽席間聞者悚然嗚呼可以觀學矣

黃宗賢縮太平人尚書文毅公曜孫也爲童子卽知  
棄舉子業勵志聖賢之學以蔭補後軍都督府都  
事文成自廬陵入覲來見語學文成喜曰此學久  
絕君何所聞曰雖粗有志實未有聞文成曰人惟  
患無志何患無聞訂與終身共學宗賢於其言如  
渴而飲無弗入也後二十年聞文成致良知之旨  
大歎服復執贄稱門人先是方獻夫叔賢與文成  
同官吏部位其上聞語學有省屈已歸事之已歸  
西樵學稍異其後與宗賢誠甫議大禮於上意  
合召纂修明倫大典宗賢不欲行文成諭之曰議  
禮本諸君始其事中間萬一猶有未盡正可因此

潤色調停今元山以日疾未能躬事方霍恐未卽  
出二君復不往則朝廷之意益孤而元山之志荒  
矣務潔其身者楊氏爲我之義君子之心未嘗經  
硜若此也後官宮詹與方同被倚信文成亟稱古  
之太賢斷斷休休風切諸在位深至語具相謨中  
文成卒以吏尚書萼議奪卹典禁學疏力諍家難  
作復以女女其子正億紀綱其家卒立之後復與  
柄臣孚敬隙調外任吏尚書鉉逢孚敬意以僞學  
醜詆之疏力辨 上終眷之諭孚敬曰卿能與縮  
篤舊好卿之益亦多又 諭鉉私不害公蓋調劑議

禮臣如此以禮侍郎定雲中之難還進禮尚書方  
後官大學士柄國自有傳文成官吏部時穆伯潛  
孔暉鄭朝朔一初王純甫道黃宗明誠甫應元忠  
良皆就學朝朔潮人也官御史聞文成論學心契  
之因陳世傑請受學文成告之克念與剖隱微窮  
原本連日夜朝朔喜以爲昔多岐而今大道也時  
已得疾人曰益少休朝朔曰夕死可矣後竟卒是  
時姑蘇有昌穀禎卿者與李慶陽獻吉業古文有  
章已諷仙經悅之故與文成善與論冲舉文成咲  
不應昌穀曰子以予爲非耶將又有所秘耶夫居

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茲去知  
故而宅心埃壒之表而子猶予拒何也文成曰謂  
吾爲有秘道故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謂吾是也  
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  
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  
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織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  
皆心也存心養性順夫命而已而又奚所趨舍於  
其間乎昌穀首肯者久之曰冲舉有諸曰盡爲之  
性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躍於淵矣  
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穀

俛而思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鱗甲吾且爲流  
澌子其煦然矚我以陽春哉然時已屬疾已竟卒  
純甫武城人舉進士受學出掌教應天上下不相  
協文成貽書曉譬之以爲譬金在冶經烈焰受鉗  
錘爲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益精煉惟  
恐火力煨煉之不至及其出冶金亦自喜其煨煉  
之有成也又自咎平日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  
之心及謫官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以感  
之及文成官滁陽而純甫疑於學致書言學以明  
善誠身固也第不知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

今在何處其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處當何如與  
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此等曲折儘  
欲扣求啟發因獻所疑以自附於助我者文成得  
書欲不荅恐其自是荅之無從入也已念純甫自  
是乃其心有所蔽而然非自知其非而故爲是以  
要我者何可以遂已乃復諭之曰反覆來諭純甫  
之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蓋純甫平日徒  
知在心之說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  
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  
已漸悟往日之墮於空虛矣故曰純甫之得力處

在此然已失於支離外馳而莫之覺矣夫心主於  
身性具於心善原於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卽  
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別爲一物  
從何處得來乎純甫之意蓋徃於近儒之說以爲  
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從事事物物上求之而後  
謂之明善蓋純甫之心殆亦疑我之墮於空虛也  
故假是說以發我之蔽吾非不知感純甫此意而  
其實不然也夫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  
所指而異名焉耳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  
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

物純乎理而無人偽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是離而二之也夫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辨者辨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爲誠身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又自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後曰仁至善

與純甫洞剖師旨而純甫乃益親

原忠台仙居人舉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正德中以父老歸侍蕭然山中講學授徒養親者十餘年

世宗入繼統召還授翰林編修尋以直諫杖闕下罷官

黃誠甫字宗明人也溫良澹泊有經濟之志嘗問顏子爲邦爲萬世立常行之道信乎文成曰顏子具體聖人於爲邦大本大原夫子信之故獨舉制度文爲而言謂如是而後盡又不可以本領旣立而防範或濶疎也故又以放鄭聲遠佞人告之



此皆就顏子所至而語若在他入須告以達道九經及明善誠身則萬世常行之道也苟無其本籍令必行夏時必乘殷輅必服周冕舞韶樂豈有益哉蓋箴其微也其後誠甫以郎中議大禮起外官至禮侍郎鄒考功守益與書言今天下扼腕言禮樂矣其亦易惡至中以端其本乎其亦比擬鑽研以鋪張於枝葉乎 聖明在上寤寐堯舜而中和位育瞠乎唐虞何也來教發揮大學而曰經文命脉三禮其皮膚經文其準繩二禮其六經之先後緩急可謂善握其機矣更望

主上精白言之先師平旦精神備在大學而未盡展布天其有意於今日之夷夔乎蓋規切如此未幾卒其後文成望益高弟子彌衆進其著者在浙則有若陸清伯澄季明德本張元冲徐汝珮珊在廣則有若楊氏薛氏昆弟在直隸則有若王汝止良孟伯生源周道通衢在福建則有若馬明衡子莘林以吉而文成官江西最久從受學者至衆而吉中爲盛在新建則有若魏氏兄弟在臨川則陳惟濬南昌則王公弼之倫

薛尚謙侃潮揭陽人也事文成留都者三年志專意

篤省克深至歸以所聞者告其兄尚賢尚賢以博  
學有行箬信於鄉間尚謙少師事之至是聞尚謙  
語而大說盡率其羣弟子姪謁文成虔州受學焉  
而學造愈精尚謙嘗自省好名之病難克也以爲  
好名者非必務外爲人但聞譽而喜聞毀而戚皆  
從名根來文成曰然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  
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卽全無務名  
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求食渴求飲安得有工夫  
好名乎又嘗自咎罪疾以爲輕傲二字爲累也又  
自多悔一日去花間草曰天下間何善難培惡難

去蓋其念也文成警之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賢  
此看善惡皆從軀殼上起念故錯未達曰天地生  
意卽花草何擇賢欲觀花故以花爲善以草爲惡  
如令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卽此善惡皆從汝心  
好惡所生故知錯也曰然則物無善惡乎曰無善  
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卽  
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稱無善無惡何以  
異曰佛氏著在無善惡上便一切將善惡廢置故  
不可以經世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  
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一循夫理

便自有裁成輔相在曰草旣非惡卽草不當去乎  
曰草有妨礙何妨汝去曰去之非作惡乎曰不作  
好惡非全無好惡也惟好惡一循於理而纖毫意  
氣不與焉於未有好惡不異是不作也若與以纖  
毫意思卽心體爲之累而氣動矣曰如惡惡臭如  
好好色安得不着意乎曰此謂誠意非是私意誠  
意惟是循天理纖毫已意不與焉故有所忿懣好  
樂卽不得其正故學莫若廓然而大公蓋進之正  
心其後篤信良知之學乾惕著察於惘然之體旣  
中廢喟然曰此天所以玉吾學於成也研極精奧

作研幾質疑錄以辨學皆從實際理地發揮病億  
測害道曰開拳見子箇數分明不勞猜量病心累  
於物曰是非逆順境界猶時有礙乃知裏許盡是  
私意歐文莊歎以爲梅子黃熟中邊皆甜非可以  
虛見領受云病亟猶手書寄同志矢盡滌偏蔽酌  
夙志爲無負學者稱爲中離先生尚賢官國子助  
教尚謙舉進士官尚書郎嘉靖中與魏給事中良  
弼糾柄臣孚敬罪落職不復召卒

楊仕德驥弟仕鳴潮陽人初仕德從湛編修遊有立  
已受王文成學篤信焉仕德卒湛誌其墓以爲心

心相持如髡如鉗頗訾其失自然之宗文成以爲篤信好學之死靡貳朋輩未嘗有也其後仕鳴亦早卒文成尤痛惜之方鄒文莊官南雍時仕鳴往詣之謂鄒曰公往治舉子業已竭才否乎鄒曰竭矣曰今去欺求慊以致知亦才旣竭否鄒默然仕鳴曰微竭才曷由見卓爾竭才二字晞顏之的也鄒默受者久之其後每舉斯語告學者而太息其賢云

馬子莘明衡莆人也父思聰死寧濠之亂子莘立志精猛深詣卓然不惑於利害閩鄭繼之善夫亟稱之頗留意於文辭文成箴之曰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戒其溺也以監察御史言事落籍士論惜之

陸清伯澄一字元靜歸安人始謁文成於留都月一至已益親後請掃庾下之堂而旦暮侍焉清伯故豪俊後口雍雍默默慊慊自以爲不足也其記文成語首云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功夫說閑話管閑事蓋其篤也已欲屏絕文字專於學文成曰此恐志不堅定爲世習所撓之故而云然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

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使  
在我尚存功利之心雖日談道德仁義亦直功利  
之事况子史詩文之類乎願一洗俗見還復初志  
當釋然融解矣其後以多病從事於養生文成曰養  
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而專制  
志於是則仙家所謂神住氣住精住亦在其中矣  
堯舜湯文周孔其萬物一體之心當無所不至苟  
可以長生久視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篋之  
徒乃其稟賦實然非可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  
長春皆彼學中祖述以爲師者得壽皆不過五六

十則所謂長生之說亦必有所指矣元靜但當遺  
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不當輕信異道弊精  
神靡歲月爲也後謗議大作澄官刑主事欲條爲  
六辨上之文成聞而止之曰無辨止謗嘗聞昔人  
之教矣况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  
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辨乎惟當反求諸已苟其  
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  
輒是已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旣以自信  
歟則當益致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慊所謂默而  
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

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彼其爲說亦將以爲衛夫道也况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之爲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其真也彼旣先橫不信之念莫肯虚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爲勝心浮氣所乘未免過爲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此皆吾儕之責未可專以罪彼爲也中引自咎深切澄乃止其後問照妄動靜文成啓告深至語具文成事中文成於澄最屬意謂曰仁沒吾道益孤致望元靜者不淺澄執父喪毀失明矯湖俗於禮文成爲表其父墓仕至尚書郎

季明德本山陰人旣受學精思力踐慨然以聖人爲可學而至常兢兢磨練於事爲朋友之間患世之學者以自然爲宗忘其所有事習於惰而偷自便也曰心之本體猶龍然戒慎恐懼天命靡寧主宰常惺矩則常定故潛見飛躍隨所遇而時應是以警惕主變化也彼以自然爲宗而不知惕若有同出於虛而卒流於物欲者矣患世學以講經爲病徇偏見蔽曲說任胸臆之所之而去道愈遠也覃

精於六經深研妙詣多所自得胡忠肅公稱其所著易學四同以爲默會義文周孔之心於千載之上足正諸儒先之論於千載之下雖謂集易學之大成可也唐宮詹順之稱其春秋私考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諸傳義例一切摧破如獨以身處其地推見其精而定其是非至地理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派別星曆之數度禘嘗郊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所聚訟而莫能決者皆辨析該貫昔之稱經師者莫及也始明德童年時於經義有深悟旣知學引伸觸長益妙契而文成存時與書言看經書取其有益於學而已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爲所縛雖特見妙詣一時不無開發之益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有反爲之障而不自覺者矣後學成歐文莊亦以習心流注箴之蓋師友切磋入微者如此明德舉進士官監察御史以論禮補外時山陰有徐汝佩珊者舉鄉薦赴南宮舉見策問意詆學不對而出論者以爲尹彥明之後再見云

鄒文莊公守益字謙之江西安福人年十九舉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外艱歸詣王文成謁文成表墓

殊無意於學也文成顧日與之言學一夕忽有省  
曰往吾疑程朱補大學先格物窮理而中庸首慎  
獨何也乃今釋然蓋格致卽慎獨也已證之克復  
之受授愈益信或問之曰顏子資最高故告以中  
庸閩奧乃學者自當從大學讀書窮理循循入也  
曰又不然聖門如樊遲資最下劣乃孔子教之恭  
敬忠初無二語何哉渙然信天德王道一貫於慎  
獨遂納贄稱弟子師焉日津津有人歸温粹冲夷  
異時居養諸氣體爲一變見者驚訝以爲從大治  
中鑄過來也未幾宸濠反馳軍門從征曰君臣師

生之義固然而切磋益深嘉靖改元錄舊臣起用  
明年謁文成越中旣別文成悵望不已門人問曰  
夫子何念謙之之深也文成曰曾子有言以能問  
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謙之近之矣  
抵京復館職會大禮議起率同官疏爭不報明年  
復上疏忤旨下詔獄與修撰呂柟日講學獄中謫  
廣德州判官故事翰林謫官者不參公座不理政  
而先生顧以不閑政爲憂詣名流造問輒不契入  
會稽問文成文成曰善哉問舉大學如保赤子語  
約之於誠心於是隨在署四字以自勗建復古書



院以倡士學刻諭俗禮要以風民俗政化大洽間  
至越文成勞之曰往來越中者言謙之事上嗷嗷  
盡禮見學力也對曰官直應迹如扮戲者隨所遇  
輒應何得執哉文成默然良久曰書稱堯允恭克  
讓謙之信恭讓矣獨自省於允克何如先生恍然  
悟始之恭讓猶之玩世意也於是自克逾深遷南  
主客郎與同志日切磋於學考滿進階請告歸與  
同志論學如饑渴起南考功尋召爲司經局洗馬  
上聖功圖忤旨下禮部參勘則猶以議禮故失  
上意也遷太常少卿掌南院陞南祭酒會九廟災

諸大臣皆惶恐引咎自陳守益獨引殷中宗高宗  
反妖爲祥之說冀有感動遂罷歸先生恢廓善容  
納能忍人不能忍容人不能容於王文成嚴事尊  
信終其身言必稱先師始精思篤踐已渙然於即  
寂即感無二境界即存即省無二功夫即知即行  
無二塗轍即安即勉無二源流融融然渾渾乎於  
道而不自覺也晚自謂進不獲大行於時惟講明  
師說培養人才倡明道術爲實際自鄉國以至四  
方間居游從無一日不與衆聚講言溫氣和隨幾  
曲譬廣證隨事發揮而溫然一體之愛形於辭色

矢口成文疊疊動千百言俾聽者忘倦忿忘燥釋  
如奏雅樂聞九韶聽之不厭卽之而莫能舍也後  
時賢慧者語證悟深者研歸寂達者樂高曠精者  
研主宰流行頗訾先生爲言詮意見而先生守繩  
墨日諄諄於戒慎恐懼庸德庸言之訓不釋也其  
論寂感曰四時常行不論寒暑百物常生不論開  
歛故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論道曰就其不可  
覩不可聞超然聲臭處指爲道就其可覩可聞體  
物不遺處指爲器又曰古人發育峻極只從三千  
三百充拓不是懸空擔當三千三百只從戒懼真

體流出不是支節上檢點單者安小成高者墮虛  
遠未可以語肫肫之學又曰悟得此意只從四時  
常行百物常生處見大極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  
見真性方是一線出來若隱隱見得真性本體而  
日用應酬湊泊不得猶是縫隙在又曰人倫庶物  
日與吾接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故庸言之信庸  
行之謹兢兢不敢放過如織絲者絲絲入筵無一  
絲可斷乃是經綸大經又曰先師提致良知三字  
本體謂之良知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一毫夾雜不得  
工夫謂之致復其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一毫因循不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三  
得又曰除却自欺更無病除却慎獨更無學其自言曰昔見陽明先師時便知從良知上致却認得良知粗故包漫世情倚靠聞見終於潔潔淨淨處未肯着實洗刷此學不受世態點汗不賴聞見充拓不須億中則更不可意氣承擔不在著述繼往開來凡有等着便涉聲臭於洗心神明處尚遠也可謂粹然信之純一不雜矣先生凝重敦厚事親孝撫庶母弟敦愛有加立朝耻阿徇進退之節介然居鄉視里閭疾痛若痾瘵在身諸主清量明戶役悉力清畫爲垂久之計蒙怨謗必行其他周貸

宗族睦隣里繕橋梁廣陂堰皆畢力行病聚請  
走哭鄉人尊事尸祝焉子孫皆以學世其家

歐陽文莊公德字崇一江西泰和人夙有異質蚤以書請學王文成甫冠卽舉鄉試兩不赴春官專於學忘寢食糜粥終歲文成以小秀才呼之欣欣供命雖勞不怠文成公大器之自是研窮剖析盡得其蘊奧涵浸者久之嘉靖初舉進士與門同舉者更僕共馬終講繹無間出知六安州以初政倥偬未暇學爲歎文成曰吾學乃在政務倥偬中遷刑員外郎改翰林修撰地清切學造淵而文成學益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三  
大昌徐文貞爲編修賴以啓覺篤信之如師保公德性深厚挺身恭遜喜怒不形於色而體悟洞暢所至汲汲以明師學求友爲務於人無賢智愚不肖待之溫然一體也羅文莊作困知記嘗良知公以鄉晚進事之甚恭而辯之甚力明知之良卽天之性文莊闢之愈峻而公恭遜和裕意氣不少加也士友好立論輒默坐不語真意薰感以切其內省之心每與學者言朋輩不得以異同生彼我不得因彼我起異同故同志益親屢遷鴻臚卿丁父憂服除留終養以薦起至禮侍郎母卒扶柩南暨

廬墓服未闕特旨召拜禮尚書直內閣時 上深居西內留意於玄修而執主要以操割天下動見拂劇朝廷大議下皆取具一時公卿焚贖不能決而分宜當國懷伎心公灼幾委曲相時裁化欲從容啓沃爲格心 穆宗在裕邸於景王並稱二王不得時見上 上頗諱忌儲貳傳代之事公於請婚慶賀康妃喪具儀上時時以繼體尊統之意別白具言之慮存深遠語黜張皇雖時被譴責終調紆將萌防杜於未然心則殫矣諸政關大體勢頗阻格殉之則貶道執之則忤時者未嘗不調劑燮

和而職思其當也 上眷優渥不衰卒贈賻有加  
禮謚文莊

聶尚書豹字文蔚吉永豐人也舉進士知華亭有聲  
識徐文貞於諸生中教引植立之官御史指斥巨  
鎬及大臣不職者屢屢風裁凜然守平陽北虜入  
塞旁郡多敗衄豹守禦方甚設卒抗賊事聞 世  
宗手勅問相臣平陽守獨能禦賊其爲誰以按察  
副使備兵潼關爲貴溪所忌惡罷歸有薦者忽有  
旨覈守平陽時守禦費多科歛逮於理會貴溪敗  
徐文貞爲力保護得釋歸庚戌虜大入以故官起

備虜道中三遷兵尚書爲本兵時 世宗威斷不  
測殫心力回斡區畫分宜相邊總督邊大帥咸以  
賂進退訖不得行其志會倭寇閩廣分宜薦所幸  
趙文華往視師持不可勒致仕卒贈少保謚恭襄  
先生官御史時謁王文成于越與語學有契旣別  
致書言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  
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  
天下信之不爲多人信之不爲少時方忌學已  
毅然自奮如此然始未納拜及文成薨信念深於  
閩中爲位哭稱門生已與同志功礎益深密而專

之主靜切益深堅被逮時方與學子講中庸校突  
至繫械之見者膽墮先生就械無幾微動顏色就  
械已徐理前語如初已就道父老追送者皆流涕  
油若也於途中與朋輩日論學無須史間錄之曰  
困辨錄以明學而主於歸寂功在收攝保聚其言  
曰中庸言獨易言密言虛言寂言獨復獨立四者  
同出而異名自我有之自我主之小而辨精而明  
尊而無對獨之謂也言天下之至一也根極領要  
觀聞俱泯而機緘之妙鬼神莫窺密之謂也言天  
下之至精也默識靜專龍蟄淵沉靈明內蘊神妙

萬物寂之謂也言天下之至止也內不見已外不  
見人其淵其天而空洞之體其受命也如響虛之  
謂也四者異名均之爲未發之中虛寂言湛一之  
體密獨言歸止之奧而收攝保聚必於乾乾懇懇  
欽明祗畏中得之故敬者聖學始終之要然其論  
頗倚於寂曰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故必自  
其寂者求之使寂而常定則感無不通而天下之  
能事畢矣故能廓然太公自能物來順應有未發  
之中自有發中節之和於事物動用處而格致者  
義襲者也時頗有諍論而羅文恭信之特深

皇明書卷之四十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書卷之四十三終

皇明書卷之四十四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心學述

羅文恭名洪先字達夫吉水人世所稱念菴先生者也  
幼端重有志於仙禪會良知之說行嚮往之常擁  
膝危坐自收攝嘉靖己丑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  
撰引疾歸欲畢志於學過越見王汝中畿汝中言  
良知見成神觸神應大說之已反之凡心習氣包  
裹爲崇不自信也見恭褻就逮時先已不動心大  
敬服求未發之中益攻苦夜減食焚香塊坐一榻



至連霄不寐防危守獨爲兢兢聞有爲性命之學者則累饑寒犯險遭逆旅捽詈往從之不悔其言曰學者自有生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麪未易脫離須終日酬應終日消磨不使習氣乘機潛發方不負此生又曰必安頓收斂枯槁一番而後可以語良知之通塞又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恃妙契而不務反躬以一念之明爲極則以一覺之頃爲實際而欲隨事隨物流行順應未有不倚見解言詮爲支吾者也其寐言曰自震而離而兌陽之浸也自巽而坎而艮而坤陰之浸

也自內而外謂之徃徃主發生自外反內謂之來來主歸復易有太極逆也生兩儀則順矣數徃者順其後天乎知來者逆其先天乎故月從逆爲朔徵之吾身目不逐境而內觀耳不逐聲而反聞心絕物誘而忘智口絕言筌而守默自外來感者我無馳也以是爲未發之中故其學於靜中常蟄常隱伏強陽消頡滑者久之洞啓天門靜聞寒漏恍然覺中虛無物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止極如大海魚龍變化無間隔也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徃古來今渾成一片吾之一身乃其發竅

固非形質之所能限也而學益玄以深中歲復召  
爲春坊贊善爲貴溪所惡擠之會疏請預定  
東宮朝儀遂罷歸築室石蓮洞掩關却掃謝世不  
涉分宜當國數致書欲致之竟謝不復起卒隆慶  
初贈光祿卿賜諡先生事親孝遇族父兄恭處鄉  
里恂恂父憲副公自有傳憲副公遇先生嚴旣貴  
訓勅不異童穉稍失意辭色必厲客至今行酒拂  
席授几如異時先生從事欣如也憲副公卒苦塊  
柴毀不入內三年平生於辭受取與最嚴當路常  
覬絕不納方引疾時抵儀真病殊殆同年項侍御

喬按江北日就訊瓜洲富人坐重罪飾名姝介萬  
金求居間峻拒之項微聞以其意嘗先生先生厲  
聲曰君未聞志士不忘在溝壑乎項太息以爲不  
可及也晚益高峻布袍芒屨居閒樂道士大夫仰  
之如景星慶雲可望不可卽云

先是文成官南鴻臚時吉安福劉伯光曉以世誼往  
謁之聞語學有契由是確然信爲仁由已也遂師  
事學焉文成贈之詩有一語悟真機之歎歸日與  
其族父宜克君亮等共學而聯同志月爲會五日  
曰惜陰文成爲著惜陰說已鄒文莊還自辟雍而

吉學大昌曉孝友謙和語由衷無支蔓一日誦少  
陵語不驚人死不休之語喟然曰嗟乎不當謂學  
不聖人死不休耶恒爲學者舉質鬼神無疑之語  
曰人可欺鬼神不可欺今世可欺後聖有作真僞  
不可欺其自勵如此而羣從宜克君亮皆成德爲  
人士所尊信云

劉宜克諱文敏少稟純固旣聞學自勵曰學苟不成猶  
不學也躬踐默證者久之覺動靜未融乃嘆曰非  
親承師授不可矣詣越見文成學焉而後沛如也  
其學以致心之良知爲宗而操存瞬息不少懈一

主於躬其言曰知體虛明皎如白日無少自欺卽  
權度在我無微不照知其蔽當切磋琢磨則切磋  
琢磨之密而不以爲助知其功當人一已百則人  
一已百之勤而不以爲苦積累可以日升檢束可  
以日強良知之蔽日去良知之體日明德崇業廣  
而至誠可幾又曰一念判決旣明則聖凡燕越道  
德仁義之習自將日新月熟欲罷不能又曰吾性  
常生常止往來起伏非常生也專寂凝固非常止  
也生而不逐是謂常止止而不住是謂常生無住  
無放常感常寂纖毫人力不與焉是謂天然自有

之則又曰除却見在有分辨之知更思天衢與門  
內皆懸想也故有同異無端之可疑良知真體萬  
古一日萬變一致益精益動益虛而不惰則染處  
漸消逐時漸寡查滓渾化則主宰即流行之主宰  
流行即主宰之流行安得許多分別疑慮又曰謂  
吾性一見病症自去此玩光景逐影響欲速助長  
之爲害也須精辨之又曰意念每治每然吾則每  
然每治其用力雖至於已百已千皆困勉者本等  
職分不可欲速不可中止又曰鋒芒機械兩名而  
一病學者以道理文客氣最骨髓深痼隱微之痛

孰察而孰去之又曰於人是非長短一起忿嫉之  
念卽蛇蝎虎狼蓋蛇虎見人卽怒也又曰格心者  
忠之大養志者孝之至君子之忠如臨上帝君子  
之孝視於無形又曰務博索玄厭苦求靜皆欲根  
未淨當切磋不懈執中之功本於精一皜皜不可  
尚亦自濯之暴之中來謂戒慎恐懼可須臾離乎  
又曰功利之習淪肌浹髓非鞭辟近裏常見無動  
之過不足以勝隱微深痼之病諸異時喜頓悟而  
厭積漸任超脫而畏檢束談玄妙而鄙淺近肆然  
無忌而以爲無可無不可任情恣意遂以去病爲

第二義者防之爲兢兢羅文恭贈之詩曰嘆息卓爾域千古能幾諧目擊中有存意會言無乖王光祿時槐從受學稱其岐特壁立不可正視而淳樸無絢飾有太羨玄酒之味精明勇詣於天人死生之理如指諸掌屋漏不愧童孺皆孚而言訥行庸若菽粟布帛之無異於人也其教人一循其本然之知省克於念慮實踐於倫物未嘗爲竒僻險絕之語未卒前語學子曰知體本虛虛乃生生與後學言卽塗轍不一勿違吾宗可矣年八十餘卒學者稱兩峯先生督學使者邵型下郡言劉某力探

聖域倡明正學其令所司具粟帛羊豕往佐其喪學官弟子議所以應祀典者列狀上祠祀之後有督學者奉江陵旨汰從祀本欲汰劉御史臺父顧併汰先生小人之無忌憚如此云

劉君亮諱邦采始學時每竟夕不寐以思有造矣已詣越從王文成學有一諾千古之許文成大稱賞之學者來質疑必曰問君亮已恍然冰解於混一不二之體悟良知克滿無不足不得也曰滿地黃金顧將作鐵使乎自此忘虧成是非獨與天倪俱久之內自省受命駁而氣習之滓未有汰也則深悟

於主宰之真靜者性也流行之凝精者命也主宰  
流行之變化者意也主宰常一所以盡性流行常  
精所以修命學之爲主宰流行之交致者終不可  
混也著易蘊一篇以見意盡性修命老斲斲不怠  
諸語證悟者姍笑之而羅達夫洪先獨深信欲爲  
箋其文以傳其緼曰夫學何爲者也悟性修命知  
天地之化育者也往來交錯庶物露生寂者無  
失其一也冲廓無爲淵穆其容曠曠者無失其精也  
惟悟也故能成天地之文惟修也故能體天地之  
塞悟實者非修性陽而弗駁也修達者非悟命而

弗窒也性隱于命精儲於魄是故命也有性焉君子不  
淆諸命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仗諸性也原始反終知  
之至也又曰有感無動無感無靜心也常感而通  
常應而順意也常往而來常化而生物也常定而  
明常運而照知也見聞之知其糟粕也象著之物  
其凝漚也念慮之意其流澌也動靜之心其遊塵  
也心不失無體之心則心正矣意不失無欲之意  
則意誠矣物不失無住之物則物格矣知不失無  
動之知則知致矣身心意知物者工夫所用之條  
理格致誠正修者條理所用之工夫知所先後者

始條理也天序也又曰忘其所有事者昏索其所  
無事者紛昏不勝紛者雜紛不勝昏者塞紛猶夢  
也昏猶醉也醒醉遣夢者惺惺也瞬有存息有養  
前無迎後無將何病乎塞何憂乎雜又曰德非潛  
不光心非淡不休識恒歛曰潛欲恒釋曰淡淡以  
平感物而動之情潛以立人生而靜之本是故清  
明在躬志氣如神潛且淡者與又曰已者命之所  
稟禮者性之所具人之生也性一而命殊故人之  
過也各於其黨虞仲之放伯夷之隘下惠之不恭  
子貢之達子路之勇原憲之狷曾點之狂子張之

堂堂皆已也雖痛克之猶恐守已者固而從人者  
輕也惟堯舜爲能舍非竭才不能克是故能見無  
動之過通乎微矣能淨無垢之塵可與幾矣草昧  
之險無動之過也野馬之運無垢之塵也故聖人  
洗心退藏於密神武而不殺也夫又曰能心忘則  
心謙勝心忘則心平侈心忘則心淡躁心忘則心  
泰嫉心忘則心和謙以受益平以稱施淡以發智  
泰以明威和以通志成性存存九德咸事又曰心  
之爲體也虛其爲用也實義質禮行遜出信成致  
其實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致其虛也虛以通天

下之志實以成天下之務虛實相生則德不孤是故常無我以觀其體心普萬物而無心也常無欲以觀其用情順萬事而無情也又曰見玄而不影響者鮮矣務博而不支離者鮮矣見過以致玄玄而質也務約以致博博而寂也高明效天博厚法地弘心澄意之學也又曰感應而無起滅太虛之流行優優生化之學也著察而落感應照心之爲用憧憧往來之私也優優則時止時行議擬以成變改過遷善同歸於不識不知而已焉又曰伯玉不以昭昭申節冥冥惰行感應之著察者也原憲

之克伐怨慾不行著察之感應者也念念謹念其知也遷念念一念其知也凝顏子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主宰流行明照俱至猶之赤日麗空照四方而不落萬象矣曰明道之獵心復萌見林木之嘉者起計度何也曰斯固顏子之學過而不成念者也未嘗嬰明體而起知端曰然則曾子之易簣得於童子之執燭非嬰明體而起端乎曰猶之日月雲滂空照一也蓋良知流行變通有定從而無典常曾子之以虛受人又非過焉改焉者可論也曰其謂得正而斃焉何也曰正無定體惟



意所安是故學莫踰於致知訣莫要於知止又曰  
多聞不畜聞無聞也多見不宿見無見也獨聞者  
塞獨見者執小成而已矣是故君子多識前言往  
行以畜其德大畜也又曰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  
思不慎是無心也九疇不叙是無天下國家也修  
容以立人道慎思以達天德叙疇以順帝則君子  
理此三者故全也又曰建極在君修極在公卿遵  
極在守令徵極在庶民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庶民  
徵矣省刑平稅敬老慈幼守令遵矣尊賢任能謹  
度宣化公卿修矣敬天勤民禮叙樂和皇極建矣

惟皇作極惟帝時克一哉王心協哉衆志元氣充  
塞太和保合人感天應雨暘時若寒暑不侵治之  
極也伯光仕爲令宜克君亮俱棄舉子業專於學  
已君亮以聘舉鄉試仕爲泰寧教諭同知嘉興府  
學者稱師泉先生先生與學者語不唱唯危坐默  
對有問隨酬折卽片言能開人夙昔沉錮有鍛鍊  
令人矍然自化有開剖令人躍然疾亟門人朱調  
問先生此際視平日何如公曰形詎能累性哉今  
吾自若也遂瞑同邑三五先生劉一舒陽幼從劉  
伯光先生學舉子業讀性理大全忽有省動希聖

之志間以白伯光伯光喜出所聞於王文成者告之則大動時文成開府虔卽奮請往受學適歲暮立負笈冒風雪造焉除夕旅宿十指僵皴不能屈伸欣如也元日奉伯光書因冀惟乾以見翼日病王文成問惟乾曰吉中昨來者生今安在以病對曰是生少然行且享予清福可教也明日入惟乾以告俾前謝文成曰欲享清福惟能辛苦者得之自是薄滋味忍嗜慾專於學篤深與同志羣處竟日夕默坐無一語退與之直規遠諷真意懇惻俾聽者自動也其讓善下能退然以其身下之故學

造日深察其志慄慄乎懼泥滓之汙得毫毛入其心昭昭乎志揭日月而行之也其言曰知者心之神明也知善知不善知好善知惡不善知必爲善知必不爲不善是至善也是人之明德也天之明命也故曰良致言學也致者力而後天者全曰明明德曰顧諟天之明命舉致之之謂也五常百行堯贊帝堯曰欽明非知之至而何中知之不倚於聞觀者也敬知之無怠者也誠知之無妄者也靜知之無欲者也寂知之無思爲者也仁知之生生

與物同體者也各指所之而皆指夫知之良也故  
曰致知焉盡矣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知幾也夫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曰萬夫之望曰知  
幾其神又曰獨知之明大明縣象照臨天下者似  
之蓋觀於晉人有失則者明入于地矣有邪僻之  
見者入左腹矣蓋觀於明夷又曰著焉察焉無或  
遺焉者聖人之無不知踐焉履焉無不勝焉者聖  
人之無不能洽聞亦知多藝亦能闇於其大者矣  
又曰庶物曰明人倫曰察天道曰明民故曰察曰  
事天明曰事地察稱聖人者必言明言察知之至

者也又曰知與行一爲真知言與行顧爲德言據  
拾者盜支離者僞盜與僞道其不行矣夫又曰至  
健者知之健至順者知之順唯健也不可險之而  
知險唯順也不可阻之而知阻人心惟危險阻之  
謂也健順精一之至也君子蓋無時而不懼夫危  
也又曰置我身於人人之中而非之是之惡之愛  
之奪之予之者夫然後可與無我又曰諸情先欲  
諸不善起於欲欲遂則侈欲滿則驕欲拂則怨欲  
喪則戚欲沮則摧欲急則躁欲爭則忮欲深則婪  
欲苟則污欲牽則迷欲窮則亂欲者不善之端也

皇明書 卷之四十四 三  
小則過大則輕生禍倫滅天理而縱之故欲消俱  
消欲淡俱淡欲至於無情之順也性之靜也天地  
之真也又曰許友以不爽而爽者非相欺也意氣  
也意氣以相許能不爽乎其自許也亦然故許之  
心者則如季子之必酬非以酬人酬我也又曰同  
善而異拂君子容有是乎譽我從而善之毀我從  
而弗善之君子容有是乎諍我貌受之不衷受之  
君子容有是乎責善之言得吾情者德之不得吾  
情亦德之君子之心也又曰水之激失水之真矣  
情之激失情之真矣君子之情不激也故不激其

言又曰同異之辨得其情而喻之可也徒以異已  
輒詆之又不得其情非自蔽耶在昔有之如刑獄  
之寃具存而可睹矣又曰聞人之不善懲創之益  
少而潛損爲多故言人不善自損也又聽者損以  
鄉舉仕爲碭山令碭山瘠又三歲再歎山澤多亡  
命咨吁撫摩有惻怛之愛簡士而教之士以丕動  
表孝子閭祭節婦墓而俗化興料民授役城築子  
來而武備畢修河決新渠齋河濱者七日而禱願  
以身請命河忽自䟽者數十里以薦入臺爲御史  
永禧宮成以禱祠百官表賀同官推爲首曰此當諫

卽不諫可復賀耶於是臺官獨不賀時分宜當國  
曲加禮延至引疾歸徐文貞心服焉比當國以薦  
與吳御史悌並召辭不赴先生少失恃鞠於祖母  
慈孝篤深事父孝終孺慕父歿執喪毀廬墓貞孤  
一節而清和具體惓惓訓誘故賢智愚不肖畢歸  
心焉晚築雲霞洞于三峯以棲素琴古易枕几瓢  
笈皆箴銘四壁蕭然而從之者成市自東廓先生  
沒學者師尊之如公卒之日哭之者如雲自庭達  
間巷聲不絕共建祠祀焉余西游及從諸先生游  
指擘自文莊公鍛鍊自師泉先生而受三五先生

遇最深厚善故具次其事是時海內言學者稱吉  
安稱安福泰和萬安有劉憲副秉鑑劉虞部魁尹  
太守一仁王子懋釗之倫憲副正德中舉進士授  
寧津令羣盜亂圍寧津堅城以兵憲斬盜首五百  
級得賊酋 武皇帝南征 世宗繼統治境先後  
供億身勤而下不擾糾巨闖罪逮詔獄謫官初受  
學甘泉已篤信王學諸及文成門受學者輒恂恂  
下之謫官潮貳守以所學勵潮之人自執彌下布  
忱懇惻潮人感而學者衆所至祀名宦祠郡邑鄉  
賢祠虞部以鄉舉入官判寶慶知鈞州同知潮州

府所至民思陞工部員外郎上安攘十事疏修外  
城垣主黑窰廠詔立雷壇祀雷神魁主黑窰廠以  
其職諫言陶埏之艱請節土木費杖闕下繫詔獄  
與楊御史爵周給事怡在獄講習人稱三君子旣  
釋未抵家復逮貽家人詩有孤臣此日勞 明主  
萬里何心覲此生之句後以三殿火釋歸卒魁受  
學王文成歸事鄒文莊人稱其篤志力行守官廉  
惠祿頒三黨家不遺羸直道事人宦不期達留滯  
州郡十八年不遇矣一躋郎署忠義矯然濱死彌  
厲而氣宇和穆薰然襲人以為養盛自致焉子懋

始受學梅源東廓二先生旣學於王文成聞輒信  
信輒學學輒不已輒欲以及人未嘗一日不勤懇  
於心其事親孝事兄如事父與弟鏡鑄為同志家  
庭切偲朋友之善喜成之有未善規諷切切與人  
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弟與鄉閭言依於忠  
信禮義人不善規不諷而直不忌於廣座衆人然  
相成之意懇惻由衷逆人耳而人心厭服之不怨  
也家旁落不留情生產衣食不耻糲壞而中欣欣  
由若也安成論學者至衆而論講學者不空談必

曰王柳川云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新建魏氏兄弟良弼師說良政師伊良器師顏良貴  
師孟也文成撫江西時昆季胥從受學唐御史龍  
時巡按江西邵副使銳時督學皆守舊學疑之謂  
諸生言王公天資高難學諸生各務實守常業毋  
奔謁爲虛談時從游者頗憚避而師伊兄弟及南  
昌王公弼臣鍾明應文奎吳維良子金毅然不爲  
動師伊孝友敦朴渾然天成而聞道最早燕居無  
惰容嘗曰學問頭腦旣明惟專一得之氣專則清  
精專則明神專則靈又曰不充人何人不可處不  
累事何事不可爲發解江西乃遂卒兄師說嘗言

真中見良政輒流汗浹背其生前可知

師顏性超穎絕人旣受學而涵養深純卓然以顏子  
爲嚮往沖然恬於道而溫恭敏妙善啓迪來學文  
成歎之曰得師顏而門人日益親居越中久卽文  
成家帷薄骨肉密爲調劑而合也旣屬疾恐爲親  
憂日宴笑如常一日請父母兄弟與宴語忽曰今  
日似少瘳喜酒飲也父母喜具酒酒至飲奉觴請  
家大人同飲又請兄弟飲已謂兄弟曰吾病尚不  
勝冠履也舉以其所有分遺之已而曰吾倦欲假  
寐旣就枕遂瞑其處死生之際暇豫至於此王汝

皇明書 卷之四十四  
中爲諸生敏妙不說學居與文成隣不見也師顏  
溫巽善入多方誘諭之乃受學後稱高第深感之  
曰師顏生我也師顏卒汝中語及必流涕歐文莊  
哭之文甚哀後巡撫何公遷立石表其墓

師訖嘉靖初舉進士知松陽縣召入給事中累遷至  
禮科都給事中在諫垣七年論諍章數十上其大  
者則論保定侯梁永福兵尚書王時中大學士張  
孚敬吏尚書汪鉉及論救都御史王應鵬南京御  
史馬敷諸人每疏上輒廷杖杖已或釋或下詔獄  
杖癱或小愈或未愈又 旨下復杖獄卒爲流涕

臀至無膚而直聲動天下 世宗至明武於永嘉  
特親故素困楚之以快忿然終念之曰小秀才狂  
却有膽故終不奪其官已大察張汪共擠之竟罷  
歸公清標秀骨風神灑然目光如秋水淵澄瑩碧  
骨森峻家食四十年講求性命之學亦殊好養生  
家言知命後屏居村塢朔望還家謁先祠與夫人  
列坐對談談畢輒去不入內足不履城郭接引後  
進貌恭而言厲見者意銷縉紳以爲模楷晚歲忽  
買四書五經性理諸大全書甚具或問之曰課幼  
子稚孫乎曰不然吾何敢不愛日吾自課讀之旣



老不釋手蓋狎與譚仙術者處卒無獲而一意於聖修隆慶初錄用忠鯁公篤老進太常寺少卿致仕卒後文成歸越來學者日進往來恒數百同門爲之語曰江有何黃浙有錢王黃何者謂雩都何性之廷仁黃正之弘綱錢王則餘姚錢德洪寬山陰王汝中畿廷仁始有慕於白沙之學已弘綱受學虔州歸語之學卽慨然走虔從受學居母憂斬然以禮自度與人語必依於所學歐歐懇款如有味乎其中而不能吐者伺聽者意解乃已其言曰學須從起端發念處察識知過卽良知改過卽致

知語學者涉精深輒握手相戒以爲先生語無是也仕爲新會令始至曰吾不及白沙之門今幸聞其學敢以俗吏臨其子弟卽釋菜於其祠而後視事政尚簡易政暇就祠中申主靜無欲之旨士多興者遷南工部主事分司儀真推貨蕪湖所至皆有碑識思家故豐及聞學勇於克己急於徙義廣於推恩卒之日囊無餘金稱貸而後襄事弘綱及文成門甫三日輒悟心理合一之旨文成沒與吉州諸同志繹舊學不輟領鄉薦授汀州推官遷刑主事以直道忤宰執謝病歸

王良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故業鹽無宿學者而汝止孝親出天性寒日見親以急驚盥冷水乃痛哭曰某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何用爲人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惟謹又之行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坐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卽悟人時已能如此於是謝役秉禮爲儒者而人未之識也益有年王文成以副都御史撫江西矣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良說論語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汝止乃大喜

卽日造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爲贄以賓禮見文成異之下階迎入良長揖上坐論學居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已文成居越時時造越中請質已太息曰是某之罪也夫何風之未遠也辭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師說化導所至人聚觀聽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相顧貽愕共匿車勸止留一月竟諧衆心而反而汝止意終遠矣汝止骨剛氣和性靈朗徹見人眉睫卽知其所存學者意慮稍疎漏見之不敢正而

皇明書 卷之四十四  
視也接引人無間僕隸雖顯貴悍戾不說學者聞  
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事使本  
疑頓解機應疾響諸聲應氣求者望庭爲歸與剖  
析精蘊莫不虛往實還而喜溢色眉也益汝止之  
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已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  
爲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  
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其言曰  
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旣無所向又  
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又曰知愚夫愚婦與知  
與能與鳶魚飛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語持

功太嚴者曰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  
於收者呼之應而起曰汝心見在何求心乎曰卽  
事是心更無心矣卽心是事更無事矣郡守召辭  
以疾謂門人曰致師而學學不誠矣往教教不立  
矣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不智也此道之精也或  
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者何敢  
隱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洪御史垣構舍居其徒吳  
御史悌抗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誌其墓以爲  
契聖歸真生知之亞晚作格物要旨勉仁方諸篇  
或百世不可易云從受學者甚衆而林文選春最

賢春字子仁幼學堅苦已受學悛悛謹循一束修  
之問畏之若苞苴行必愜人情之所安故不爲嵬  
崖斬絕之行言必衡乎力故不爲要眇浮濶之言  
於世紛華盛麗猥巧慧辨未嘗一有濡膩也起家  
爲會試舉首登進士第官吏曹至文選郎中吏部  
稱文選至要重故峻門第雖親故不徃拜以爲常  
子仁獨門無留賓同志中雖名位絕不相埒者悛  
悛下之惟謹出部則徧走刺諸賓客夜則挾衾被  
徃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其論學輒曰吾師  
心齋說如是惟恐人之不入意烝烝如也

日臻是時縉紳士以學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  
解悟能發揮師說者推山陰王汝中畿志行樞實  
則推子仁與吉水羅達夫洪先達夫於朋友中最  
沈密矣然子仁猶面疵之以其露才也然子仁本  
以長厚清苦謹繩墨自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  
向臧否醇雜自程度而時學徵本體益精頗以爲  
於膠解凍釋未知其何如而子仁亦自歎曰此治  
病於標者也然其後蕩者失所歸而子仁終質行  
矣子仁官吏曹久以母病癱嘗謝病歸養長選事  
慎擇監司守令而賢儒同志者薦進之其自言曰

選曹之職上欲以其心通於君相與冢宰之心下欲以其心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皆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誠令相冢宰之心與天下之人心合則吾職舉吾志行矣其自任如此

海寧董蘿石澣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吟詠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也已遊會稽聞王文成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上坐文成異其氣貌且年

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退謂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常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來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旣老

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文成文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詰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之者則闕然

共非笑指斥若恠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非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廬峰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聞益克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之或爲

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邪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鬢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王文成爲之記

紹興守南元善大吉渭南人始以禮闈舉主於文成稱門生然豪曠性不拘小節於學弗信也見門人日進心疑之遣弟逢吉造焉意以覘逢吉聞言歸備以告如是者累日乃悟曰所學是也始數來就見且曰大吉臨政過多矣先生何無一言以教之

先生曰何過元善歷數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元善愕曰未有也曰吾不言君何自知之曰良知先生笑曰良知非我所常言者乎元善笑謝而去居數日復來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事而悔也孰若先生預以告令不犯爲佳乎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爲真元善笑謝而去居數日復來自數過益密且曰卽身過可免心過奈何先生曰昔鏡未開可藏垢也今開矣雖纖塵落亦見能自藏乎此作聖之幾也元善乃大省闢稽山書院聚八邑之士使就學而政益大修士夫之不逞者胥怨誹以

入覲矢官去猶致書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至得喪屈伸間一語不及也文成嘆息以爲有朝聞夕死之志云

約論曰自王文成惻天下以識爲知以踐迹爲行而離述於本也揭良知爲聖訣卽知卽行卽博卽約俾天下知聖可學而至渙然於本心颯颯乎有被矣然默成不言之旨近破去經傳而束書游談者利之得心忘象之宗近脫略成式而宕無忌憚者假焉其悟者億心意知物無善惡語益超頓而

踐履不掩甚乃汗下滋僞士大夫至以學相詬病則豈學之過哉高者研寂靜而頗訾忠信篤敬爲下乘博獵者爲講張集同游爲招徠引取而時押闔翕闢之乃佻佻靡覲顏色取仁爲人師則夫依獨知自慎自慥慥於庸言庸行以乾乾不息於誠也豈非道德之符而修學之統哉昔孔子思先進難有恒而慨道之不明不行斯已久矣







皇明書卷之四十五

列女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鄧王妃郭武定侯英女也王就封而薨無子妃痛哭  
 曰王賢今舍我去又無子尚復誰恃對鏡自寫容  
 付宮人侯吾諸女長與之令識母容也遂自經時  
 唐王妃高氏未冊封而王卒亦自經追封唐王妃  
 寧王妃婁氏廣信婁諒克貞女也爲庶人濠妃貞  
 淑有家學事濠一於禮濠雖暴多內嬖然禮敬妃  
 不衰已濠有異志輒諫後苦諫至涕泗諫不聽及



濠被執入見王文成左右立相向濠謂文成曰吾欲有言文成曰願殿下無卮言濠曰非他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於今苦勸諫不納以至此適赴水死矣望公遣人爲收之王立遣校四求尸得之蓋妃自出城輒周身用紙繩自結束故尸易辨其處變能自全如此王發自克貞所爲脩禮瘞之

賈夫人者周王府輔國將軍鎔夫人也家爲通許宦族而謙約孝敬姑田夫人嚴夫人事之當其意懽其心事輔國輔國安焉及有子女視諸妾子女如已子女時知縣妻者夫人從女兒也時死賊

妻見賊亦死夫人聞之曰吁吾姊見賊而後死子不若未見賊而死之爲愈也疾革力起盥櫛坐取服用珍綺畢散之諸子女若妾輔國問終事曰慎而已永久之圖毋徒事觀美爲也又問笑而曰君慮閔損衣單耶何問之數也將絕曰取命冠服來國典也吾冠服之見祖宗地下君子曰夫死者人之大閑也賈夫人臨絕而不亂女之君子耶

魏夫人宋氏祭酒觀之母也武昌蒲圻人七歲能誦曲禮內則十歲共女事無闕歸同邑魏雲瑞雲瑞履行高潔爲儒者夫人實相之居母姑之喪皆哀

毀䟽食者三年庶姑羅性素嚴難事夫人始終順  
事之疾侍湯藥惟謹沒歛塋必豐雲瑞客齊安而  
卒遣其子往逆柩或曰江多蛟龍性惡屍以柩渡  
虞有變必焚骨歸矣夫人哭喻之曰是將陷吾母  
子於大戮也爾忍以而父爲灰燼耶亟往毋憚而  
父善人也神必相之謹毋爲羗胡俗所爲迄渡風  
浪恬然喪旣還或曰柩入門陰陽家所忌盍慎諸  
夫人曰吾夫也舍故宅何適魂無知則已如有知  
其謂之何卽弗利必萃於未亡人之身於是惟正  
堂安焉朝夕臨毀瘁幾不能生里豪周一以夫人

夫死子幼可侮也客龔甲摹雲瑞手書僞爲券侵  
賴其田宅訟不直夫人檢雲瑞手書數通質之終  
不近乃得直於是夫人泣召三子誨之曰家不造  
門戶凋落甚若曹宜力學自立大汝家卽不然而  
父之世衰矣日夜勗諸子於學而有成及得疾命  
昇柩堂下沐之曰吾藏身其中必無隙乃佳耳取  
衣衾當歛者懸之柩餘散諸親族元日坐堂上親  
戚爲壽畢曰我明日逝矣爲我謝諸姑諸姊妹女  
子子也翌日沐浴更衣坐呼諸子曰吾年七十餘  
壽足矣死自吾順勿號慟聒我語已卒

陳節婦吳氏諱靜貞學士繼之母也世爲廬江名門以累世合爨見旌節婦生法家耳目濡染洽於軌範而孝友仁恕出天性好經史探閱達奧義善雅琴能詩爲文繡精巧平居未嘗一見其惰容歲疫從家姑蘇遂歸爲陳經歷妻祖妣江碩人者宋相江文忠公孫女也執禮嚴事求整飾節婦順事無違志夫少負重名所與游多四方豪俊無虛座節婦具修醕甚虔怡怡如也夫仕爲濟南經歷卒遺子繼碩人年老矣婦少艾誓志保孤嗣其宗謝膏沐絕容飾衣粗食糲躬紡績忘暑寒宵旦也經歷

故高潔食貧家惟書二萬卷念江碩人老矣一旦以失子故乏腆養將不堪每食必柔嘉而身操畚鉗力畦圃以共養繼稍長口授之孝經語孟詩集傳日講發其義年十二遣從碩師游道遠則麥粉作餌納懷令饑則食之必毋歸暮歸課所業孤燈煢煢母子相依倏不知夜之參半也教三女長適范昭次適劉政皆夫亡秉志振風節節婦端凝慧達臨事有明斷其持已待人忠敬醇一祭祀供俎實齋沐承事翼翼盡誠孝雖年旣老終歲未嘗近外庭姻戚若無與交者而吉凶賙遺禮厚獨先也

採摭經傳著女範數十條授子婦俾習爲規宗姻  
法之鄉黨化之以守節中著令得旌門年八十有  
一乃終

何夫人揭氏者吏尚書文淵妻刑尚書喬新之母也  
建昌廣昌人生有淑質甫五歲母授以孝經小學  
語孟諸書甚習稍長盡習紉縫爲女紅夜則燃松  
明以讀書旣歸何氏事姑順姑性嚴小心將事每  
得其歡心初尚書委已於學家事一不問夫人治  
酒漿供膳羞諸苞苴問遺米鹽細碎之事罔不畢  
給及尚書爲御史豪右有抵法者治之急權貴交

請之不得乃獻尚書出以黃金二百兩置前拜且  
請夫人叱諸僮收縛送御史獄尚書曰真吾妻也  
及尚書官刑侍退食不悅問之曰監生有呈文書  
者吾怪其瘠甚問之則不食二日矣吾哀之未有  
以賜也故歎夫人曰曷不以昨所得俸鈔給之尚  
書喜立舉以賜夫人以尚書入官封孺人進封淑  
人里巷訥艷而夫人恬然接宗姻女婦益謙以和  
練衣蔬食不異平日卒以子貴封夫人

黃安人者林尚書俊母也配爲教授元旭妻旣歸王  
大姑方孺人方治家嚴能得其權心方年高食少

善饑則日進六七食稀稠酸澹咸默適其意方血  
衰善感能調適其寒溫氣善滯時摩慰使暢流夜  
善魘伺其睡熟扶使側卧理手足令無魘也乃出  
戶績頃復往候方魘則爪足跟微呼之夜常五六  
起以爲常稍疾則徹明不交一睫方有姚氏甥鞠  
于家百計撫視以悅其心御妾楊有恩視妾子均  
子也賓祀曲致厚潔三族有求丐必委曲畀之至  
自解衣分理不厭也陳氏孀三子俱一歲死令其  
子侃傳各許一女聘其孤平生無深坐無疾言方  
與文賓坐聞二子企舉無動容盥浴食飲治饌具

必親未嘗呼侍婢也氣靜言徐雖子孫莫知其音  
吐大小者諸子幼或詈人曰於村俗何異疾走曰  
何急事俊生子得奇夢喜間以語所知母聞之曰  
驗未益刺躁也吳氏妹死旣殯婿劉歸其貲蓋笈  
筍毋指一簪曰是借之某者餘留新人年四十卽  
自居老成不與諸妾御至老紡績不倦夜率盡二  
鼓足不出閨門雖孫婿亦罕見其面以禮自度比  
於老不衰

吳孺人駱氏尚書吳廷舉之母也爲處士英之妻英  
早世哭欲絕以廷舉少忍之然終喪睚眦不時曠

闔屏屏處衣止絺苧蓬弗柳垢弗沐也廷舉遘暴疾羣叔意必死欲具檮禁母爲禱藥徒費也母復之自朔達望晝夜不少瞬諸嫗番休更視弗能支胥歎息曰神人也而廷舉竟瘳少長督之學曰若卽不逐晷自策勵流而日月與鄉人俱而母將何歸耶時家索莫甚歲連侵而師賓問遺率如常澣滌紉綴衣廷舉就學者不後他學子維綻汗闢跛必褫而責之廷舉秀而修臞啖肉不盡蔬不御葷辛尤不樂戲弄百玩問之曰母教則然貫穿經史若炙轂輅曰母遣出學宵入燹燭治女事教之學

嚴也於人介取而多予他學子間以書遺廷舉輒怒斥還之性不喜紛華嫁時衣三十年尚襜如也花晨燈夕蒼梧俗雜選游觀以爲俗酷惡之俗有化之者年五十而卒

曾母李氏者襄陽曹御史璘母也幼婉婉沈慧聞父兄誦讀輒竊聽心領間以成誦年二十歸曹事舅姑謹處尊幼義而有恩從姒有孀居自守者敬愛彌至爲嫁其孤女有貧不能衣食遣其隣自以意給之僕道得遺金遣就所遺處俟之歸其主璘官御史欲言事懼貽母憂乘間先白之母曰守汝官



慎汝事言汝戆也母我念疏上果下獄母忿憂不見辭色或以危言恐之母曰必母是比璘引疾得告兩京大臣及臺諫䟽起用母曰宜有之然非予樂也聞者服其賢比疾亟璘憂甚母諭之曰世患天吾年七十有六世患貧且賤吾生長名門豐有衣食又以汝故被國恩受封復何憂惟我死子孫母失我家法足矣言訖而逝母貞專有性量善掩覆人過故能睦有家

鄭夫人太保工尚書李錢配也湯陰人家累世同居事太保於微太保父小官留秦養管馬夫人晝汎

掃汲爨夜與太保同一燈讀書紡績丙夜秣官馬而後就寢益其勤如此及太保貴寵祿冠河朔而夫人治盦奉祀愈益勤日無流視口無飾詞躬靡惰容心忘矜志壯氣獨子卽爲太保納側室側室生子則抱諸懷胸嫗之至有成夫人有金釵所生子吏部主事繼先欲得之爲長孫內婦不許後出助妾子繼先婚或問之曰吾豈老賸不念嫡孫哉顧繼光無私財且自孫議婚而來所費貲業過吾嫁時及視吾嫁女奚啻數倍又可益之乎一穉子卽令從金履采後復能苦力詩書哉及太保父子

罷官還湯陰主事稍稍營貲產夫人不說曰吾常  
憂吾家福優於德天將哀以益人今復求增乎天  
寧私李氏耶聞者歎服之崔子曰銑垂髫夫人許  
女後依李氏居見夫人行事儉於富勤於耄思婦  
媵而仁姻故若其中心安而樂之雖詩所頌穆木  
葛覃何加焉

李淑人崔侍郎銑母戶侍郎李和之女也安陽人少  
從父官京師每倖臣石彪曹欽退朝過門驕導誼  
赫告母曰天子出不若是其何以免後果敗年十  
八失母諸弟妹咸幼侍郎時爲給事中日在公淑

人代母理家務字諸弟妹甚劬侍郎甚賢之擇配  
得山東崔陞女之淑人旣歸崔則取姊成衣以奉  
姑以其貴下諸姊妹後陞舉進士以主事丁內艱  
歸貧甚淑人自食糠粃節食以食夫主事性方直  
事惟心所安弗回撓多忤上官意又苦介淑人相  
之爲卑官二十年貫屋居淑人令僮日拾馬遺自  
夾薪以爨人或饋一介必勸夫固却之曰古云文  
官不要錢憂食羊不如樂飲湯連失五子生侍郎  
年三十有六矣終不以華好衣弄之主事出守延  
安侍郎少私以紙易瓜淑人怒朴之曰此通賄漸

也爲官多因妻若子好貨敗厥名後侍郎官侍讀  
在告出飲歸詈婢于室淑人早起數之曰婢可怒  
何不待醒乃詈爲也爾爲儒爲天子法從當如  
是乎於是侍讀偕從母弟跪謝過乃已從延  
安進官叅政歸無厚產食指三十食未嘗兼味淑  
人攻女紅苦節約佐之有人所不堪者後諸孫衣  
稍華必責婦曰吾中年生汝夫又止獨子尺帛而  
上不敢求今汝於子顧曲徇所求乎夫貪以成求  
求而遭阻尚懼而知恥求無弗遂則弗知恥將何  
所不爲也病且卒出衣及簪珥賜子孫及外孫而

以祀一遺父侍郎守墓者妻曰語爾夫守墓當益  
謹吾事父母今止矣語不及私方淑人病時侍郎  
妻李口侍疾不寐急叩首北斗下血流漬磚淑人  
喪三年衣衰食素不他出也侍郎官翰林爲逆瑾  
出爲南部郎渡江風幾覆家人惶迫李徐曰此正  
命猶勝附瑾得禍者侍郎官南琴酒請歸已得報  
候部書下閑居者兩旬終不市南都一物諸生大  
厭服之侍郎居淑人憂或餽之騾侍郎泣曰母嘗  
恨無驢令見之必喜李曰君未知姑使以勤力致  
則然未必說饋者侍郎大慙曰嗟乎吾母德使婦

不能忘至此乎以父尚書鏃遭狂生訟而憂得左脅刺痛逆攻膈遂卒

李宜人淮王長史勲之女也幼有至性事繼母張以孝聞張病禱天請身代張口長子女乃獨憐宜人篤愛之如所生父訓導新野時悅吉水羅生循許女之往就婚試之文立就則大喜曰鴛鳥豈直搏鼠耶延師課之學二年始婚居無何羅遊白河以羣從留爲諸生宜人從則卽服餼操作親爨曾不異貧婦其後羅起進士由兵曹歷鎮江淮安南郡守已備兵徐州在邸署謹管鑰嚴出納其清約懃

粹曾不異白河時在兵曹逾瑾張甚卽中以奉法數忤瑾瑾啣之數使人伺兵曹於是卽中日夜留曹中治文書不敢歸而宜人獨擁戶爨馬矢時買魚肉餉曹中而自與諸女奴食脫粟不厭也瑾伺之數月竟寂然鎮江夾江淮之衝其地魚塩米穀重裝大賈之所輳多見可欲而守廉好修又徃徃割俸錢資過客宜人不謂迂也攜女奴日徃後園掘野蔬而食之於是宜人凡再受封矣至無錢買冠帔嘗從諸僚婦飲諸僚婦皆冠珠翠冠明璫釧金燁然宜人旣素不能具冠又獨衣故貧時衣以

往女驢有獻金首飾潛入者痛呵絕之於是諸僚婦始赧然內發愧矣宜人待娣姒執禮甚卑諸舅兄弟至不欲輕與見見他婦對客清辨者每爲色赤至其訓子孫訓外氏諸幼必以道義斬斬不假辭色前後所生子皆早夭既有娠復爲夫納側室絕少嫌忌已聞其以言相侵獨掩耳走甚則爲飲泣不能出一語宜人於子女苦楚矣子洪先又時時多疾疾然督之學不少貸洪先爲進士舉首歸飭介厲行宜人輒首領之曾不迂其所爲平居見人寒餓窘迫輒涕下思貸之每食見幼稚無間貴

賤必停筯分給歲天寒取舊裳浣淨補衣諸減獲務令完厚諸女奴違命不箠朴爲分其勞素會歲天寒手僵木浙浙甕盎間迨夜分不置或訝之曰女奴不稱吾意寧吾自爲之省氣也年六十餘盛暑中猶向爨室視食飲卽突煤蒙面不計比疾亟猶數指側室子女示洪先淚泫泫下若以相屬然其德厚如此

封孺人張氏常熟陳御史察之繼室也察舉進士始入室甫踰月之官留以侍其母養母時遣從察兩臺及京師席未煖輒歸歸侍姑養十常居七八其

從宦躬執爨布荆蔬食泊如也既受封不能辦冠  
帔曾無少望察以御史疏國事至浹旬不報上  
意叵側也甚自危張從容曰納忠臣職也主上  
當亮之縱得罪命也又何憂比御史解官歸峻謝  
請求親戚壘門者輒婉詞謝遣一不令御史知婦  
婦顧生子道二年而顧沒御史令前室王子之一  
年而王沒張以季女入室恩勤尤至道嘗病抱鞠  
之疲而病不顧也會又歸侍其母疾益疲母沒號  
頓恨不能代遂以毀卒鄉祭酒守益曰古隆德之  
化始于閩門世有飭名厲行以牽撻而矢之者衆

矣故厚於燕昵而孝衰沃於服食貨利而廉改惑  
於讒間而友愛移怵於妬忌而宗祀絕有能劬躬  
竭慮順成夫子之志如孺人者可以感也夫

封恭人屠氏淮沐陽人副使胡之妻監察御史效  
才舉人效忠母也少從父衛經歷辰受孝經毛詩  
女誠諸書通大義每議婚父輒謝却之一日見胡  
君于日者所異之立以女許焉竟不煩媒妁而定  
恭人歸胡氏恂恂惟謹操井臼治酒漿下至灑掃  
浣濯必親舅姑喜相語曰古云娶婦須不若吾家  
亦何必其然顧在人耳已副使登進士入官恭人

食苦茹淡相砥礪於官守及從官南刑部姑病帶  
下親滌中肩病革則手掬所遺入廁踰瓜指爲皆  
赭屬纊以巾承口沫拭而懷之副使起官聞舅以  
老倦行卽獨歸日入子舍治具因侍者問意所安  
微有風指卽顯承之舅衍衍然忘其子之違側也  
副使性嚴重恭人以禮相之一錢尺帛必以請遇  
二子慈甚至副使課之學雖箠不爲請曰愛其  
子固當如是比二子各立謂之曰毋以是自多第  
毋墮家聲可矣居間卽誦古人嘉言善行以風厲  
諸女婦日夕葛覃桃李之篇且反覆推明其義至  
浮屠氏之說終身拒不入有尼善幻嫺黨爭延之  
一日求見麾之門曰婦道不昌此輩亂之也已而  
尼竟敗副使官廣東攜妾行踰年而舉子喜曰枝  
屬蕃家之慶也未幾病緘簪珥封之曰謹付三郎  
惜吾不及見也又曰而父素長者吾嘗恐負之今  
其免夫遂卒

吳母朱孺人者刑侍郎悌之母也撫州金谿人王舅  
病癱瘓已數歲諸子婦承養少厭忽王舅聞有後  
言恨不得卽死孺人歸竭力致養自羹饘服御藥  
物之湏以至溫寒饑飽緩急之宜加意節適久之

益習靡有後時失構者家人是儀病者和衍後七年卒且卒祝其生賢子孫以報云已而夫歲遊滇越子悌幼孺人禮明師教之所與偕必良子弟昕夕出入容辭必慎謹習讀必勤督勵之嚴至勝冠不廢其後悌舉進士令樂安宣城孺人率以儉素堅其操公退問所行平恕則喜時刻急戒導諄至兩邑人懷之召入爲御史引疾歸父殊不悅母輒譬解之其後父卒御史竟終養不出益安之也孺人端重溫惠自娣姒以至臧獲旁及里媪罔不有恩禮故卒而宗戚里閭咸哀王祭酒材曰孺人之事王舅德厚矣相夫以裕而持約終其身教子以立能不徒尚其榮進古所謂女士非歟不獨其事王舅之孝爲難能也

韓太初妻劉氏真定新樂人太初仕元爲顯官國初徙和州劉從其姑甯而南奉養甚謹姑行至南宮墮而傷劉氏顛天刺臂血和湯以進姑遂愈至瓜洲復病再進再愈比抵和鬻蔬以供養無遺禮踰二年姑患風痺不能起時盛暑劉晝夜驅蠅蚊不息蛆流枕席齧之已不復生後病危齧劉指意與訣劉卽斬指血和粥以進姑復愈及卒遵遺命



殞淺土俟歸塋舊坐五年而弗得哀號如袒括之  
日事聞 高祖召至京厚賜之官送窆氏喪塋新  
樂旌門復其閭

鄭烈婦石氏金華人歸爲浦江義門鄭洪妻性敏慧  
順婉和敬克稱其家法奉尊能敬事夫盡禮處衆  
以和上下咸悅安之洪事宋太史公濂受學通尚  
書事曹國公文忠爲叅軍陳善效忠甚見禮重洪  
武中以內藏庫提點坐同官辭逮死於獄石氏號  
哭不欲生吏議當配石氏仰天慟曰生爲義門婦  
死其鬼耳夫旣亡寧能汚其身以忝旌門乎遂絕

粒不食鄰媪強以糜粥竟不食八日不死引繩自  
絕高祖嘉歎之曰真義門婦也錄事付史館表門  
浦江嚴賢婦者鄭義門女鼎也父青田尉德璋歸嚴  
氏事舅姑順而有禮處閨闈無諍言疾步嚴貧餽  
粥或不繼事舅姑彌謹歸寧自雅飭未嘗以貧告  
其父母父畀之財謝曰義門故有成法何以女貧  
故多畀之財乎終不受父卒母遺之縑帛曰斯若  
翁喪帛也今已成服矣以遺汝泣曰古稱父死而  
不忍讀其書以手澤存也况喪帛詎忍受乎母慚  
其言不復言時其歸卷而納諸笥竟不受其女甥

爲諸暨金生妻事舅姑亦篤如鄭故教之於人大也

鄭楷妻洪氏名媛字子姬浦陽人也爲鄭義門妻初楷姑適同里洪蓮生女媛而卒洪鄭世戚也故楷聘焉母病時媛方五歲能涕泣禱神請身代及母卒哀慟如不欲生聞者雪涕事後母曲意承事之洪故豪招賓客飲箏筑雜進諸女競蹇簾帷窺睇之媛獨閉戶業組紉未嘗出戶闕年二十歸鄭諸姊姒數十人共一堂食媛敬恭敏慧先後咸悅事姑周允得其懽心姑疾者累年媛節適饑飽寒燠

調湯藥扶持卧起彌久不暫去左右值吳越亂夜半訛言寇且至家人爭逃竄媛獨奉姑走避不肯去姑泣曰吾病去死近不足恤汝少艾曷不自爲計媛曰卽有故媛有死耳敢他之乎旣姑卒媛方免乳復哀頓遂病憊猶朝夕哭奠不休諸母見其病日甚勸稍進魚肉終不肯迫小祥媛已不能行呼媵母扶至几筵奠哭已仆地寢劇已遂卒將死語夫曰必報葬而歸主家廟母几筵夫曰何也媛曰君未之思乎先姑几在堂而妾柩復設寧無傷君舅之心益孝愛如此

熊母顛寧都能本妻也生七年而母李卒依外氏以居外家姑孫氏故詩禮家因授熊以孝經論語及傳記待年於家內外事皆攝治有條能者以爲難母卒時屬遺囊備嫁資後母移置它產實不問而孝謹彌篤年十九歸本事舅姑執婦道有妯氏以其夫爲前姑出也怠弗事熊以所聞詩禮躬踐之日執饋食之禮惴惴如不及事必關決其妯氏禮度雍容辭氣愿欵妯氏慚感因服從其化門內煦然如陽春力治田宅整裕有條理姑王得風孳疾熊日夜保抱扶持每顛天乞以身代本嗜學熊不

欲煩以事代之任事得用志不分爲經師出私橐嫁本女弟之在室者後女弟家燬夫若子俱死熊延致養之生三子鼎渙晉僅五歲母自教督之鼎渙治進士業讀書至鷄號熊紉治絲枲坐其側聽之凜然若嚴師業成而試索其文閱之曰渙文浮鼎宜貢矣已而果然本下帷講授過從者甚衆熊聞之談辯輒逾斷其純僻壽夭後畢驗無爽僞漢兵起亂及顛熊時遺未疾匿鄰空室中時於壞壁見屠戮之慘終無入室者避地安寧鄉遭危者屢矣竟以全漢遣使徵鼎者再熊曰虜狂悖敗可立

而待也慎毋往元闡省守臣以書招之熊曰往固  
順然元運去不可爲也及衛國公鄧愈取江西聘  
鼎從事熊曰可矣聞江表有真主可依其哲如此  
江萊甫妻葉氏歛人也初歸江舅已沒朝夕事姑謹  
及夫沒立夫兄之次子榮爲後撫育盡其心長訓  
以義方閨門之內精純一心以率其下治祭祀綜  
家政百需一不以煩其姑而井井有章元末兵亂  
奉其姑避匿山谷中服勞奉養未嘗有憂戚之色而  
姑安之亂平還營舊業家益裕姑卒喪祭如禮壽  
百歲而終洪武初詔表門復家

錢瑛妻張氏吉水人錢世有篤行元季盜大起瑛祖  
本和爲盜得驅之行瑛聞奔訴祖耆儒年老乞身  
代祖亦哀訴無子唯一孫請死獨貸孫兩人爭相  
貸賊悲傷其意兩釋之方脫時瑛母復被執張氏  
翳伏叢簿中見賊已執姑卽自出迎謂賊曰姑老  
矣請釋姑而縛我賊悅其少美乃釋姑縛之行張  
氏旣就縛擲所攜袖中雙鞋與姑訣曰婦無所用  
此矣且行且睥睨姑稍遠卽罵賊不復行遂死之  
國初瑛以薦三被辟命皆以祖老辭祖沒終身悲痛  
登祖故所築樓輒流涕因名曰思樓其孝行篤至

世鮮見也子遂志舉進士至大官

寧海董孝婦羅氏端厚有識度年十三歸同里董釋卿事祖姑若舅姑孝敬雍順舅姑喜家政一任之井井也已祖姑病手足痺不能溲或時汗牀席孝婦躬抱持洗滌進飲食代爲執匙筯歷久不懈祖姑德之每食必祝曰吾苦孫婦無以報願孫婦多子孫有婦如汝孫婦孝也已祖姑及舅姑卒奉喪葬外精粗指畫經綜皆有方生四子訓以禮義忠厚有母道及釋卿蚤卒娶子婦生孫教相與合食母異爨作先祠置祭器一歸於孝敬家庭間出納

有法長幼有倫待賓客有禮人頌以爲女丈夫也元亂無政大家各以貲結長吏隱租稅俾小民代輸里正因漁利每畝徵米四升小民病之孝婦家爲里正催民租如法不足寧以已粟代之輸洪武初台郡饑富人以麥貸貧者斗責穀二斗三升孝婦召諸子謂曰饑者衆而吾家幸有餘安忍乘人困取倍蓰之息爲乎必減息爲一鄉率所賑孤弱爲娶婦成家者二十餘人家人指踰千婢僕稱之人人察其饑飽苦樂若才性所宜處之各適無怨者年八十子婦及諸孫婦男女數十人曾玄滿前

果如祖姑所祝人以爲孝敬之報云

陳思禮母石氏四明人世爲士族爲邑人陳德祥妻  
生思禮甫七歲而德祥沒石誓以節自守夙夜勵  
思禮而漸之學遇之極嚴雖大雪沒脛必使挾冊  
往從學不廢也遇少懈輒對之泣曰汝父爲名儒  
惟汝一子吾所以忍死鞠汝者欲爾繼父志成學  
也今柰何背之於是思禮從宋學士學以孝謹聞  
母卒思禮被髮狂號欲自剄衆勸之乃已踰婚期  
不婚衆勸之乃婚君子曰石忍哀教子以節著可  
謂貞婦矣思禮亦孝子之情哉

徐貞婦鄭名妙靜衢州西安人父頤本簪纓家無它  
男子獨產四女子貞婦生十齡粗通孝經大義沉  
毅如成人不與羣兒女狎年十九歸同郡徐思誠  
思誠忠壯公徵言七世孫也代有顯人而貧婦歸  
事舅姑惟謹靡日夜事紡績備差臚薦之遇賓祭  
勤飭不足則質簪環以佐費蔬食水飲甘之若飴  
也舅沒貞婦出所蓄布帛爲含祿始成喪思誠出  
卜塋而溺貞婦哭欲死營塋二喪於先塋之側塋  
焉念姑老遭家禍殊苦日夕勉勉柔怡溫存之時  
燠寒起居彌謹退撫二子謙貞俾從醇儒學而與

勝已者交非類者絕之雖寒燈涼幌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父母及諸姊憫之欲風其再醮剪髮以誓堅不聽已子謙察行義爲瀧水丞當之官會單恩受文綺之賜貞婦喜出白金盤八面授之曰國恩厚居官宜水蘂自守祿不給第出此用之慎毋贖貨爲也洪武中表門始夫有田宅爲強族所并屢訟不得直夫沒讓弗與競及宅轉他姓貞婦乃贖而居之識者以爲知大體云

周節婦趙氏宋燕懿王裔孫也後爲諸暨人通論語孝經年十八歸邑人周本恭始歸而姑卒旣而

及夫兄若奴相繼卒次兄子顯宗尚幼節婦相夫飭喪紀如禮育顯宗如子會天下亂夫嬰疾甚恐不起指三子謂婦曰今兵革四興三子單如此我死爾其能自保乎節婦嚙指流血泣曰所不能保孤成節者天實殛之夫卒婦髮跣號泣少間舍食哺諸兒不暫出戶限大師克諸暨節婦抱兒及顯宗從一勝出走匿窮谷間饑餓顛踣木膚采藜藿以食或勸之改適剪髮示之益自戢厲色峻詞使人莫敢近兵定而歸富民侵賴其田持田籍與辨賴以完治麻枲爲布帛以繼乏求詩書夜焚松

脂坐諸子兩旁口授之如嚴師諸子畏憚惴恐不敢舉目仰視及長遣游賢師友游所友善士相過則喜爲置酒食否則憤歎竟日以父兄早沒惟顯宗盍服與諸子同而婚娶必先之諸子皆有士行人以爲節婦善教所致云

宋太史濂曰世之傳節婦者多貴殺身爲難能至於守義不二者則畧之余甚感焉鋒刃之威迫于後湯火在前有所不顧此人情所能勉至於困窮災變切身凍餒顛踣而不渝其志存人之孤非篤於禮義者其孰能之若周節婦難已難嗚呼此豈持

賢於女婦而已哉

柳氏二節者上虞柳宗遠妻唐及子桂之婦陳也初唐年二十三歸宗遠事其姑孝越二年生桂而宗遠卒或以他語間之則忿曰喪夫命也婦不二醮義也命之使然義則實然他何顧乎且姑老子少吾何之乃苦瘁力營粟帛以養姑而勗桂於學姑年八十餘卒而桂娶于陳陳歸逾年桂復卒或諷陳再配陳哭曰吾姑不負吾舅吾敢負吾夫乎吾卽死死柳氏牖下耳乃去膏沐屏華靡與其姑相爲命姑食然後食姑寢然後寢家內外事必告而



後行婦姑孝愛如母子然歲時具醪饌祭柳氏先祠二婦煢然拜階下涕泣不自禁鄉人稱二節云劉仲安妻王氏太原崞人也年十八而嫁生一子溥八年而夫沒誓不再適家貧治絲枲自給日僅一食衣取蔽形艱瘁甚處之俗如也里豪武氏子欲媾之遣猾姬誘且撼終不變督溥學遣從賢師友游師與友有益溥者殫簪珥款致之不以貧廢禮卒以有立貞婦性嚴格有烈丈夫風里婦有淫行招搖行市中以所曳杖擊之有姑適賈氏老而喪明子忤之以告輒嘔叱責之走避去衆共嚴憚之

同號爲鐵面夫人年七十餘卒是時 人鄭誠妻賴氏寧海林可聞母方氏皆守義不他適誨子有立

方孝婦諱迎暨陽人生二十七年歸同里楊敬敬有母何孝婦左右就養無違志何病脈道澁不能親偃溷孝婦浸之湯盆中以指探出之積歲久手文皆龜裂而孝婦未嘗有怜色性勤儉知讀書嘗鬻田教子不少靳稱孝婦孝其大也

徐節婦太末汪泰亨女也諱妙善年十八歸里中子徐泗踰年生子德昇甫晬而泗病語之曰吾旦夕

且死汝年少將不能自持吾老父妻子孰顧耶節婦泣遂嚙一指血淋漓誓曰妾所二天者有如日始其舅老制於悍妾季不禮於其姑盡收其貲用去而別居姑以憂卒至是泗又卒室如懸磬節婦秉前誓不變或微諷以改志者輒頽頽疾視弗與語甚且唾詈之单居無婢僕躬操杵臼晝夜紡績紉縫以爲活惟不製丈夫鞋鞵曰吾孀不爲此也季欲撓其節屢毀挫之不爲動又虐使之徵其奩嫁已女不敢違亦不敢對也且時往事舅與季惟謹艱苦困悴惟母家常慰視調賑之見德昇孱且

多疾難其成節婦毅然曰吾知守吾志已耳孤之成否天也何知焉一日舅病甚亟呼節婦至手疏田若干畝畀之遂卒季大恚不復顧節婦哀慟殯葬畢如禮季死其壻女不顧節婦殯葬之如所親德昇之幼節婦親取小學論孟及日記故事手執女工而口授之爲講說其大義長遣從名師遊暮歸課其業間不率則扃戶痛責之曰吾忍死茹毒荼至今日者爲汝也若不成吾則刀索從而父已矣德昇感泣奮勵卒有立旣有五孫誨之如德昇家裕矣猶衣䟽食糲勤女事如異時年七十五而

病盡出手所製分遺親屬徧召子姓教戒之甚備  
沐浴更衣就枕卒

王常妻湯氏名慕貞武林人常商番禺桂林者六年  
不反已遂卒慕貞僅二十有七誓不復嫁力於米  
鹽薪芻之費不足使蒼頭貿易以佐費修滄靡缺  
舅姑忘其子之亡也舅嘗患疽湯日夕稽北辰乞  
以身代疾乃瘳舅有女兄二人窮老無所歸湯迎  
之還終養同於姑夫季弟暉有二女貧不能嫁湯  
爲擇良壻治具嫁之暉旅死三衢湯竟還其喪附  
兄坐有一子曰驥日夕訓督之俾事賢傳受春秋

仕爲監察御史人以爲榮湯太息曰我未亡人耳  
始念獨撫驥得加長歲時持一觴酌王氏墓土耳  
不自意有今日幸有今然何能損益哉登上壽乃  
卒

婦張氏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戍卒李午未幾午  
同從子零行往戍七閩死閩中張獨居事舅姑甚  
劬父母舅姑病凡四割股肉療之及死喪塋無違  
禮旣訖事則往甞水上呼天祝曰天平妾夫何罪  
生不見父母沒不得歸塋父母傍使無妾已矣妾  
在敢愛死乎天若許妾歸夫骨者雖寒甚當不死

踰月竟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錢大書其事于  
衣裾以行行抵閩零猶在問夫葬地忘之矣張慟  
幾絕夫忽憑童子與張語生前事甚悉且示藏骨  
處發得之持骨祝曰信吾夫骨者人口當融如水  
雪粘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上太府復其家金華  
宋濂曰濂聞長老言廬陵有趙應祥者父行賈死  
利津亂葬叢塚間應祥求之慟哭七晝夜不得乃  
解髮繫馬鞍上祝曰天若有知行至父墓鞍即墜  
已墜發視之果父也葬時所題名氏猶存此與義  
婦事頗類傳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不其諒夫後

著之元史中

吳氏二母者永興吳筌母若大母也筌母林年二十  
二而夫亡亡一月生筌筌生甫彌月而王舅沒姑  
胡與林共保持遺孤長育之豪宗欲脅林強妻之  
林負兒與姑逃而免稍長鬻簪珥資筌學而筌竟  
知名君子曰吳之祀二母存之也又台寧海有魏  
節母趙歸江浦魏順之年二十四而順之無子以  
猶子校爲後不他適爲校娶同邑應氏生二子海  
江而校又早世趙撫應共守後子孫烝烝焉

吳世昌妻劉氏建昌廣昌人幼有淑質歸吳居數年

而夫疾纏綿衽席餘二載侍湯藥勤瘁殫極世昌  
度不起謂婦曰吾累汝矣吾死汝無壯子且柰何  
節婦泣曰婦之從夫有死無二君不諱妾敢有它  
志乎歛之日拔髮納棺中誓靡他無何子又死節  
婦痛之甚嚙其臂毀慟欲無生比夫塋命穴塚旁  
爲合壙欲自縊以從舅姑慰勉之曰汝自爲謀善  
矣如姑舅何節婦感動乃強自寬節衣食以奉舅  
姑鄉閭歎其節孝夫弟世旺子方娠夫憑巫語婦  
曰吾弟之子卽汝子也卽不信汝嚙其臂今齒痕  
猶存及生視其臂果然舅姑命以爲節婦嗣卽仁  
節婦實生已也事聞詔旌門

黃文母孫氏本河澗任丘人歸新喻黃鉉生文甫一  
歲商南陽鄧州守禦百戶李興復以女妻之於是  
鉉隨李居絕不復相聞時孫年甫二十有四日夜  
勤紡績營衣食鞠子每母子相顧潸然涕自悲也  
文成童母私謂所親曰吾聞惟讀書可起家吾辛  
苦至矣幸有子欲教之學勗其成所親曰若一子  
外無紀綱之僕難任也誠令學艱辛必百於昔矣  
孫愀然泣曰吾慮之熟矣顧處子計莫良於此同

籍人幸文長任力役怒不聽懇之責益急會所親  
哀之爲言於有司文乃得就學於是孫力治生爲  
文從師就學費文亦感動力於學學成人太學與  
同舍生言獲知父所居乃詣鄧州求得之及通判  
兗州奉母俱卽遣人迎父父不至母曰汝孝心盡  
矣彼有所戀不可以再迎文力請乃以安車迎致  
之於是爲夫妻母子如初是時李實妻朱氏父母  
納實爲贅壻甫十日實行賈遼東行渡海溺死朱  
誓不更適養父母終身

無錫范氏者燕山卒儲福妻也靖難後調曲靖衛福  
號泣不食死范時年二十奉姑韓甚謹每哭夫輒  
走山中號不欲令姑聞貧無以自活或強委禽焉  
不聽一日往澗水邊浣衣見其傍草生若蘇席因  
取織席售以爲姑養姑沒爲營塋廬墓側終身及  
范卒草遂不生曲靖人義之卽廬爲庵祀之集尼  
以居曰崇孝庵

李氏者河東驛丞王佇妻也佇坐法當刑李上書言  
妾夫坐法當刑妾念夫有父母老病且憊而所生  
惟夫今妾欲專事舅姑則夫在獄衣食斷絕是妾  
能孝不能義而夫婦之道乖欲舍舅姑而共夫則

翁姑貧病而死是妾能義不能孝而子婦之道缺  
且夫既死則父母必傷痛以死妾寧能獨生是夫  
一人之命固三人所係也妾誠伏痛之願以身代  
夫抵死章國法而丐夫一命得生養父母是妾以  
一人之死而生三人之命也惟 聖慈幸許 天  
子傷其意詔伶宥焉

王辟雍妻楊氏東里公族孫也泰和人讀書識文字  
造次中儀度肅然事繼姑嚴相得甚惟辟雍有從  
兄子殺人具獄上府讞辟雍囊金從所親如府所  
親教讎家引之曰此木訥惟怯囊金在我恐之可

得也仇家如所教引之時郡守刻意抑豪右以辟  
雍世宦家立捕移獄以爲辟雍故囊金解獄也楊  
與繼姑走號訴府叱扶去扳檻折不爲變乃匍  
匍走訴當道楊故名家子進止語言婉婉有度上  
官爲動盼獄詞氣平詞直問誰教者爲獄詞者  
曰手書也校手書良是乃留意廉覈得其情立破  
械脫辟雍於是日勗夫杜門遠囂後卒辟雍因獨  
居不復議繼室事曰吾以妻得生

姚廣孝姊者吳人也廣孝始爲僧然有殺心姊嘗戒  
之曰女既爲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箴之也已聞扈

靖難有大功姊意獨恨之歎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既貴還吳往見姊姊避匿不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廣孝乃易僧服屏翳從以往姊堅卧不肯出家人勸之不得已乃起立堂中廣孝見卽連拜姊曰我安用許多拜曾見不慈悲和尚是好人遂還戶終不復見

郭氏二貞者泰和郭彥清妻蕭若其子可權婦劉也彥清當元季與其父德祥保鄉里卒有子三人皆幼蕭氏曰吾事也撫之成後可權亦早死婦劉有二子曰克哲曰克咨劉曰吾姑能存諸孤今賴之

吾何敢不力卒成二子有孫仕舉進士爲大理寺正君子曰有貞臣而後能國有貞婦然後能家郭氏姑婦二貞繼作祚其昌夫

蕭懋廣妻劉氏吉安福名閎家年十八歸蕭後三年生子紹芳僅睜而夫沒節婦誓育子以奉蕭祀不他適未幾家大疫紹芳病幾死節婦抱之哭日夜禱于神曰未亡人所不敢從夫死者以是兒可鞠爲蕭氏祀也兒當斃願移遺未亡人之身幸捨兒存蕭宗已而愈節婦撫育教戒期之成已紹芳稍克立而遭非辜與妻周殞于官遺孤暹甫六歲升



甫四歲節婦又撫教之如紹芳初節婦哭懋廣時其家兄弟已析爨而夫幼弟妹四人猶鞠於節婦後夫季弟茂堅以不任公家役破產節婦復割已田資之諸弟感激復合爨內事無小大節婦畢主之節婦益勤織作督孳畜而家裕夫弟姪賴以婚嫁者十餘人塋者八人內外賢之當是時劉氏羣從娣姒有子羽妻阮氏習敬妻歐陽氏皆年未二十而孀守志節相勗劉忠愍稱以爲一門三節云天順中劉賢良尚琢者以薦召將拜官而卒妻彭剪髮誓不嫁勤布縷自給四十年彭祖母亦年高

以節稱

俞烈女者溫永嘉子也父早亡母陳以窶衣食故欲改適烈女泣曰不幸無父又失母將何依不如死也赴水死不克而母歸郡人劉斌女依焉快快不自得念及父則淚下如雨居無何母卒繼父前妻之子甲遣婢潛往說欲污之詈而唾其面婢曰彼云不從將殺汝女復罵曰死則死矣吾豈不義而生貽污辱乎一日繼父有它適甲操刃往卽之女厲聲曰狂悖行無禮吾寧死不就辱甲遂刺殺之斌歸捕甲置空室中絕食飲而死歲大旱郡守何

文淵大禱祭不應曰東海孝婦以冤死天爲枯旱者三年今郡中不雨意豈有冤乎耆老以其事聞文淵驚自製文諭祭之天立雨

張伯安妻孫氏行人諫母也句容人父國善與同邑人孫穀賓相得甚而二家素以閥閱相高又二家婦俱娠於是二家喜相約曰幸生男女富且爲婚姻無相忘伯安生十年穀賓以訴其弟之冤不勝死而家沒伯安隨母與兄成崇山稍長奉母兄命還鄉且請婚孫父母欲負約女不可曰娠而許之若之何負之且所爲負約者獨計女棄於外惟窮

苦耳然命也命誠窮即它適可得逃乎必許之於是竟歸伯安已從伯安如軍中旣至以事姑不逮事諸姑與妯氏如其姑未幾伯安徙戍赤水又從如赤水伯安雖在邊猶守父母遺訓合宗族數百指爲一爨又雅好客貴人聞士造門者無虛日而妯氏病以內事付孫孫內經營其家家用給而輔伯安禮師以訓其子姪尤力永樂中何教授邦寧者老儒也以註誤戍邊道過其家留久之且去令其子入謝內主孫不以自當置鈔若干錠于妯氏所以齎之時妯氏病不能舉矣教授察知爲孫意

也深重之遂許以禮經授其子諫之舉明經母之力也

吳貫之妻鍾氏廣南海人也父以詩教授于鄉里中子吳生從受詩悅之女焉嫁三月而生死婦年甫十九生且死執婦手曰師以卿托我乃不能百日也人世之恨孰大是吾三世喪未即土庶幾天未絕我遺腹生男幸當以垂絕之言告之貫之死六月而男生婦辛勤綜理數年間葬其夫又畢葬其夫之不克葬者舅姑信之鄉閭交嘖嘖稱之婦小心恭畏不介恃也愛子甚然不以姑息子孫小有

過雖老大猶加鞭撻身壽嗣昌詔表門

華亭二節者華亭朱婦薛及其妯娌也薛生二十又四年而寡翁二十又二年而寡郡邑請旌之諸子以告薛曰何以爲也以身事人者不可失以言許人者不可食步而家門豈可望他家塵執而家燹何可柝他家薪吾誠結於心焉已矣吾何求哉且鄰里中如吾少而寡者豈少也如吾寡而貧而至於老豈少也又誰旌乎二節志旣同娣姒之交終老如一日李承箕曰聖人思忠信於十室之邑吾得於一家况夫致貞之心比於學乎誰能忘之哉

康安人者太僕少卿張寅妻也吉安安福人寅從父  
學京師坐事亡燕吳萬里不相聞者數十年父母  
納豪家賄改嫁之女自經以誓乃已其後寅舉順  
天鄉試却權貴婚歸偕伉儷如初

傳節婦章氏進賢傳敏聲之妻也敏聲孤而娶節婦  
勸之學學有名卒節婦誓不改適既終喪猶面黧  
卸服飾養姑惟謹得其懽心如夫存子既長擇師  
教之曰世業也又少孤不自力何冀乎既鼎學成  
隆於養而婦順節婦稍自慰已而卒將塋鼎婦徐  
毀病不能興謂鼎曰吾不能養吾姑死幸瘞我姑

側卽長瞑無憾已而亦卒君子曰章節卓矣乃徐  
孝亦何可泯也

錢氏鄒本忠妻也幼具四德讀孝經列女傳通大義  
毋嘗病且篤錢侍湯藥廢寢食夜露禱北辰疾遂  
愈年十八歸本忠不二歲而沒慟幾殞奉姑周孝  
姑性嚴能得其懽心姑憫其無子勸以再適錢不  
答已再至三則誓死以謝及姑老命與諸叔異產  
錢讓而後取既乃以禮繩衆課耕織肅如產益裕  
拯饑恤寒里鄰感之姑亡悲思成疾力殮塋立嗣  
子而瞑

六烈女者皆祥符郭門西人天順中有陳女陳女者  
年十八聘楊瑄無何瑄卒女痛哭將死之父母不  
許欲往哭又不許女則竊剪髮屬媒氏曰必往寘  
死者懷中於是瑄母以異時定婚帖裏髮寘瑄懷  
中塋焉而女乃遂卸容飾素笄縞衣而居後父母  
謀改聘女聞縊而死後五十三年瑄有姪曰永康  
者改塋瑄而求陳氏骨合焉塋三年而岐穀丫瓜  
產之墓

張氏者李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而夫病且死握  
其手訣曰我死汝必更然善侍後人矣妻泣矢之

曰君死妻死不更也傑死張謂棺匠曰棺大之夫  
性喜寬大其父母不許張哭曰不大不棺棺成自  
經死

高氏者夏永昌妻也嫁三月而永昌病死高氏欲從  
之然家人防之嚴則日於几筵前焚香祈得死曰  
永昌俟我毋知之泣謂之曰汝今年十有九歲耳  
柰何乎死高氏曰嗟毋謂百年永耶卽百年均死  
耳竟縊死

劉氏魏相妻也相之死也祖姑在覘婦有决志引登  
樓同卧起婦不食數日矣紿曰我饑渴甚下樓取

水飲下縊死時年二十一

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無以療王賣衣辦湯藥夜  
籲天求代林死不得自經死

田孝子妻張氏孝子田銳妻也銳嘗割股療母病母  
死廬墓三年於是稱田孝子孝子有甥宿舅舖而  
夜殺其隣舖客盜其財於是逮孝子獄死屍出墻  
爲之崩張氏哭欲死或勸之則曰夫爲孝子我獨  
不能爲節婦耶乃竟死儒生劉德舉倡鄉人白其  
事於官爲六女立廟郭西李提學猷吉爲之傳其  
贊曰貴非必爵輝豈惟華有碎而完有凶而嘉於

烈陳女甘心未家稿骸竟雙金蒂則瓜岐穗離離  
載嘉者禾五女繼興奮義秉貞隕軀捨生展哉令  
名於惟六女生猶鴻毛死而遽巍山岳其高瞻廟  
者拜過里者式無貴無賤無識不識卽迹揆心持  
獨驗同古今一感人心至公能掌取譬吾今是恥  
爾忠爾孝敢告君子先是夢陽以江西按察副使  
提學上書言臣奉勅督視江西學校所過採訪風  
俗宣德意而窮閭小戶篤行義士貞婦烈女所在  
多有率泯沒無聞者以有司展轉覈實胥吏乘機  
橫有求索往往坐寢其事也臣竊伏悼念旌德以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勸善罰罪以懲惡二者異用而同教故世有冒白  
刃不懼而畏爲陳公所短亦有獷悍掉臂見五尺  
童子則徐拱而爲之歛容此益禮義淑人之明驗  
先王所恃以化暴域民者也况江西素稱文獻今  
成盜藪澄源固本要在風化謹將所採諸節孝行  
迹條上乞勅部旌表免再覈勘以勵風淑人於是  
廣永豐人潘應妻高以刲股廬墓玉山詹清妻毛  
以節孝鄭叔松妻周永豐進士劉伯川妻徐清熊  
恒順妻李以守志饒安仁易會妻蔡清江熊斐妻  
彭餘千康萬欽妻彭曹旺七妻齊以死難具得旌

國初安陸侯吳復妾楊氏普定人年十七復卒慟復  
歛沐浴更衣自經死其後清源伯翼保妾王氏邵  
陽伯馬聚妾陳氏皆殉死皆詔贈淑人

楊宋妻康氏武功人郃中浩女也宋幼慧嗜學年二  
十六得弱疾父爲雲南布政使惟康賢宋疾呼父  
曰父行不負於神明神必錫之後其亟於側室焉  
圖兒於康氏婦以正相規素矣意必殉兒宜慎防  
之旣卒婦毀甚百方莫能解嚴防之舅欲責以義  
冀可緩垂簾召喻之曰事夫養舅姑均婦道也吾  
與女姑衰暮四子俱夭所自慰者幸有汝長姒暨

汝古云可以死可以無死曷就其大而益者烈婦  
曰長姒之孝過新婦百矣又伯兄治命令母死婦  
生一日一日負夫諾况婦侍夫疾逾年已瘵與死  
隔秋毫耳等死死貞可乎明日舅復呼喻曰汝女  
纒四年呱呱婉婉幸長之娛吾暮齡烈婦曰幼女  
如泡期豈可執且長姒在何患乎無母又明日舅  
復喻之曰死暫易守難汝苦節至白首貞矣何必  
專死成名烈婦曰婦不難以死從夫焉知名何物  
哉後稍懈卒飲藥死而楊布政之女適康泉亦從  
死或曰古仰藥及誤中藥者多躁婦絕時神定體

安獨睛暴裂耳斯何也崔學士銑曰分明而心安  
志決而往利方其生也惟死計也迹其沒也所圖  
成也專則石可沒羽勇則日可隨戈况發於義耶  
張氏女秀汝寧西平人年十七許嫁同邑尹氏子琳  
越明年琳病死女聞計易服悲哀若已嫁者塋之  
日請于父母送焉臨穴憑棺哭幾絕已請卽尹氏  
執喪䟽麻日夕侍几筵不暫捨舅姑不忍也微勸  
以他適誓死以謝一日聞嫡母宋病甚亟歸省宋  
思鹿羨潛割股作羹進之宋疾遂愈已復還尹居  
五年以疾卒邵侍郎寶曰盧子家有言女之情以



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若張氏所謂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者而恩義如此加於人數等矣况專於夫或衰於親出於庶或忽於嫡而女也獨能不偏重焉使被以關雎之化所陶薰當如何哉

烈女輝者五河令周應文女也居庸人生而慧七歲知女訓許歸里人張耀待年而耀死輝方十有七歲不敢踰閭奔計吞聲痛自廢其食飲旬有二日自經死先是耀卒家買棺得巨木折而二之至是遂以歛輝死家所藝花卉夕盡死先是礪生毛九

韶妻段年十六夫死欲從死不得間越數月竟死豆烈婦瑞州通判姜榮妾也正德中華林賊起攻瑞州妻倉卒付豆印亟出集兵府無城而賊入求姜不得以刀傷姜妻豆哀救免之因執豆豆先藏印池水中旣被縛行有同被繫者父子也豆謂賊曰盛家子旣在可令其父歸報報令來贖我也賊如言豆密謂盛曰我所以未死者以印在東池中莫告也今言之吾死矣道井旁給賊渴欲得飲因赴井死事聞旌貞烈立祠焉先是宣德中福建亂上杭邵縉紳妻陳縉纓妻黃氏奉姑匿金山岩穴

間賊執欲犯之二婦給過河人他舍可听也賊許之二婦附姑耳語曰必效死不受辱因洒淚抱兒行至梅谿渡自沉死後三日屍浮出水上兒尚在抱中人咸悲之詔表門

鄧烈婦諱閨秀新淦人沈慧有至性生十有五年而歸璜潭曾景昭時甚少能事祖姑考姑恭順諸所無不當祖姑意者已而又善諧諸妯娌諸所無不當妯娌意者於是姑大愈益喜而家咸委焉里俗商多金多新淦鮮務耕業織作獨粉黛紈綺爲懽會烈婦衣大布紡織日頷頷不休或諷其自苦曰

無所苦曰大朴曰朴宜人也有詰之曰麻衣婦功也惰窳罔功罔功弗婦矣古王后服浣濯帝室衣弋綈况民間乎布素常也侈則爲妖聞者嘆服其言稍稍慕效之正德中江西盜起所過焚聚落剽奪爲淫汗烈婦聞憤憤曰狗鼠乃爾豈謂人盡懼死耶忽一日黎明盜至絳衣繞屋烈婦曰鼠輩襲我矣火屋一而使無合圍乃匿女僻處牽其子以姑出走盜得之索賄罄與首飾請姑姑脫請子子脫乃獨繩烈婦脰驅之行烈婦且行且顧姑哭至牛尾洲度姑若子已遠則伏地罵求死遂遇害而

後人來至死所往往見黑氣如車輪君子曰烈婦非獨能死也乃整暇不亂非委命達生惡能如是哉雖古哲人元夫曷加焉

正德壬申賊劫東火妻掠女婦不辱被害者四人焉曰趙氏曰袁氏曰程氏曰平氏事聞詔給賻樹闕如制立祠曰四貞賊陷礪山礪山婦張氏武氏同日死沅州亂沅州有二女一歸王邦潮一未嫁倉卒相攜赴塏塘水自沈死越五月浮塏塘貌如生時思州經歷盧蕙妻容氏倉皇與蕙訣赴傳塘水死他諸以寇至不受汚死者萊陽于世用妻高氏

萬安張成甫女貞婆之倫

成世華妻楊氏無錫人歸世華爲繼室歸十有八年而寡而家散二子各依其婦黨以居楊一子不育獨一女幼旣除喪或謂楊盍就子居乎曰子可從也婦之黨不可依曰然則從父乎曰父可從也夫之宗不可棄也廼就其夫隣之室獨與一老嫗俱歲時設夫主奠酒饌哭盡哀召姻戚餽以爲常有訪舊者不之二子而之楊榛樾之間不缺女長贅孟氏子侃爲婿益修整爲內外規初寡時有欲奪其志者用間探其意知不可乃已方世華屬續時

未諒揚之終僅以田百畝贍焉沒用以葬從世華  
兆邵侍郎國賢曰慎厥從以存厥宗維貞始終吁  
嗟揚乎其有聞于紀叔姬之風乎

約論曰 國初女婦事所以能表著多若此者以  
宋學士濂加意於闡幽餘次古今列女事率以其  
夫若子而成名不然必乃附名世士而後著宜著  
者眇也嗚呼又幽鬱操貞者安之維風者或眇棄  
而不揚悲夫

范節婦者寧海朱銓之妻也年十九歸銓越七年而  
銓沒無子父母老矣哭無時甚哀節婦默自計曰

吾不難以死殉吾夫願舅姑衰如此吾又無子其  
何以畢夫志耶遂截髮示無貳志而朝夕視具事  
舅姑如夫存常屏處一室斥珍麗勤絲枲以佐養  
家燕召弗赴或以無子動之節婦泣指其髮曰此  
不死之餘也可復冀乎或曰凡所爲守者以有子  
也卽無子百歲後當何如節婦曰不然凡所爲守  
爲夫也義不二志也有子與無子又其幸不幸焉  
爾矣若有子則守無則否是以幸不幸權吾志也  
弘治末有司上其事得旌門年八十餘卒朱氏先  
有旌表董節婦者於銓爲祖母君子曰懿哉節婦

衷於妻道矣不以子故亂其守舍夫

華時禎妻張氏無錫人福州守時敏之女也福州與時禎父共學相好也而二家舉子女又同時比長華請聘張許之已而曰吾挈家之官吳外母老而無托請甥於我乎館而時禎爲贅壻張娟朗靜秀賓敬自將挽拽以共居於約數歲華資增裕而福州之嗇爲起張弟妹之婚嫁吳母之存沒賴焉弟豪交而泛張曰父官也貧語其婦時相而節焉時禎雖館于張意若有繫然者張曰無舅姑之思乎請構居迎致焉于是張之父母安于官時禎之父

母亦安其子婦之在側也福州旣過家籍故業新拓奉以歸而自請歸華福州不可張曰舅姑在於是奉舅姑還里第盡孝養杜斯干相猶之罅而華日以雍請時禎置二副室圖嗣息愛子雲而能教遂以文知名福州喪碁而猶哀曰養殆室等吾從其厚福州之後日落時禎請繼張曰盍請乎舅姑及母喪重哀而致隕疾亟屬雲學屬子婦內政屬時禎與雲以二女曰秦壻疾子殤吳庶出庶亦女也必厚歸之已遂瞑林司寇曰女於張得蠱之初承考於華得家人之六二順異也母喪傷毀禮未

稽孝足念矣

謝節婦周氏者鄞人也少明淑通孝經女誠諸書年二十六夫歟以醫客游死會稽計聞周頓絕移日已念舅老不欲以壯子故傷其心自是飲哀解簪珥奉養之惟謹夫喪厝先塋旁豫窆祔焉子表生甫二歲幼得哮疾延醫甚日夕於先祠下焚香稽首祝願天不絕謝氏後居三歲忽一夕夢有神語之曰若兒明歲上元病瘥已至期一汗而愈已家資且乏而祖遺衣服書籍謹藏之不失或問之曰餘物去可復衣書氣澤存焉忍棄之乎已舅以孝

養終而孫汝儀舉進士官監察御史每勗之曰美官難得好人難爲汝必勉之卹幼字微久而益篤故親踈懷附家無間言卒年九十有二詔旌門

陸義姑姊者工科給事中蘇吳陸浚明之姊也於浚明之子若女有長育之恩焉與在昔魯義姑姊事頗相類故吳中人遂以陸義姑姊稱之初浚明旣以言得譴謫遠方母胡夫人年老矣且失明浚明行獨留其內子家居侍養行數月而內子病卒遺一男一女皆甚幼胡夫人悲號呼天哭莫知所處也義姑聞之泣曰此吾責也命其子謹守廬舍亟

歸候其母抱持兩孺子相對泣遂留撫之以漸教之讀書習女紅恩勤備至居數歲而浚明宥歸皆長矣猶爲其女縫裳衣飭奩嫁具畢嫁乃辭去從其子以居羅文莊曰義姑姊義矣本之孝不遺其親謂之孝女可也

方淑人張氏梧州守元春女也歸方指揮使能順事舅姑親饋饌與夫相賓敬已指揮與姚源盜戰疾力死淑人年二十有二號痛昏殞時方娠卽默禱曰男也吾與俱生卽女也必俱殉矣踰月而舉子恩指揮家故涼淑人茹荼履棘岌岌不自保於是

奉其姑戴與恩相依爲命者四十年恩就外傳母督之甚劬時時語以父死國堅苦屬望之意見稍嬉輒訶責曰兒不億而父乎何樂而嬉也嘉靖初指揮死事聞授恩都指揮僉事旣而貞節事聞詔旌閭而恩得僉書江西都司淑人訓之曰兒一旦蒙國恩至此名位抗藩臬官諸拜跪受事者固乃父輩儕人也卽少有瑕類指摘者競起敗矣已而恩擢漕運叅將念二母春秋高依依不忍去而淑人激以報國顯親促之行而身留養姑姑病徬徨醫禱寢食爲廢姑沒以毀瘁亦卒

梁節婦劉氏鄞人也年二十七喪其夫生子甫兩月  
輒誓死不移當是時舅姑沒無伯叔之親孑孑孤  
嫠形影相弔敗垣草屋不蔽風日節婦懼不能自  
全常持刀自衛日寇卽至死耳劬勞織衽不廢晝  
夜而饗殮常不繼宗族莫可恃有西疇先生義人  
也貧爲里塾師念節婦困悴時使八存問徃徃分  
少給之且教其子衡衡少長別授徒資束修爲養  
然微甚不充也節婦嘗出汲墮水深甚必死忽有  
綆懸水中緣而上乃顧無有盍鬼神護其節云年  
七十四以病終史官張邦奇曰予嘗聞節婦之子

衡今稱友蘭先生者親見其母歷艱阨五十年言  
之未嘗不垂涕也工部侍郎曾公來賑饑爲書數  
千言白之下其事有司見其單微格不行嗚呼婦  
完節於卑微者極難而見抑於有司迄不獲沾朝  
廷之旌命以湮沒不聞者悲夫天下其少哉

俞暉妻楊氏無錫人少從父叔學識字通書史大旨  
歸六年而暉卒痛幾死及暉葬惠山先塋會風雨  
不能舟婦翼棺扶服行塗泥中十餘里觀者爲歔  
歔泣下暉死時婦年始二十餘二子長者始五歲  
舅姑老矣而暉故儒家無宿貲可藉于晨昏母黨



憐之欲奪其志則指暉死時手書雪操水心四字示之又指二子曰余所爲忍死者此耳不然余從死久矣內外女姻諸宴會咸絕不往來曰我孀也宜然至老猶然姑末疾湯藥禱祈甚虔至頽盥櫛沐扶抱吮摩哽液之事必身親之不以屬人二子稍長親授之書外就傳夜歸篝燈火相對相其讀時時稱說暉音容嗜好及其志行幾以易二子使勿忘而二子皆立嘉靖中常州守以聞得表門姚指揮妻朱氏滁人也少端靜不妄言笑平居儼而莊遇事能斷不苟隨尤不輕取予歸指揮六年生

子曰永思而指揮卒年纔二十有七已永思患疹而劇稽顙籲天曰天乎姚宗胃獨是願身代免於孩課之學曰兒乎姚宗胃惟汝吾惟汝恃必無墮先人姑舅繼喪拮据營殯歛含襲之具勉從厚永思旣襲職歲督漕已念母年耆衰矣宜朝夕侍側謝漕歸養又明年卒母慟至骨旣而曰天降苗人其若之何藐是孤孫惟我在鞠應禎恩篤深時勗以有成母修婦教特嚴雖盛暑未嘗服絺綌垂白矣於童子亦不親授受應禎壯襲祖職每俸入必薦而後食語子孫曰先人之汗馬也農人之汗血

也子孫坐而啖諸懼乃有天殃况侵漁乎病且沒  
與應禎訣曰作人難汝行已莅官惟謙惟信惟廉  
惟恕應罔愆汝必念之能無茲墜吾卽死瞑矣遂  
卒年七十有三胡莊肅爲表其墓

樂景文妻歐陽氏憲副熙女孫文莊公德三從女兄  
也吉泰和人幼聰慧通經史旣嫁六婦敬如賓後  
三年而景文邁疾絕復蘇曰吾妻娠必男先憲副  
爲刑官三十年不威不貨天道有知必不使我無  
後也已謂妻曰以遺孤累卿妻指天曰爲誓而景  
文卒逾六月子葵生妻日抱葵與爲命文憲副公

迎而館之家每誦夫亡復蘇時語輒悲不自勝矢  
心操行六十年敬舅姑諧妯娌愛子姪恤臧獲嚴  
外內肩鑰賓祭贈遺豐約咸有度人不知樂之無  
良人也葵年十二自外氏以歸教之親師取友數  
舉古人蘭室鮑肆香臭俱化之語以爲勗而葵卒  
以立葵有女戚族將納采族衆交贊葵心許之矣  
而憲副父子繼沒家益落獨遺孤譽孺人泫然流  
涕曰葵汝非舅家不及此今其家落譽未有室盍  
婚諸葵敬諾有他姓力請者則以母命辭或曰譽  
也貧而孤葵曰此吾母之所以必妻譽吾所以必

從母命也君子曰母如是宜能堅志以植孤子如是宜能篤行自植也夫

周節婦者吉永新人爲龍田潘氏妻潘有室僅五年半拘犴狂生子曉才二歲曰晚者遺腹生也節婦初寡居三數年外氏或憐之有微諷乃痛憤哭不絕自是不復反外家獨洒掃一室無絨屨終歲居之几閣蕭然竟日默默也益十五而嫁二十而寡辛苦艱難三十年無聞者劉御史陽悲之曰久矣予之傷此也窮乏僻遐職風教者求之歟必其親戚子弟有交游之託求之歟史稱巴寡婦清世有

丹穴擅不訾秦皇帝至爲築女懷清臺當其時環四海之衆秉節抱義寧獨一巴寡婦者曾不能達於鄉郡之吏久矣乎予之傷此也

歎中七烈者汪中丞道昆傳其所睹記也或汪所自出或死汪乃今有聞有不聞懼其終不聞也而傳金載之嘉靖初汪永錫妻孫氏以烈死汪永錫松明山人也家故貧賣餅爲業娶孫氏顧甚莊居數年永錫病瘵久孫候視甚恩已病革蒲伏據床語孫曰吾病久賴子以迄于今願天授子嘉耦答子勞言不能報子矣孫哭曰君卽有不諱竊自計

大事畢而從君今君言有疑妾心矣九原詎能察耶請蚤決以明信永錫執其手慰撫之永錫兄永祥無賴人也宣言曰彼何能死卽病者死必嫁之孫遂先永錫十日死後二十五年汪女有死鄭獻者鄭獻長齡橋人娶汪女居數月而獻客死女聞慟而絕者三誓必死念姑病則飲泣事姑姑卒家人護守不得死少間自經死又二年汪女有死謝湯者謝湯病狂人也每狂發囚首跣足遇人輒哆口笑或摔而罵之女安湯舉一子矣其後湯病狂愈甚父幽之別室中女大憂日夜伺湯時衣食惟

謹會倭寇入湯狂出走候人以爲倭也掠殺之居無何子又死湯父察婦必死也則遣季女與婦同卧起護視之婦乃佯謂曰夫死子又死我柰何復以死益之季女以爲信防稍懈會門外水大至及河梁婦鑰戶出門給季女觀水出門投季女鑰投水中後七年而有忠愍淑人之死 淑人芝黃陳女也爲贈光祿卿汪一中妻一中任江西按察副使淑人從會閩廣盜入吉安一中死焉淑人輒赴井求死保母從之井奉淑人出泣諫曰主不幸死卽君遠在太學諸孤幼方在襁褓其誰歸主喪淑

八乃強起治喪日進米不盡一合匍匐奉喪歸至之日遂不食子婦奉饋粥進曰祖母春秋高母何忍見倍母縱棄子若婦謂諸孤何淑人徐應曰孺子長矣且適也上事祖母下拊庶弟能任之卽母不幸以疾病終惡能留乎且而父死國而母死家臣道妻道等耳卒不食死詔贈淑人從忠愍祠城東後五年而鮑氏死 鮑氏者沙溪汪應宿妻也應宿貧服賈家苦不給鮑事舅姑無所失卽凍餓身安之已應宿病鮑延醫藥無遺力應宿度不起以其私告母擇可者醮之鮑聞之自傷乃趣爲應

宿治喪具旣具謂應宿曰君嚮與君母言妾聞之矣今喪具旣具請先君其待君地下君母嚴他日懼不得死所乃先飲藥危坐死其後二年爲隆慶改元死者二 方氏者北山方渭女也生二歲渭從母黨許聘稠野汪鳳後十五年鳳死女輒斷髮絕粒必從鳳父母諭百端不聽鳳家遣女媪勞之女語媪曰母多言我生死固汪氏婦也若歸告我姑旦日亟臨視我我猶可須臾母死從姑歸不來吾不久矣旦日姑至諭女如女父母言女拜且泣曰大爲我勝恩姑母父母以也願姑逾婦使得臨夫

墓執六喪卽奉姑以終天年死不後矣姑父母察其不可奪也遣車途之北至寒帷視車中女自經死矣遂合葬

李氏潛口汪應玄繼室也歸三歲而應玄病惟李爲遺憂李曰君故有息子足以奉烝嘗妾君在與在君亡與亡者也應玄伏泣曰吾不恨矣於是歸辭其父母歸則脫簪珥授二子婦剖財產召二子畢分之應玄死歛畢李哭之盡哀退閉戶自經衆覺之啓戶入救以甦父至泣曰汪郎家故饒若依子婦白首稱未亡人可矣何死爲李佯應曰諾日墓

遣守衛人出就食食頃縊卧內死

汪伯子曰吾觀七烈而知女德之足多也亦風教誣俗使然耶抑天性也北山尚矣賈大夫惡猶然不禮於其妻汪獨死湯何論宋人之女乎長齡之死乃在笄年奇節也 鮑以貧賤著信 李以富貴隕身於乎烈矣